

得情刑訊今至八十餘次意亦別無他情然毆打明白而傷處亦多此

則不可的謂疑獄也水原囚銀丁本夫勿金殺害事雖受刑發明大抵

奸夫殺害本夫則有當受罪而且其父曾已服招依刑曹公事何如刑曹

啓目曰良女銀丁其父幸孫相奸事及殺害本夫勿金事受刑百五次

發明而革孫則勿金殺害情狀其女相奸節次一一納股銀丁則忌杖

隱諱加刑得情傳曰果復正殿然後依例視事而大臣亦再三言之當

復正殿也咸鏡道點馬事今年旱荒姑勿差遣銀丁事以刑曹公事為

當故依允金甘佛等事刑曹有何意乎但計盜馬之事為之如此也其

詳覈可也李毛知里姜招石事勿推亦可也他餘啓意知道三公等又

啓曰黃海道盜賊事黃孟文乃其真盜而其初他無現出之處但以尹

世弼進告推之而李自同朴永山則尹世弼進告單字內名字載錄而

已作賊事狀不為現出而朴拓同朴永山子則單字內名字亦無此人等皆

以白丁至為荒唐然但以一人進告之事數多加刑似為未便依刑曹

公事以疑獄勿推勿推何如喬桐囚私奴萬同崔元孫與其主逃奴推

捉時逃奴等拒捕橫逆有一老病之女立門內揮之以劍使人不得入

萬同亦以杖揮之而誤觸仍而致死云其主所言不能違逆而有誤觸

致傷之弊老病之人致死亦易且雖其主所為亦難於表明故以身當



之而其傷處腮頰間雖暫有之亦不緊關况崔元孫曾以此事死於獄  
中刑曹以為疑獄而臣等之意亦以為當也并取稟傳曰啟意至當此  
公事其為粘目以啟可也政府又議啟曰頃見弘文館司諫院所上疏  
劄有曰遷謫之中豈無冤枉者云而不分明言之不知指觸某人故已  
卯年被罪人等之金湜意謂欲放其類而人心搖動上疏劄之意未知其  
何如而必不指此類也然人心則搖動如此也此意但當自 上知之  
而已光弼獨啟曰前者以丙寅年靖國時被罪人及安處謙私記所錄  
人等分揀事臣亦於經筵因旱灾啟之而臣則的指某某事矣今此疏  
劄不的指某事故人心搖動如此也傳曰弘文館司諫院疏劄所言伸理  
冤枉事予意以為謹災之時必泛然言之也前者領相於經筵啟之曰  
安處謙私記書名人及靖國時被罪年少之人分揀放送云其時臺諫即啟  
之曰如此之事決不可為之且言其不可數赦之意予意亦以為安處謙  
私記書名人雖似曖昧而分揀為難靖國之事亦為久遠難於分辨若分  
辨某某人放逐則物論亦必不無故不分明答之矣頃者諫院上劄亦  
言伸冤枉之事其後分析來啟曰本意非欲放有罪之人而物論以為未  
便仍為避嫌今諫院及弘文館疏劄未知的指某人也然私記書名人



及年少黨流有關國家必不指此輩而乃泛言之也若聞此言而施行

則人心之搖動宜矣既不施行則人心何以搖動乎○下義禁府公事

其啟目曰金光轍招辭以為膏為濫刑則受杖第二十日後身死必無其理而其屍親等以罷適前官庇護事三次受刑一槩發明萬無云

其濫刑辭緣不為承服請刑問現推及幼學金讓上言其上言曰臣父光轍前任平壤庶

尹時以女妓雪中梅枉刑打殺事將加刑訊實為枉刑則敬差官推考

時其屍親及事干人等受刑至三次發明理無云傳于政院曰金光轍

事當初予以為其事干人非自己之罪數多加刑多致殞命則不當於

初欲不推也問于大臣則皆以為當先推事干故推之矣今事干人等

自初一槩供招則已矣初則曰受罪後立役其終則曰不為立役差錯

如此禁府之加刑啓請當矣然非自己之罪數多加刑隕命可慮而臺

諫所啓之事棄之亦難故其事干人則姑勿加刑而命推光轍也及推

光轍則與事干招辭一槩而不為承服將至刑訊今方慎刑之時此事

與疑獄公事無異士大夫刑訊固為未便而幸不忍杖誣服則豈有可

乎今又其子上言其依禁府公事而為之手議十三公以啓○臺諫啓前

事憲府啓許寬朴桂事諫院啓李昌亨鄭沂事不見○癸卯領議政鄭

光弼議曰金光轍事其事干人等今以旱灾慎刑而不究竟推之金光



轍亦何能究竟推之乎但金光轍非獨於此處亦於他處

指密陽縣嚴

監時事

刑事臺諫論啓之自

上斟酌定罪左議政沈貞議曰其事干言語有

異非至於濫刑之錯以其前官之事初則曰受罪後立役及其刑訊三

次則其身死之日不能隱諱而受刑後第二十九日身死云今不可以

此刑訊光轍也今若刑訊而誠如

上教不能忍杖而誣服則士大夫

第抑豈少哉自

上斟酌為之右議政李得議今者事干不為取服則

金光轍何以刑訊乎大抵事干不取服之事則雖小罪臣意恐不當罪

之也傳于政院曰今見大臣之議則所言雖各異大槩之意則皆欲勿

推其以勿推判付○弘文館副提學俞汝霖等啓曰臣等前仍旱災切

迫上劄請延訪臣僚伸理冤枉以答天譴而今者大臣啓以劄中所言

不指的其罪故人心搖動臣等之意以為如已卯年群小關係國家之

類常赦所不原豈可議為但慮雜犯流放之中或有冤憫而啓之人心

搖動初不計料在職未安敢辭傳曰弘文館諫官所上疏劄乃因旱災

辨輕重伸理冤枉事泛然言之非言關係國家之罪也自上當初亦意

其如是也頃者大臣啓曰劄子所言不指的其罪故人心動搖云自上

答曰今者某某人因劄子而命放云爾則人心固當搖動今但為疏放



而如徒之人

指己卯

已不議原則人心自然安靜矣予意與弘文館意

同其勿辭

○甲辰大司諫元繼祭正言金義貞等啓曰臣等前為弘文

館時

繼祭則典翰義貞則修撰

因旱災迫切司中思所以修弭之方意謂刑獄之間

多有冤枉而雜犯罪人曠年流放者不無冤枉欲其伸理而上劄豈以

關係國家之罪為言乎然其後聞之則以臣等為欲放關係之罪而人

心搖動頃者大臣亦以為不指的其事故人心搖動云臣等初不計事之

至此至為誤矣不可安然在職敢辭傳曰予意亦以為雜犯罪人欲其伸

理冤枉而啓之豈以關係國家之事為言乎昨者弘文館以此意來啓

而辭免亦以此意答之其勿辭○臺諫啓前事且忠勳府都事申壽麟

前任全州判官貧污無狀請速改正奉常寺主簿朴光弼前者犯私罪

見罷

前任京或都事時以私事役民私家造成貽弊於民

未以即為學官付祿職其時亦有物論而

以其西班故不啓今授本職殊無懲戒之意請速改差憲府啓朴桂事

諫院啓李昌亨鄭沂事且洪州牧使成希周人物殘劣前為咸陽郡守

時居官不謹洪州大處不合咸安郡守具思謙人物庸暗前為慶州判

官時官事板蕩不合守公請並適皆不見○下議政府粘目公事于政

院曰新島居唐人崔霖等刷還事遼東人處反覆陳請為公事當矣



但雖反覆陳請而遼東聞之以為我國人投居爾國事前所不知云而  
即速刷還則已矣大抵中原人物數多雖或被虜於獫狁皆不推尋云  
此人等若以居於此漸至滋蔓則後日不無生事之弊今雖陳請而若  
不刷還則我國赴京使臣言于遼東曰當以此意欲將論于禮部事恐  
嚇言之則意謂必速刷還矣予意則如是非必欲以此為公事也若以  
此意為當則當付標啟下如其不當則直為啟下矣其以此意言于政  
府禮曹其粘目曰新島來居唐人崔霖曉諭雖勤頑不動心終難回悟  
之令魚蝦備納誦云斷無計令文正朝使一時能談語事知通事入  
送遼東大人志因便語之曰我國龍川郡境內有曰新島而近者東寧  
臨江住崔霖誘率貴境男女百餘名投入此地造家耕田以為辟役之所揆  
之情法俱為不可所在守宰諭以潛從他國之罪則各以朝夕當還而  
遷延留帶甚為不當甘速嚴勅各於  
本土刻日勒還事反覆陳請何如 ○乙巳下戶曹公事各司久陳難于  
物和賣事  
政院曰他餘久陳之物則依公事為之可也但脯醢及酒魚等物不為  
關係戶曹自當斟酌分給于截冰軍及各處營繕軍何如和賣之事例  
委平市署而人樂為之則可矣計其人數而和賣則其弊不小從自願  
為之何如大抵公貿易之事其弊不貲云并言于戶曹可也 ○三公議  
啟曰唐人投居我國之事言於遼東大人曰當論于禮部云則似乎恐  
嚇此則不當也其言之曰此事固當奏聞於朝廷遼東大人亦猶可以



刷還故來此陳請云耳以此為公事何如○臺諫啓金季愚申壽麟朴

光弼事憲府啓朴稔事諫院啓鄭沂成希周具思謙事皆不允○日暈

兩珥○丙午下咸鏡道觀察使成世啓本被虜唐人童于政院曰以新

島來居唐人刷還事通事當入送遼東矣今此走回被虜唐人及前來

人等張豈不欲還本土乎留在此亦不無其弊今去通事一時解

送事言于禮曹可也○臺諫啓金季愚申壽麟朴光弼事諫院啓鄭沂

成希周具思謙事憲府啓朴稔事 命適成希周具思謙朴稔餘不允

○戶曹啓曰各司久陳雜物脯醢魚酒只饋藏冰軍營繕軍事考之前

例則允入直軍士及公廨一應營繕役軍皆分饋矣當依此例而為之

乎取稟傳曰此事非欲強依前例也雖如此之物當計其勞逸分給其

入直軍士與役軍有異且不可遍給公廨時方營繕軍及秋成後營繕

軍與藏冰軍磨鍊分給其餘則依該曹公事和賣可也○丁未傳于政院

曰頃者司諫院弘文館上疏劄而欲伸冤枉予意以為遷謫之中不無

冤枉必泛然言之也其後諫院及弘文館啓曰非欲放關係國家之事

泛然伸冤云此事上下皆已知之但其後大臣啓曰疏劄如彼恐人心

搖動此意當自上知之云果遷謫之中不無搖動之心前者一應各道



分配之人不時摘奸馳啓事已為下諭而近無奉行考其更下諭如此

然後分配之人各鎮定其心而不為搖動也○下刑曹公事永川居山直金性文

朴萬壽等世子胎室不謹守直致令失火罪杖七十收贖並疏於前事傳于政院

曰常時安胎擇日等事與陵廟無異者重其事也見其體曹公事以連

燒數百步至為駭愕事為公事果若延燒胎室則焉有如此之事乎今

此守令及山直人等皆以疏放前事照律令不可別為追論而罪之且

其守令之無罪自上亦非不知但世子胎峯在常時所當謹慎守直而

不能糾檢以致失火若欲示此事之重則不可以他例為之今通其守

令具後人必以為曩者守令以失火被誣而有懲戒之心矣郡守適差

可也○下京畿觀察使李壽啓本其啓本曰振威囚良女成今與奸夫

乃人倫大變以差使于政院曰如此之事非但其作罪人為可推也教

化不明故如此而亦由監司守令之不能承流宣化也今此成今殺害

其父之事雖不分明端緒已見此是人倫大變至為重大其發遣剛明

秩高入急速推考○臺諫啓申壽麟朴光弼事不允○下京畿觀察使

書狀于政院曰此書狀書狀曰去冬寒甚道內各官果園果木皆為凍

則封進二度則若以例事啓下則該曹必以闕進上為難責令依舊

未得封進二度則若以例事啓下則該曹必以闕進上為難責令依舊



准三度封進而更為行移則弊及於民必矣其以此意言于該曹此後更勿封進○戊申臺諫啓前事不允○以李英為江原道觀察使李苞為同知敦寧府事○己酉三公啓曰振威囚成今在畿甸至近之處有如此駭愕之事故臣等取其推案而見之當時事干不服不能歸一叢遣散差官推鞠至當但成今及一家之人皆被囚未能養獄不無死於獄中之弊水原郡前亦有如此之事水原府前以府人盧九根與其子善宗同謀打殺父母降號為郡欲滅其迹不無故為致死之事其拿來推鞠之弊與敬差官推之之弊豈有異乎京畿則非如遠道其事干拿來亦為容易請拿來推鞠若所犯的實則所當痛快治罪如其不實而終能發明則亦當速決而放之傳曰此事果是人倫大變不可輕易而為之大臣以為重大而啓之至為當矣其令禁府拿推近來子殺其父者有之父奸其女者有之此乃人倫大變實由於人君教化不明而然也上下所當責已亦須詳悉推鞠以治其罪可也且吳閩山事其女曾欲議于大臣以有司時方推考故不為議之也此二事至為重大不可專委禁府而推之辭連人等若蔓延則其弊亦為不小予意三省交坐而急速嚴推何如更議于三公以啓○禮曹啓曰自上雖復正殿酒禁則時未罷慶尚右道兵使



宋勲及江原道監司李范等賜宴何以爲之傳曰灾變未絕酒禁亦不  
罷若赴京使臣則已矣監司兵使則其勿賜宴○臺諫啓前事憲府又  
啓禮賓正趙翊素多物論不合長官忠州牧使崔灝性拙無治劇之才  
忠州物衆務劇才器不合咸安郡守鄭光周前任高陽郡守時物論以  
不能堪任駁適咸安以高陽視之則地大難治不能堪任請并適諫院  
啓曰司藝金明胤欲見分配罪人求爲全羅道使命擬于灾傷敬差  
官未得受點殊無畏忌之意請速罷職銓曹之註擬亦爲誤矣請推之傳曰金明胤欲  
見親戚切近之人不得受由而求之則已矣不當見之人欲往見之則  
至爲誤矣然朝官罷職之事至大其求見者何人耶更問于正言以啓  
金甕回啓曰申潛分配于長興金明胤欲見此人而求之傳曰申潛以  
關係國家之事被罪而分配如欲見此人而求之則至爲非矣推而罪  
之可也且銓曹若知其如此而注擬則亦非矣其并推之餘不允○三  
公啓曰此事指成今吳  
聞山等事人倫大變所當重大而爲之三省交坐推鞠之  
事上教至當傳曰知道○庚戌承旨黃士祐自禁府來啓曰觀南聞山  
之妻  
而今伊  
之義母於前日憲府推考時初則閏山通奸其女今伊節次一服招  
及其更推時與禁府推考時則還諱而切隣則以爲此事聞之於觀南



且貞今觀南前夫所生前日憲府推考時初則曰閨山閉其窓戶

行奸之時以窓穴窺見云及其更推與禁府推考之時則閨山與今伊

同房入在閉其窓戶故以為荒唐而仲斤之言果以為信然云仲斤閨山四寸

孫始發此言年十三觀南貞今皆有違端今日請刑訊何如且車莫松今伊招工莫松

通奸孕胎今伊則刑問事已啓下矣但今伊則病實今不可刑問亦不得

已事干歸一然後與其父閨山一時刑訊故今伊則姑勿刑推莫松則

招辭亦有違端并刑推何如且貞今初則曰仲斤言之云今則曰閉窓

戶同在其內故疑而言之云仲斤年少不能刑推故如此推調也傳曰

此三人觀南與今莫松依啓刑訊可也○臺諫啓前事憲府啓趙翊崔灝鄭光

周事諫院又啓金明徹事崔灝鄭光周事依允餘不允○黃海道黃州

海州瓮津載寧信川長淵殷栗等官禾穀田有虫損食○日暈○辛亥臺

諫啓前事憲府啓趙翊事皆不允○禁府啓曰兵閨山公事今見招辭

觀南貞今則大綱已承服而問諸閨山則觀南貞今謀殺陷害而為之

云以此見之則觀南貞今之言亦難取實也今者莫松聞仲斤之言而

知之云莫松仲斤所當刑訊而莫松則非日次仲斤年幼不能刑訊此

二人請以平問窮詰何如傳曰依啓○壬子委官啓曰昨日平問莫松



則果以仲斤所言之事言諸觀南云問之仲斤則言于莫松事牢執隱  
諱此所當刑問以其年未滿不可為也吳閩山及今伊等刑問何如傳  
曰閩山及今伊所當刑訊然莫松自知其雇工奸家長之罪不小而欲免  
其罪不無如此之弊此人之言亦難盡信仲斤之言則公而可信也一  
家之內凡兒童之有罪者或以撻楚而問之矣其為刑問節次而恐嚇  
仲斤反覆詰問何如○承旨黃士祐自禁府來啓曰仲斤雖威之以刑  
杖反覆問之終不承服何以為之傳曰其往議于委官斟酌而為之可  
也黃士祐以委官意回啓曰莫松刑問何如傳曰知道○臺諫啓前事  
憲府又啓趙翊事皆不允○日暈○癸丑承旨黃士祐來自禁府啓曰  
莫松則已承服服其奸但吳閩山則曰其女今伊送于延安時莫松隨  
歸云觀南則曰今伊下歸時負持行具送于河口而還云今伊乘船而歸故云莫  
松則曰今伊下歸時往在水原地同生家云此雖不緊言辭相為牴牾  
欲於閩山刑問時并問也傳曰今者莫松與今伊既已承服閩山之  
事實為曖昧只以貞今義父女間構虛誣陷之言為之取信而不可加  
刑也予意莫松及今伊所當定罪往與委官議啓士祐以委官意啓  
曰勿推閩山事 上教至當但閩山發明則觀南及貞今不得已罪之



雖未發明觀南則傳播其分之事亦是大變於律當受一罪貞今構虛  
傳播之事亦大此兩人請加刑莫松今伊亦當定罪傳曰其并依啓○  
臺諫啓前事憲府啓趙翊事且頃者弘文館司諫院疏劄曠年流徒抱  
冤雪泣之語若指己卯辛巳被罪之輩則甚為非矣意不在此而人心  
疑動者蓋由於是非未定至於有識之士求見指金明人指金明注擬使命  
尤為駭愕今聞齋率申瀝以四寸申潛辭連逆黨指安處謙被罪遠竄希望  
恩宥冒呈上言于政院政院不受瀝乃曰弘文館司諫院亦皆請放曠  
年流徒而政院獨不受乎顯言歸咎假托臺諫侍從之意謀濟已私眩  
惑人聽變亂是非至為無狀請罷職傳曰申壽麟朴光弼依兄趙翊不  
允且有識之士求見罪人而吏曹亦為注擬其不當之意諫院論啓故  
金明胤及吏曹官吏等已推而罪之且於前日一應分配人不時摘奸  
馳啓事下諭于各道中外小民益知其不指彼輩之事也但如申瀝者  
既如彼上言又如彼言之政院之不受為是而歸咎政院如此其在間  
巷之間豈偶然哉此人以朝官如此為之甚為不可其依啓罷職且令  
詔獄推之可也如此然後人心乃安靜而不為搖動也憲府啓曰今見  
吏曹官吏等照律公事並皆只罷至為未便金明胤欲見罪人求擬敬



差官事參議以下之負尹殷阿李則初不與知云然注擬之際不能禁

止焉得無罪問其首官黃孝則專掌為之云以全科校一百盡罪之為當

近者是非不定人心搖動故有如此之事須以全科罪之然後無如此

之事矣傳曰臺諫雖不啓予意亦嘗計之金明胤何能盡請於四自必

是請囑於一處但其推考傳旨同是一意所答雖或有異然若問何人

聽其請囑云則其於事體有異故昨以等蒙事傳于政院也今其啟曰

參議以下不為與知而首官專掌為之云若孝獻獨聞其請而為之則

所當各別推而罪之其議于司中以啟史臣曰孝獻聽金明胤私囑注

擬於敬差之望明胤為見謫人求為敬差官兩固不能無罪然其敬差

官非清顯之職明胤之求亦非大關而銓衡之官一時並能無乃太重

諫院之啟只在攻已卯之人豈盡出於公也○義禁府吳閏山推案其

略曰觀南更招曰吳閏山女今伊乃莫松通奸孕胎之事也以吳閏山

次一如親見之事而誣飾實則夫閏山常時以我為偷取家產潛給

義子息也醉酒發怒常常毆打有時黥送不勝支當故無由陷害以其

女子今伊通奸非徒隣里諸處傳播而已至如行奸節次如親見

之事而誣飾納段云照律曰內贍寺婢觀南謀害其夫誣飾納段斬不



待時貞令則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役三年以女人單衣決罰餘罪收贖

云貞令納招曰吳閻山以余為義女常時為待家內使不入故陷害設計以其女于今伊通好虛事傳播云○甲寅大司

諫元經蔡正言金義貞啓曰臣等前在弘文館時因旱灾慮其雜犯流

徙之中不無冤枉者故館中議而上劄請伸理此豈指已卯辛巳年被

罪關係國家之人而言之乎其後大臣啓以人心搖動故前日避嫌時此

意已盡啓之昨見憲府之啓雖不直指為非然不無物議故如彼言之

臣等非如他官臺諫一體而物議如彼不可安然在職請適臣等之職

傳曰近來月識之人有欲求擬使命者又欲放罪人而假托臺諫侍從之

意者指金明申故憲府昨以啓之若憲府以疏劄抱冤雪泣之語為指已

卯辛巳罪人云爾則已矣此則意不在此而乃以申澁之輩為非而啓

之其勿辭辭避至四皆不見○領議政鄭光弼啓曰臣前者因旱灾迫

切意其請國時罪人年紀已以辛巳年私記付名人亦有曖昧者云故

請伸理冤枉以答天譴此乃畏天心而為之非欲放其關係國家之人

也其後弘文館司諫院上疏劄請伸冤亦不指的其罪故人心搖動臣

等來啓其由而今又物論有之此專由臣不能長慮却顧只懼天心而

妄啓之也如弘文館司諫院劄子之語豈亦指彼而言之臣不為遠慮



如弘文館司諫院之意而物論如此在職永安請辭傳曰近見日候朝  
則凄涼經筵當欲為之如此之事亦當親傳以通上下之意但近得感  
冒證未果也大臣頃於經筵因早灾靖國時罪人及私記書各人等請  
放其枝葉也弘文館司諫院又從以上劄然豈指辛巳己卯被罪之人  
乎近來無識之人自為喧動自上以為以當自定也雖有物論大臣非  
有請放彼人之事而弘文館諫院亦非請放彼人也庸何妨焉其勿辭  
○憲府啓曰全羅道灾傷敬差官注擬時黃孝獻以全明胤為首望尹  
殷弼問之曰明胤有何切事而擬于首望乎孝獻曰切欲見申潛故擬  
首望云以此見之孝獻獨知而為之請以全科罪之且全明胤只罷事  
亦為未便并以全科罪之為當傳曰見其所啓則黃孝獻果與他人有  
異其依啓全明胤亦依啓為之黃孝獻杖一百盡奪告身 ○黃海道黃  
州等官有虫損食黍粟○以朴壕為吏曹參判尹希仁為工曹參判丁  
玉亨為吏曹參議金安鼎為兵曹參議○乙卯平安道平壤等十一官  
穀田有虫○己未戶曹判書申公濟參判孫澍啓曰見掌苑署牒呈貢  
案付生梨一萬五千箇內一萬箇則各官封進五千箇則以本署果園結  
實封進而今年則去冬泛寒果木盡斃凍傷不得結實請於各官五千



箇加數分定云臣等計之去冬沍寒果木凍傷京外無異元定一萬箇尚恐艱難封進今又加定則今年各道失農尤甚救荒方急之際慮有民弊傳曰前此如此之物分定各官有弊事自上知之故已言于經筵也去年沍寒近古所無果木凍死京外何異啓意至當以此為公事可也○日暈○黃海道豐川鳳山啟粟文化松禾等官禾穀田青黑虫為灾遍落田野盡食禾稼行路之際人馬踐踏又入民家噬人○辛酉領中樞府事李惟清啓曰臣為領經筵幾至十餘年無故行之自年踰七十以後脚力柔脆日漸衰弱早晚入侍經幄恐有顛躓失禮之弊故請免領經筵傳曰 祖宗朝老宰相尚有扶持而行之者領經筵非逐日入參以次輪入雖病豈至於不得入參乎其勿辭惟清再啓亦不允○黃海道海州烈風暴雨交作自州南江黑雲暴起廣二布長聲如雷所過大木顛拔屋瓦皆飛閱武亭顛覆二人壓死人家十七戶傾頽長連松禾風雨草木折傷禾穀盡偃擺落○癸亥傳于政院曰近來日氣清涼欲為經筵視事項得感冒證不果為之今則感冒證雖已差愈咳嗽證又發以此不御經筵曠接群臣予實未安於心啓覆公事承旨等預見事會已傳教矣今伊莫松事乃是都城之內至為駭愕之事所當先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六十六

八月甲子朔吏曹判書洪淑以執政權三辭命逝○乙丑以洪淑

為議政府左贊成特旨也金克幅為右贊成洪彥弼為吏曹判書李思

鈞為漢城府判尹亦特旨也史臣曰思鈞允遇事惟其已意不以人言少屈

以此屢被毀謗然未嘗自沮老猶矍鑠且有氣槩識者以此多之史臣

曰彥弼嘗病卧子弟患貧圖買田莊彥弼病起知之怒杖其奴彥弼

之舅趙元紀避權自彥弼入銓曹杜門不接客一家廉謹如此○左贊

成洪淑以材器不合辭職命勿辭○丙寅臺諫啓曰訓練院副正李

海往在庚午年倭變時有邊城陷沒之罪得保首領不失其祿物論猶

以為未快今者又陞為三品之職至為未便都摠府經歷趙演到處居

官不謹素有物論不可及陞叙請並改正諫院又啓判尹李思鈞素

多所失又有物論陞叙正二品未便請改正傳曰李海前以誤事果可

步論但其事乃二十餘年之事而訓練院副正乃其職也豈不可為乎

趙演前雖有物論然都摠府經歷乃西班之職不須改正李思鈞前果

有物論然此人已經參判為從二品亦以人物亦為可用故特命為判

尹不必改正○丁卯臺諫啓前事不允○戊辰臺諫啓前事不允○己



已吏曹啓曰檢詳洪叙疇左贊成洪叔子也請適傳曰在法在下者當  
避洪叙疇當適但前日政丞等啓曰京外死囚詳覆事緊請令檢詳常  
仕本府而讀書堂則令他負入番近者久不視事京外詳覆公事多  
有之而洪叙疇已見其公事首尾則雖差出他貞必不如妻見之人政  
丞以詳覆為重而言之者亦以此也以洪淑為判中樞而不適叙疇何  
如其更議以啓史臣曰在下者當避乃法也而况贊成貳公弘化之任  
不可輕適今命適淑而仍叙疇是曲庇姻嬖而毀經法宜有言之者而終  
不見焉是可嘆也○吏曹問啓曰大抵二相亞於三公位秩崇重不可  
為檢詳而適之況在下者當避法也雖有詳覆公事他檢詳亦可見而  
為之適檢詳為當傳曰如啓○臺諫啓前事不允○庚午臺諫啓前事不  
允○辛未臺諫啓前事不允○壬申臺諫啓前事不允○癸酉領議政鄭  
光弼左議政沈貞右議政李荇左贊成洪淑左叅贊趙元紱右叅贊韓效  
元啓曰詮聞 上有感冒證故久不視事臣等知其不至深重然問醫藥  
致療何如傳曰近有感冒證少有觸寒則加發以此不能視事曠接群臣  
至為未安深欲加調保視事別無醫藥之事啟意知道○下繕工監單

字曰

其單字曰永陽君懿惠公主孝靜翁主家造成事前因旱氣事役人  
則秋成江原忠清兩道十定村木令其道監司所代流下事行修云



材木斫伐流下事前因旱災本道及朝廷皆以為方農之時役民有弊故乃命停役今雖秋節已入九十月亦是農時今若以此草字辭緣泛然行移則弊及於民其已前斫伐者則所當及時流下矣其未斫伐者則其以今年農隙斫伐而明年農隙流下事分明為公事可也○臺諫啓前事不允○甲戌臺諫啓前事不允○傳曰改宗系事前者已為奏請南袞等奏請而李芄亦以至誠呈文請改柳溥又為呈文若得請而命改則我國百餘年未改之事一朝得改其為慶事孰大於是此事若為得改則中朝不但為移咨當降勅書前者中朝以我國慶事欲為降勅而問於我國使臣曰汝賫去勅書乎遣使賫送乎我國使臣計其我國之弊而請自受去云遂為賫來其後有以此事為不善處之云今若幸改宗系而欲為降勅問之於使臣則當荅之曰上國使臣出送海外之國其慶莫大云可也若以親自受去事荅之則似有厭天使出來之意此不當也今者非以為應有此事是乃預為計外之事幸有此事則倉卒之間必不能善對其預知此意事言于正朝使○以南世準為漢城府右尹魚泳濬為司憲府執義沈彥光為弘文館典翰○乙亥臺諫啓前事憲府啓知中樞府事柳湄前以貪賊被論知中樞雖不知六卿之重然



身死之後 贈謚輟朝乃與六卿之卒無異人君 礪世磨鈍所當愛惜

名器如彼之人決不可假以名器請速改正不允○丙子右議政李稔

領中樞府事張順孫左贊成洪淑吏曹叅判朴壕李符委官張順孫等禁府堂上也 啓

曰李南孫昨日身死此人之事告其成今殺父之事自初至為荒唐其妻母各春伊利

奉之妾南孫者乃與朴奉同居時備買田地朴奉不給其南孫之妻而

給其女成今以此南孫常懷嫌怨其成今殺父之事非他人言之乃此

人所言而推問之時多有違端所當窮推而今乃身死他餘事干則無

現出可推之事何以為之取稟傳曰昨見南孫身死公事意謂此事委

官當處置矣今者南孫已死他事干無違端可推之事則在所不推但

以女害父之事至為重大右相以委官往鞫豈偶然為之然此涉於疑

獄之事欲與大臣共議而處之其議于他大臣以啓○臺諫啓前事不

允○舍人鄭世虎以領左相議回啓曰今者南孫已死而他無事干成

今亦不可直推也雖推之而無得情之理此在 上裁傳曰成今及事

干并放送○丁丑 銜朝講領事鄭光弼曰今年之旱近古所無農事

不稔民生至為可慮所當各別措置今年田地以旱不得付種處非但

有之雖付種除草以旱專棄之處亦多有之須寬收稅之事庶蘇窮民



之困矣情農自安不啓耘耔者則國有令法不當免稅若除草而以旱  
不食之處則豈不為之免稅乎臣見京畿觀察使啟本今年免稅只二  
千二百餘結臣意以水原郡計之必不止此數况一道之內豈止此乎  
守令等不知戶曹之意若給災傷則恐被重譴以此全不給災有前皆  
然此其大弊也今年之旱甚於乙巳乙巳年則春而雨水故不甚枯渴  
其有水根引水之處及堤堰處皆不棄而食之今年則雖昔年有水根  
之處皆為枯渴其得食田地百無二三而各官守令其於災傷之事全  
不用意為之京畿亦為如此生民之事良可哀矜其為年分等第之時  
當倍加省念皆以下之下給之則其亦庶乎其可矣 上曰京畿農事  
至為凶歉哀我民生將何以救活乎如此之事戶曹察而為之則自無  
此弊若徒據各道啓本而為之則必為誤矣光弼曰戶曹則不得親為  
踏驗矣安能悉知其然乎只見觀察使啓本而為之且如此險年措置  
救民之事不為不多而近見守令之新除者皆為遲回不即赴任至為  
不可也且疑獄公事前因旱災幾已決矣然於各道死囚之曠年囚繫  
者亦不為不多如此險年其一家之人必皆不堪愁苦其久為囚繫而  
終不得其生者則速為處決為當 上曰頃者令承政院考其啓覆公



事則其已來院者亦為不少故已令承旨預為見之矣若數聽朝啓則死囚公事自然速決矣大司諫元繼蔡曰臣近來於外方見之果如光弼所啓守令等雖間有欲給災傷者率多懦怯恐被監司與戶曹之譴責例不給災至為不可臣註聞忠清道公海各官與京畿無異田野焦枯至於馬草不得刈取云今年窮民將何以救活乎年分災傷所當審察而為之不然則窮民將無以為生矣且外方守令推其獄囚雖彌為賢者類多不究其情而務為深文羅織其罪猶恐不死其為囚求生道者百無一二例以前推文案為之公事而不為反覆窮詰至於獄成之後雖知其不可亦無可奈何終置於死者滔滔皆是臣意謂如此誤推者罪之然後可無此弊也掌令尚震曰今年失農近古所無外方守令等以往年稍稔而不知今年之失農多給公債若以失農報之則恐其不得捧納公債解由難出而率為不給災傷至為非也○御文講○臺諫啓前事不允○戊寅臺諫啓前事不允○傳于政院曰昨於經筵領相曰各道死囚曠年繫獄者多如此險年其一家之人必不堪愁苦所當速決此欲其數為朝啓而速決也惟爾政院知悉此意詳覆文案其速見之○麟蹄訓導崔億齡上疏其略曰骨肉之恩天性也可篤而不



可傷也頃者王嬪朴氏早歿後庭之選多夢熊羆之祥金枝玉葉並秀其輝國人之所瞻觀也而一朝遠黜鄉曲寧無少息耶九重深邃之中隱微之際其是非得失非在草澤之臣所敢知也必殿下三思而後斷之宜無有一毫之謬也但臣平居草野私自妄謂人君之所御雖敝袴猶不可慢也况王嬪王子其可一日屑處窮閭乎供奉之資相續不絕是則私恩猶存於公義之中也嗚呼五倫之理恩義不可相奪以隱微難明之事廢王嬪而並黜王子聞命之日其王嬪女子之心爲如何哉伏願殿下遵不偏之義亟命大臣收議迎入都城供奉侍衛一從權宜則王嬪王子之恨悶渙然冰釋矣且犴獄之事屢下疏放而一無冤滯者矣間有二三輩援引古道私相比黨是非錯亂好惡顛倒變亂朝政雖加以肉刑萬萬無恨幸賴殿下天地包容之量薄示流竄之罰聖恩至大全活再生之恩雖千百其身無路效忠矣然而脅從餘徒分竄遐域又有自犯科罪分屬驛浦屢下疏放未蒙天恩扼腕太息新居遠地生理艱苦田庄貨寶盡賣生業其心氣豈盡和平哉伏願殿下特加欽恤自犯罪科者其徒脅從者下命大臣類以分之可放者放之可移者移之可仍者仍之則最重者仍留可以爲後戒鑑其



輕者蒙放而樂與妻孥共涵至澤心和氣平則災沴庶可弭矣伏望

殿下留察焉○己卯 受常參 聽啓覆○臺諫啓前事不允○傳曰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近來獻官執事至為緩怠軍令亦且解弛莫甚

於此時其犯私罪則在所不當議也杖罪以上犯公罪者不命罷職故

人無操心如是也自今以後犯罪杖以上者雖公罪必令罷職何如大

抵法立弊生故此事曾欲議于大臣而未果也其以此意招政府郎官

議于大臣以啓○庚辰 聽啓覆承旨以牙山囚幼學車應參內懷奪

嫡陰囑老父依憑父命同生兄應壁故為打殺事於曰此乃凌遲處死

不待時三覆也 上曰此事何如右議政李荇曰以父命打之與自打

有間而且不得檢屍云似有疑也以此刑曹報府但雖父命一杖打死

必有沒沒之心且其屍身况水威亦不得搜檢以杖一皮打下真偽亦

未可的知其傷處意不止此當依律刑曹判書申錦曰其謀欲奪嫡故

為殺害形迹不為現然而以父命打之且不能檢屍其傷處亦未可知

緊要處則雖一度打下亦有死理此事不得詳覈臣意與凡人以弟殺

兄者似有間也自 上斟酌兵曹判書李沆曰應壁在一家之內奸其

弟之妻為禽獸之行而橫逆如此其父母同生必有疾憎之心與常時



父子兄弟不同應參雖不請許其父豈無痛憎之心此事他無事干只據婢夫崔山之招以謀欲奪嫡殺兄推之崔山其肯忍杖發明乎雖不實之事勢必承服其父車軾之招則曰親自打下云而應參打殺之事他無現出處此事形迹不爲顯明且以其父之命打之則與自殺有間矣 上顧謂左右曰僉意何如吏曹判書洪彥弼曰以弟殺兄固當依律況投屍於水中其迹甚謫不可免死知經筵事金克幅曰平時少有愛兄之心則其父雖欲傷打不必自往捉來也親自捉來而一度打死此雖與擅殺有間不至於極刑然其減死則決不可也 上曰其令改照律承旨以典獄署囚水軍車莫松以吳濶山僱工其濶山女子今伊通奸事啓曰此乃斬待時初覆也 上曰此事何如符曰大明律以僱工通家長有此律故如此照之也但吳濶山非如兩班之上下有別也馬豆馬粥其女子今伊親自賈持混處於莫松在處云此與兩班奴主之間有間矣然其律文如此故不敢擅改也克幅謹思曰以大明律觀之必以重名分也然我國則士大夫之家皆無僱工常人則皆以僱工使用而終以女子嫁之者頗多而外方尤甚也况吳濶山非兩班而其居家不能使上下有別乎且其僱工不附帳籍律文雖如此其情則在



所斟酌也 上曰減死可也○傳曰車應參其以絞待時改判付○三

公議啓曰近來祭祀軍令懈弛事 上教至當雖公罪若所犯重則當

臨時決罪罷職可也然當觀一時所犯輕重之如何而罪之若各別立

法則未知何如傳曰雖公罪罷職事若立法則果無輕重之差隨其事

情知其輕重而罪之可也大臣啓意至當○臺諫啓前事不允○辛巳

御朝講○臺諫啓前事不允○下平安道節度使曹潤孫啓本啓本日以

疑處斤候事軍官宋仁貞等定送地寧怪洞口入去探審彼賊二十餘

名相逢良久相戰彼賊多數中箭廿走登山窮追而逢箭斬彼人一級

而還其首及彼人棄去銅釜及曰此事該司自當為公事回啓矣但予

衣履等物仁貞准受上送云意謂若無時哨望入歸與彼人相逢無節次相鬪而我國之人欲要已

功為先射之則彼人亦不得不應而相戰因此漸構邊釁其弊不小其

仔細詳察為之事言于兵曹及備邊司○壬午 上親閱于慕華館傳

于承旨柳潤德曰右廂有勝形而不為凱歌而還何也潤德李沈啓曰

臣等亦見之大為誤矣 傳曰常時習陣小錯之事則書錯啓下考之於

年終也此則大錯也所當即推大抵勝邊其為整列凱還回示賈勇之

事武士孰不知之近來軍政至為解弛故如此為之大將則在陣必不

知此事其出戰衛將韓即令禁府拿推可也習陣畢上仍觀資窮武



臣試射居首人權彬張世豪加資尹泗等以下賜馬匹弓箭有差○太

白晝見○癸未兵曹判書李沈參判柳瓘戶曹判書申公濟

公濟乃倚邊司堂上

啓曰宋仁貞斬賊事非無端為之彼人進告彼人四十餘名將欲作耗

于上土近處云兵使慮恐作賊令虞候方好義各別措置而虞候送斤

候宗探審時適與彼賊相遇斬獲而還以其多賣糧米而四十餘人

同時出來事見之常時漁獵則彼人必為散處無有一時多來之時是

必謀欲作耗請黨而來也其奔竄餘類登山逃走今時不無邊事此事

論賞與否有關於邊方軍機臣等難以獨斷請與大臣共議傳曰若彼

賊先自來犯則我國之人亦不得不應戰也大抵捕獲其所不當捕之

人則漸棹邊釁若捕獲其所當捕之人而不論賞格則軍令解弛此機

甚重故別言于兵曹其議大臣鄭光弼等議啓曰務得斬獲以為功利

不計後患此不可不慮今此池寧恠事邊將知彼賊自夏徃來伺隙作

耗委遣軍官探審因此相逢力戰且無挫衄臣意如弓矢賞物自有舊

令似可施行亶不可重賞 命賜衣服弓箭○臺諫啓前事傳曰柳湄

事依先餘不允○甲申臺諫啓前事不允○大司憲金克成大司諫元

繼蔡上劄曰崔億齡上疏其兩條事關國家不勝駭愕 殿下罪朴氏



所以重 宗社也罪群小所以正朝廷也拔亂削變之道不得不爾也  
億齡內懷逢迎巧飾諂辭欲盡廢公議搖動邦憲亦或大奸之人謀售  
其術陰教暗贊以窺伺 上意其跡詭秘其情已著所賴 殿下執德  
已堅炳幾已明割去息私快示公義非妖妄之言所能動也第念佞人  
之言有時惑聽一言之微或至喪邦春秋以降嬖倖煽禍謀危元嗣其  
類甚繁其術多端卒至於亡身喪國者有之新進浮薄黨比附和排擯  
者舊變亂憲章至於禍起調停而家國隨亡者亦有之 殿下躬遭兩  
轍罔或失正明以察之義以斷之為 宗社萬世計至深遠也如億齡  
者奸細之徒固當遠投遐裔明示中外以為妖言誤國者之戒求言之  
後以言獲譴有妨言路雖不可加以法亦不可不為之慮也伏願  
殿下終始一心深慮却顧謹微戒漸不為邪議所惑傳曰今觀劄子所  
言至當然億齡常時為之則所當加罪此則乃求言之後而且於求言  
傳旨曰言雖不中亦不加罪云尤不可加以罪也如彼之人雖百上  
疏不用其言則自不為邪議所惑矣○以吳准為司憲府執義○乙酉  
聽啓覆○臺諫啓前事不允○下金克達母李氏上言于政院曰克達  
事有司則以為邊方重事而限輸情加刑事為公事當矣今見其母上



言當初崔有元與彼人等交通以牛隻買賣貂皮而金克達欲捉囚之時此人等自知其罪而逃躲其後崔有元母及其同生等呈狀于敬差官姜顯曰此牛隻非皆有元之物亦有僉使之牛云敬差官推其鎮撫及事干人則以誣陷僉使事服招而有司以為邊方重事而其服招公事不為取實啓請加刑矣然其牛隻初則以為他人之牛而後乃以為亦有僉使之牛前後所招各異非但此也其貂皮領數或云七領或云五領不一言之此亦違端也其言亦有僉使之牛之事初非公反人言之乃崔有元逃亡後其母及同生等欲救有元而言也克達以朝官受刑今至十三次以如此有違端之事數多加刑何如九邊方將士交通彼人皮物貿易前果有物論矣然僉使豈可以自己之牛令通事公然和賣乎此似不得為之事也大抵邊方通事交通彼人貿易皮物而邊將不能檢舉則自有其罪以其相當之罪罪之何如其招政府郎官議大臣以啓○丙戌三公議啓曰大抵邊將彼人交通潛相買賣而其跡著則所當痛懲不可容貫金克達事則當初不出於兵使及敬差官啓本而其後崔有元母及其同生等欲救有元而言之之事也其事十雖以為誣陷僉使而敬差官則不可以此為之取實故啓請加刑果如



上教以難明之事數多加刑似為未便以相當之罪罪之 上教至嘗  
傳曰依議○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允○丁亥 御朝講○太白晝  
見○臺諫啓前事不允○慶尚道奉化等十四邑霜降禾穀損傷○戊  
子 受常參聽啓覆○太白晝見○臺諫啓前事不允○以都承旨尹  
仁鏡特加嘉善為黃海道觀察使○己丑 御夕講侍讀官南世健臨  
文曰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蕢自外來聞鍾聲曰  
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陞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  
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蓋悼子晉之大夫殯而未葬作樂飲酒非禮  
也故杜蕢既罰二子又有飲罰平公亦自知其過乃曰寡人亦有過焉  
酌而飲寡人云杜蕢乃其宰夫而沉於下僚者也而所言如此使其君  
知過此所謂幾諫而蕢真古之賢人也晉平公之事以孟子觀之知尊  
交庶而不與共天位治天職不知用賢之道者也大抵三代之季在下  
僚者雖非其職任猶且矯君過失使之歸正後世以降雖設諫諍之官  
其盡忠無隱以匡人主者有幾人哉○臺諫啓前事又啓前僉使金克  
達見其啓本則情狀無疑今以不謹檢舉之律定罪事判下以邊將符  
同管下人交通彼人買賣皮物及其事覺軍元也散一鎮幾空此乃邊



鎮大事克達以罪魁反免其罪則後人將何懲哉請亟收成 命合詔  
獄拿來窮推依律定罪柳繼宗前者以貪污無狀重被物論不可叙用  
請改差不允○庚寅 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允○辛卯 御朝講  
掌令梁淵曰臣年前以巡邊使許琬從事官徃平安道巡見江邊各官  
則義州境連上國地方而關防甚重前者古城低微故特遣大臣改築  
其城極為壯高殊似關防重地矣但人物稀少其古城之內尚未填居  
今者令移居于新城之內小民安土重遷仍居舊城之基而新城之  
內則曠為荒陂城雖高大將安用之允入居人為先抄定以實城內事  
已為公事而但其入居之人類是強竊盜及牛馬屠剪無所依據之人  
以其無恒產也故入送未幾旋即流亡以其無恒心也故相率為盜一城  
之內盡為賊數非徒於閭里之間盜賊興行越上國之境作黨為盜者潛  
遁皆是如金同難者幸而現出矣其未現出者蓋多有之且前者久遠  
恒居之人亦近因年凶又赴京使臣必皆治裝於義州國家不知之弊  
端亦不無矣賦役煩重生業無由故亦多流亡以此戶口日漸減縮彼  
處之事必須別為措置其徙民作罪者計其人丁之多者抄擇入送使  
得久居以實邊城然後終必無虞矣雖入送無耕食之地其於東北間



山麓及郊野雖或有之然其山麓則瘠薄郊野則沮洳皆不可耕而食也其徙民雖有欲居之志無衣食之資以此尤不能安接竊聞之則麟山海口國屯田逐年起耕其石數則時未的知但其大槩今至百餘石之地云然無農民以道內防戍軍耕之不能力作故開墾雖多猶無益也其開墾之地雖止於此若能耕食則其於邊方將士糧餉可補萬一此事請下問于大臣又商議于本道監司給民耕作以便公私何如義州關防重地須以某條實其人戶然後萬世無虞今若不為則不數十年間必至於空虛矣 上曰此言至當義州入居以作罪人入送而不能入居旋即流亡事前亦有此議今後雖作罪人兵曹計其丁多者而入送則可矣義州虛耗必須多入人丁然後方可蘇復矣此事更議之

○臺諫啟前事諫院啟者英會及經筵官賜宴乃太平盛事近因灾荒以廢不舉今特 命行之 聖意則至矣但今年凶歉尤甚飢饉迫切民將流離上下所共惻念此兩事非如赴京使臣慰遣之例雖或因時以停似為無妨傳曰賜宴事依啟餘不允○傳于戶曹曰今年凶歉太甚京畿忠清黃海道禾穀盡腐全羅道則雖不全棄亦不如實若國用有餘之數則雖恒貢限年蠲減可也○壬辰 御夕講○臺諫啟前



事不允○進士宋世珩上疏其略曰臣遠伏遐方朝廷之事安敢枚舉  
但見赴京之人自命下之日奄有取貨之謀鳩褻郡縣靡所不至而  
郡縣之所以應求者皆出於民民之愁歎亦可想矣雖然其他六道之  
民猶或已矣黃海平安兩道既不如他道之贍實而又於迎送糜費巨  
億將有虛耗之患而二路郡縣亦相要譽剝民應求倍於他道民物之  
消耗驛路之彫殘未必不由於此而其所以怨呼者亦足以召天災也  
名為檢察者先自犯之其所以風憲紀綱安在况如郵吏之輩畏威奔  
走者皆是其能執法者幾人是故使臣隨意裁馬塞道而行其如押馬  
官驛胥之徒藉有勢之簡或囑之以利借馬輸之至於越江以團練衛  
護之卒偃僂負戴公然轉輸及夫遼東之後則輸之以車兩有何難焉  
迨其入京下車未幾邀商館所爭相貿販有如肆市中原之人咸以吾  
東方為興利之國至於科士之際叢策為題曰朝鮮假托禮義謀利中  
國絕之可乎羈縻可乎以臣下貪鄙之故累及國家尤可痛也尤可羞  
也伏願 陛下當使臣赴京之時引進赤墀之下天語諄諄以感其  
心又擇檢察者俾於往來之際臨江探括少無遺隱且勅二路郡縣使  
不得要譽而應求又勅郵吏令勿給法外之駟則其亦庶乎其可也且



國家營築之壯麗臺諫侍從連章不已愚臣不必容贊伏見卿大夫營築是崇其弊未必不及於民而又有甚焉者國家特設別瓦署使貧民廉價而買之以蓋其家雖然未聞有一民買其瓦蓋其家者而城中葺屋比椽連簷火延百家中夜撞鍾使大內聲動年年所燔之瓦臣不知歸何地耶豪勢之家請囑提調滿意買用而必以庶人之名錄之以爲應法之謀白屋失火之民未必無怨劬勞燔瓦之民亦未必無怨則怨讟不可謂不興也設官分職儉然為署誣上行私至於如此寧不痛心伏願 殿下特罷別瓦署使無冗官則豈不幸哉設之既久不可輕革則一年燔瓦之數令有司錄之申報于漢城府又令各部報民家買蓋之數其於歲抄詳錄啓達特遣中使往摘民家以檢虛實則貧民庶蒙其澤而國家之本意庶不墜矣

九月癸巳朔傳于政院曰近來災傷數多凶歉尤甚民之困窮誠可惻怛恒貢若有餘之數則量宜蠲減可也即位以來年之凶荒屢矣蠲減亦多矣日者聞之於經筵國家雖累為蠲減而守令或有徵納如舊也此必戶曹移于監司而監司亦待移文于守令而已也窮村居民豈知國家蠲減之意乎欲使民有一分之賜而守令之所為如此甚不可也今以此



高傳于戶曹及各道監司守令使窮村居民知其某某條減蠲之意可也如有不謹守令不遵此意濫徵法外之物則卿亦不饒事并論于各道監司可也凡蠲減之物不計所用之數而減之則不無引納之弊於經筵亦每論之大抵引納以明年所用之物先納於今年雖似不至於弊一年兩度納之必有怨者今須先計二年之用而後除一年之用勿使有引納之弊事傳于戶曹○甲午裁遣御史沈義欽于黃海道洪石堅于江原道安珉于忠清道○乙未 賔啓覆○喜諫啓趙演事諫院啓李思鈞李海事憲府啓金克達柳繼宗事傳曰李思鈞適之柳繼宗依以餘不允○丙申憲府啓曰金克達事 上教允當臣等亦計之然邊方此等事成風猥濫尤甚故臣等不知論啓之支離如是也請窮推得情依律定罪以矯猥濫之弊趙演前啓盡之請勿留難僉使趙成隣已遲晚所招而事干贓罪故更行移本道問于其時市直然後欲計贓定罪也其間以有罪之人任然在家而推之未安因于詔獄何如何時見提傳曰趙成隣如啓餘不允○特以金謹思為資憲大夫漢城判尹○吏曹判書洪彥弼啓曰李思鈞判尹則已適矣其資級何以為之傳曰京兆之職不可以曠故判尹則命適其資級則不須改正也○黃海道豐



川兩電安岳文化殷栗松禾長連等邑下雪禾穀墮落○丁酉司憲府  
大司憲金克成執義吳準掌令梁淵持平宋麟壽啓曰臣等見頃者推  
考金克達啓本回啓公事以為金所乙古大居會寧城底有同邊氓而  
前者被人作賊於我境而被罪者有之故依其例定罪云近見邊方之  
事如王山赤下等事突易快斷凡事大快則必有後悔彼人雖曰有同  
邊氓不可以邊氓待之且非自任便往來於惠山也幸因政獵出來  
只通竒別而已必是我國人教誘而為之今者以其深重之罪開論而  
且論之曰汝非自來作賊也必被誘為之與我國人不同故今姑特為  
寬宥云且今者亦聞平安道之竒邊警不靜不可以尋常例事而處  
之也臣等非專為此事而合同司來啓適以衙日入來故僉議以啓傳  
曰彼人待遇一依我國邊氓則果不無憤心以平安道啓本見之邊釁不  
可謂無也啓意至當其議于大臣可也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沈貞議  
金所乙古大事彼人所犯不必一依吾民例論憲府所啓似當右議政  
李符議彼人所犯若至死罪則朝廷開誘釋之可矣答杖之罪邊將  
亦得自斷何煩開誘依兵曹授教決罰似當落點于領左相議曰此議  
得之意示憲府城上所可也○諫院啓曰李思鈞多有誤事今為資憲未



便請改正傳曰李思鈞陞資憲為判尹而既適其職則加資改正事予  
非不計之也以漢城府長官以廢職事故判尹則適之矣正一品儀章  
不可輕易與奪不須改正○弘文館副提學俞汝霖等上劄曰大學貴  
先正其心孟子稱格其非心心者主宰於一身而根本於萬事未有不  
正其心而能正萬事者心之失其正乃所謂非心而匡其所不正使歸  
於正又所謂格也伏見 殿下於主宰根本之地用力既久可謂正其  
心矣然操難而捨易存少而亡多發於言見於事者未免有疵類昏盛德  
於偏私假撫仕於姻婭及為贊成子為檢詳其同政偕批是有司之失  
也較崇卑論輕重子可迺而父不可迺也反欲存子而適父輕崇而重  
卑雖其人之不能為有無奈政令顛倒何僻愛偏幸祇以速累而已諸  
君第宅務公汰侈廣廈連巨力役鉅萬夫汰侈則驕溢驕溢則禍生教  
之以儉猶懼其不率導之以侈非所以愛子孫也况先王之政民勤於食  
百事皆廢屬歲荒饑多所興作重營壘構同時並舉夏月停役恐妨農  
也而山郡之民輸材不已秋稼未熟蹂傷必多民之怨咨豈止如  
祈寒暑雨裁度時量力徐躅稔歲更圖營建尚未晚也夫事有可  
言弊有可祛許多岐轍有難悉言此豈但宸居正心之功復不克終而



然也職忝論思曾無匡救之益臣等固有罪矣自古議國事論人物愚者  
 智不能周暗者明不能燭懦者劫不能言黠者知而不敢發其自謂不  
 愚不暗者或為權倖之所掣肘知謀身而不知謀國徇私情廢公議舉  
 細事遺遠慮苟順君心罔敢格非使人主之心闇然自蔽方寸惺惺之  
 地淪於汶汶之域則一事之誤一人之寵未必不為禍亂之因危疑之媒  
 其有奮然獨立抗直敢言者在衰世指不可以多屈矣噫忠志之士察時  
 審幾取取者多矣今夫區區之公義堙鬱而未伸如涓涓之泉脉將流  
 而遂壅此豈獨言者之喜姑息哉亦 殿下人欲之私未盡去天理之  
 公未盡明訑訑顏色有以拒人也伏願 殿下正一心以正萬事室私  
 意以昭公道停不急之務以恤民生弘志士之氣以來讜論不勝幸甚  
 曰今觀劄子第宅事因旱而停役然此第宅非至終不為之事也故有  
 司亦依他例而請復設非予特別之事也叙疇事予因公事而幸有  
 議也萬無一毫私意也叙疇姻婭之類故必待從疑之而啓之也其有  
 相避事予專不計也予有私意不欲審檢詳則何以置其父於贊成  
 乎此事非予有意而為之也今以予有私意論之至為未安○平安道  
 兵使曹閏孫馳啓曰今八月二十八日斥候軍姜玉貞等手本內等行



至榛坡賊蹤探審次賊黨四十餘名潛伏一時呼噪發射等各依樹木  
南自中追至射中一賊斬首賊乃竄走云又是日理山郡守李敬智呈  
內彼人各持者皮船自波猪江始竄至于聖人橋涉到此邊即與山羊  
會堡權管李世福馳到彼人一名兄弟巖山底走來李世福射中金致  
亨斬首彼人一名則觀望遠騎者皮船渡江故未及追捕馳到波猪江  
則者皮船五隻彼人各騎三名現形後還入歸矣其斬首及帶具刀子  
等物上送云傳曰收議于三公可也領議政鄭光弼議水上水下皆有  
賊變所宜戒嚴但在朝送制豈合機宜監司馳往與兵使相議措置待  
變使不至疎虞事下諭似當左議政沈貞議今見兵使飛報賊黨屯聚  
形迹已著防備諸事不可視同尋常然措置不可送度兵機亦難中制  
即令監司許硃馳往與曹閏孫共議節制使盡委任事作急下諭何如  
右議政李荇議今觀邊報彼人雖或竊竄非如犯境之例朝廷不可先  
自騷動令邊將隨宜措置何如傳曰以議得內辭緣下諭于監司可也  
○戊戌傳于政院曰牌招金益壽以京畿災傷御史即日竄遣可也○  
御文講檢討官李任曰古人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又曰慎終追遠民  
德歸厚祭祀之禮不可待祭而致鬼神之事必須盡在我之誠敬然後



鬼神可以來享也近見國家凡典祀所載及各陵殿祭享之事略不操心雖送祭監一員自不能察其事其何以糾舉他人之失禮乎以此諸執事等無所忌憚少無誠敬之心如此而欲求鬼神之享不可得也臣頃者為奉常寺官負提調非偶然檢舉然而視同尋常祭物不能精潔反不如一家之祭精且潔也此豈國家重祀事之意哉請自今凡祭監令該曹申明擇送幸有不法之事各別檢舉奉常寺祭物亦令務為蠲潔使無此弊何如且四時大祭必遣大臣攝行大臣之奉命行事者其誠敬之心雖無少欠然古人云吾不與祭如不祭臣意請自上屢為親行極盡誠敬以篤奉先之孝何如上曰啓意至當近來祭享之事視為尋常頃者獻官執事有不及受香者致命推之矣然止於推考何所徵哉奉常寺祭物不為精潔事則令禮官檢與祭執事祭監則令法司檢察可也大祭親行事幸無事故時則或有舉行之時矣然不可每為之所當隨時處之可也且他執事在所當擇差如太廟祭則獻官執事尤當各別擇差○大司憲金克成執義吳準掌令梁淵尚震持平宋麟壽啓曰弘文館劄內云議國事論人物愚者智不能周暗者明不能燭懦者劫而不能言黠者知而不敢表其自謂不愚不暗者或為權倖



所掣肘知謀身而不知謀國徇私情廢公義舉細事遺遠慮苟順君心  
罔敢格非又曰一事之謬一人之寵未必不為禍亂之因危疑之媒議  
國事論人物臺諫之職也臣等苟處言地禍亂之因危疑之媒已成而  
不敢言致此議論固當臣等不可在職請迺傳曰弘文館上劄事論予  
誤為之事也非以臺諫為非也其曰一事之謬一人之寵之言指洪叙  
疇也其曰議國事論人物等語此乃泛論非指今時之臺諫也其勿辭  
焉金克成等再啓曰劄子內自古之言雖似泛論然自古云之言欲言  
今時之事而援引言之也劄子內有曰豈獨言者喜姑息哉又曰區區之  
公議堙鬱未伸如涓涓泉脉將流而遂壅等語非無心言之也臺中之  
有此議論已以而臣等果不啓之侍從以為可啓而不啓多有議論臣  
等固知因此而有此議論不可以為泛論而安然在職也且言官雖少  
遍不可為處况直指言之決不可在職請速傳曰弘文館若以臺諫  
為非而上劄則當分明直斥何以如此泛言乎其曰自古云之言乃是  
泛稱也非直指今時之臺諫勿辭○大司諫元繼蔡司諫趙宗敬獻納  
朴守良正言金豐等啓曰弘文館劄內所言皆切於時事其自古議國  
事以下之言以臣等在言地不能盡職而言也且其下所謂言者喜姑



息之言皆指觸臺諫而言之臺諫被論不可在職請適臣等之職傳曰侍從之上劄乃予錯料而誤為故如是矣非以臺諫為非也若以臺諫為非則豈不直言而大泛言之乎不可辭職也○己亥江原道平昌郡地震聲如微雷屋宇搖動○庚子金克成等以辭避之意三三六啓傳曰弘文館似為非攻擊而予亦以謂非直斥也然而臺諫乃曰直斥云直斥與否當問于弘文館其勿辭焉○弘文館與翰沈彦光副修撰金致雲承命召來啓曰當初上劄本意非以臺諫為非也其自古議國事以下所言乃泛論也言有喜姑息等語臺諫侍從乃其一體相可否勸勉規戒之言也非直斥也傳曰今見弘文館啓意與近日予所言相同其以此落意招兩司言之且曰臺諫之職決不可輕逆勿辭○下禮曹

公事于政院曰

其公事曰進士宋世珩上疏云近來中原沿路官例於赴京使臣入歸時如帽扇等雜物公然求請而不得

則非特失望必發忿言以此各行使臣等官給盤纏外人情物件各別加條以往乃例也然一行下人容或利其買賣凡干商物數多費去恣

行取幣以致驛路調弊故令書狀官一切檢舉事已有法令今亦令書狀官越江時上物搜檢如乾糶人情輪轉雜物外毋得渡江如有違禁

者則非徒犯法者治罪赴京行次上駭禁止事已有法令但有司不能

書狀官亦為重論云

檢舉耳今此禁斷之法至為當矣但臨江搜檢則不無騷擾之弊大抵立一小法初雖似好終必有弊今亦只令書狀官數外之物嚴加禁止



事言于禮曹○金克成等奉命召來啓曰劄子之意分明直存自上  
下問則固當直言不可矯飾答之前者自 上以為弘文館屢為攻擊  
臺諫非美事也以此欲避譴責而答之不然則劄內區區公議堙鬱而  
未伸如涓涓泉脉將流而遂壅之言指何人而指何事耶大抵弘文館  
指斥臺諫而臺諫引嫌弘文館又救而還復就職則非臺諫之體決不  
可在職也傳曰子以為弘文館攻擊臺諫非美事云者謂非所當攻擊  
而攻擊者也若所當攻擊而攻擊則何以曰 非美事也今此劄子以文  
勢見之則語意泛然非以臺諫為非也弘文館上劄之後又來言曰非  
攻擊臺諫云予將因何事而適臺諫乎決不可適也勿辭金克成等九啓  
不許○辛丑平安道觀察使許硯卒傳曰今聞許硯身死云至為驚愕  
此人知邊事朝廷所推望之人也今至於斯痛悼不已其即考前例別  
致賻可也且如常時則自當停朝市矣今日重陽日也有畫物然此人  
曾經贊成而今者死焉其勿為畫物而用素膳供上可也史臣曰硯乃  
左議政琛之子也自少為士論所推有公輔之望其為人臨事善斷且  
有氣槩自沈思遜遇害後慮有邊釁既以硯為巡邊使往審邊備仍  
觀察使專委西事及聞其卒人無大小莫不傷悼○大司憲金克成大



司諫元繼蔡等啓曰昨日傳教以為弘文館非以臺諫為非不可辭職  
但若細微之事則倣令有指觸之言不可累日頌瀆辭職也其劄內一  
事之謬一人之寵未必不為禍亂之四危疑之媒忠志之士察時審幾  
耿耿者多矣而言者喜姑息之言此指言事有幾微之大者而不為啓  
也臺諫遭如彼議論不可暫時在職大抵臺諫侍從其任雖殊乃一體  
也今者弘文館以臺諫不啓幾微之事非之而多有議論然若現然指  
觸則臺諫辭免勢必擾亂故不欲現言而臺諫二字則果不舉論但啓  
其所懷故文不能盡掩其情而議論如彼司中亦不無此議而以其不  
啓故致此議論此事臣等分明知之不可謂非直斥而苟且在職也臣  
等以失職被論豈可退去而復行其職事乎須速出新臺諫行其職事  
然後臺諫之體正矣臣等決不可在職傳曰臺諫以弘文館劄子事辭  
免故問于弘文館則非攻擊臺諫云既非攻擊則不可以辭免適之勿  
辭克成等六啓皆不許○副提學俞汝霖等啓曰臺諫若誤為之事則  
分明論啓不避煩瀆雖十度猶可直斥而攻擊矣又何以自 上累攻  
臺諫之為非欲免譴責而不為也臺諫侍從相為一體故劄子所言乃  
相可否勸勉之意也昨日下午問時亦以是答之矣而今者臺諫以為欲



免譴責矯飾答之云臣等在論思之地被矯飾之論在職未安敢避嫌傳  
曰臺諫以為弘文館攻擊臺諫云故問于弘文館則曰相可否勸勉云  
而予見劄子之意亦如是也臺諫所啓欲免譴責矯飾答之之言不知  
何為而如此啓之也然臺諫則辭職焉侍從則避嫌焉此是重事其勿  
辭也○壬寅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沈貞右議政李若啓曰近者臺諫  
累月辭職朝廷將至於無法官至為未安臣等亦見弘文館劄子其中  
有深意大計此非待臺諫之事正當於臣等之職臣等亦當避嫌而煩  
瀆惶恐未敢啓也如此之事非但臣等之所當憂慮也須自 上潛心  
體念雖不形諸言語居常軫念為當弘文館既曰非直斥臺諫則臣等  
之意以為臺諫不宜至此固辭也鄭光弼沈貞又啓曰平安道邊事至  
重而今者授重任之人奄忽亡逝至為驚愕自 上亦必驚慮彼道邊  
事不絕所當擇差此乃該曹所當為之事也但自 上須擇其如許硃  
者不計職秩高下而差遣為當今雖停朝所當速差且其道都事崔弘濟  
亦促送何如彼道空曠而邊事緊重故至為未安敢啓傳曰近日臺諫  
累日辭避在前若非現然之事則有問于侍從之時故問于弘文館則  
啓曰非直斥攻擊也云故答臺諫曰既非指斥不可辭職而臺諫猶固



辭不已此事曾欲議于大臣而但弘文館既曰不為攻擊則更無可議  
 之事故不議也今大臣之啓亦如是臺諫亦自當斟酌而就職也且聞  
 許琬之死非徒驚愕至為慘然在年前監司李世應身死今又許琬卒  
 逝言念及此不勝傷痛此非如他道方有邊事必須重望如許琬者為  
 其代然後可也不可委諸該曹其於今日大臣入宋時議薦何如與大  
 臣共議而差送則授其任者亦自知重選之意也新都事所當催促送  
 之鄭光弼沈貞李若則其同生凡李苞在監司議回啓曰允用人事該  
 曹則議于郎官而臣等之計較可否未可知也可以堪任者雖或有之  
 但其人曾任頃者驅逐之事故彼處人心有所不慕矣指李臣等意李  
 思鈞今雖被論此人似可當也且今者邊事極緊之時當以諳鍊邊事  
 者差送李苞素知邊事此亦似當此乃該曹所當為之事也臣等之所  
 懷則止於如此也彼處方有邊報不可徒視其文臣及職秩相當者而  
 差送此事請自 上知之而與該曹共議為之為當傳曰此事雖當議  
 于該曹然豈如大臣之議薦乎今見所啓之人果為至當即當速為政  
 事但適值停朝其於明日為政而速差○大司憲金克成大司諫元繼  
 蔡等啓曰以弘文館劄意見之有幾微重事當啓而不啓云以大臣



啟意見之有深意存乎其中云大臣所啟深意之言乃是弘文館劄內所謂幾微重事也臣等初既不啟重事被論之後就職而啟之則不可也臺諫被論而奄然就職則其去就苟且自古臺諫因小事辭避則或有就職之時矣如此大事則無苟且在職之時矣須速適臣等之職然後事得其分明矣反覆計之決不可在職故當退而待命傳于政院曰臺諫所啟幾微之事及大臣所啟深意之言予不知為某事也臺諫所不啟之事若問之則於事體有異故今則不問也弘文館既曰不攻擊大臣又啟之曰弘文館不直斥臺諫而臺諫如彼辭免朝廷將至於無法官至為未安云以此見之不可固辭也此意招臺諫言之又傳曰大臣啟之曰幾微重事自 上雖不形諸言語所當潛心體念云在下之人必以為予知某事而如彼啟之然予則實不知為某事也此事政院雖不能細知其大綱則無乃聞知乎政院回啟曰常時雖某事政院必知之而此事則臺諫啟辭今至三四日而不數言端臣等亦不知指某事言之也○金克成等奉命召入來啟辭如前 命勿辭克成等四啟曰就職則決不可為也但累日煩啟至為惶恐必不無物論故退而待之○癸卯傳于政院曰昨日臺諫等退待物論云今又有何物論乎今



若就職則不須招之若未就職其即牌招言其速就職之意也政院啓  
曰今聞臺諫已就職故不為牌招傳曰知道○吏曹判書洪彥弼等啓  
曰平安道非如他道之例若他道監司則以職秩相當者當擬啓此道  
則方有邊釁當以知邊事人擇送故昨日大臣亦咨其重選之意臣等  
俱以迂儒擇擬為難其以昨日大臣所薦之人擬啓何如傳曰大臣所  
薦之人皆為可當然李思鈞則以加資陞授事今方被論銓曹難以注  
擬其以李苞單望擬啓可也○以李苞為平安道觀察使○甲辰兵曹  
啓曰平安道兵使曹閏孫啓本內被人作賊設計云兵使獨在難於措  
置此事本曹與備邊司當同議為之然軍機重事不能獨斷請與大臣  
共議傳曰與大臣共議果為至當但今者邊方不靜彼人等欲為作賊  
而侵凌出入則為將帥者欲其攻擊乃其宜也然彼賊若先自出來而  
犯境則已矣若我國乍候之人幸偶然相逢而先自相戰以此攻擊則  
不無憤怨况今平安黃海兩道年穀凶歉軍糧亦不可不計我國則無  
乃堅壁固守可乎此意并議于大臣可也○舍人鄭世虎以三公議啓  
曰彼人連次現形略無忌憚備禦之策固所當盡但我軍深入體探非  
惟先自疲勞脫致蹉跌恐有後悔且驅逐之舉雖在平時未為得計况



年方凶荒豈宜再動邊方收獲已畢例當疊入彼若兇謀未絕來在我境清野堅壁以逸待勞隨機出擊似為得宜傳曰其下此議于兵曹備邊司依議得速為公事臣啓且即行移于平安道節度使可也○下尚衣院唐物貿易單于政院曰頃者儒生宋世珩上疏內赴京行次多賫物貨猥濫興販云故禮曹因此為公事今檢察官嚴加考察而公事已啓下矣下人則如此禁斷而今此單字內如紗羅綾段等物其數至多若國用緊關之物則不可不買來也禁其下人之買賣而國家買來物貨如此其數多則其於國法大有不可此中不緊之物則勿令多買事言于尚衣院且前者大真珠七百介買來事已言之然此亦於國用甚不緊其公勿為加買而紗羅綾段亦不緊之物行期且迫其速令減數改磨鍊可也○傳曰有考見事前日入啓崔億齡上疏其即入內俄而還下上疏而仍傳于政院曰當初見此上疏有曰朴氏出外之後供奉不絕私恩猶存於公義之中云予意此言必指春秋米太衣服等物賜給之事而言之故別無傳教此則春秋例給之物朝廷之所共知也自朴氏作罪下去之後予則一不顧念而其供奉之資相續不絕之言必是億齡文字間所言之事而乃指春秋所給米太之事也外人不知此



者則見疏而必謂自內相通于彼也此意政院其知之○御講夕侍講  
官金希說曰此言苛政猛於虎泰山之婦人舅與夫既死於虎其子又  
死於虎而猶不之去邑者為其無苛政故也孔子聞之曰苛政猛於虎  
也以常情言之則虎之害出於倉卒之不免其害誠急也苛政之害則  
似為緩也然虎之為害雖急而及其害人猶止於其人之身而若為機  
械罟獲則亦可免也若苛政之害則剝血浚骨朝夕愁苦日甚月削非  
徒一身延及於族類非徒族類延及於一鄉而且避之無地豈止於猛  
虎而已哉嘗觀柳子厚作捕蛇說曰永州之蛇其毒螫甚慘而蔣氏三  
世以捕蛇為業其捕之也出萬死得一生其毒太苦而以捕蛇得免其  
賦稅終為保全之計以此見之苛政猛於虎之言可知而柳子厚之意  
蓋出於此篇之中矣大抵親民之官無如守令守令得其人然後民不  
見苛政而可得蘇息矣以此古之圖治者先擇其牧民之官若不得其  
人則民之受害於苛政豈不有甚於猛虎乎親民之官須當各別擇差  
使無苛政可也上曰苛政猛於虎之言果為然矣守令類皆剝民膏  
血自奉於已而不務恤民民之受害勢所必至許多郡縣雖不能一  
盡擇若擇差賢監司而嚴明黜陟則酷吏亦可畏惜而苛政自無矣近



者以守令賢否馳啓事下諭于各道監司而迨無一道馳啓者其守令賢而可陞者固不易得其不賢當黜者豈無其人但為監司者視為尋常而恬不奉行也 上顧謂特進官申鑄曰時多刑曹判書外方刑獄間百餘

次受刑者有之死囚公事不分明忍杖累次者亦有之故近者議于大臣多所原放大抵刑獄間事如殺人公事至為重大凡人死罪必須三覆若所以重人命也殺人之人所當償命為刑官須當反覆詳察而為之申鑄曰臣見中外獄事分明之事則其推鞠得情有不難焉若有疑狀則不小死囚輕易決之恐有物論以此不能速決獄事淹滯其中若實涉疑獄則監司有當斟酌或有不待啓稟而分揀之時矣大抵疑獄公事雖有違端而事不分明則為有司者執法而已○臺諫啓曰左贊成洪淑有物論不合政府請速逆之傳曰宰相重任似不可輕適但物論如此又於昨日以老母侍病呈辭故已命給由此病必不能即愈而政府乃勤仕之地不可久曠其依啓適之可也○夜西方雷動電光○乙巳雷動雨雹忠清道洪州等五邑雷聲大震○忠清道扶餘居金軾上䟽略曰慎氏之廢是何罪目耶犂牛之子孔子取之慎氏之德豈下於犂牛乎昔鄒衍含悲夏月落霜今之旱乾何足恠哉至於朴氏之



逐道路皆云無罪臣私為之評曰福城年先世子而有寵母之援謬計者恐有驪姬請申生之變而動搖國本云辭甚荒雜無理 上下其疏傳曰多有不可言之言至為驚愕若常時則可罪矣求言之後以言被罪則恐有妨於言路矣○丁未 御朝講學令尚震曰今年旱乾近歲所無遠近失稔民之困窮實為可慮自 上留念於此者固非偶然雖累下矜恤之旨下不奉行聞外方守令徵歛之弊視古無異而憑公營私者居多民間疾痛焉能盡形於言語間哉其所恒貢之物則雖凶年不可廢也如不賢守令侵苦者非一途也官中所用一分則因一分而受之三分受之三分不為不多人猶謂之平而以為賢守令也其中尤甚者則以一分而至於六七分或至八九分受之者有之漁奪無窮民不得備納流離相繼雖值豐稔粟未及登場而已輸諸官府民之困於徵歛不可勝言况如此凶年雖當初秋猶已困悴將至流散况在明春其撫養之事將何以為之乎此在監司所當察而為之也然言念及此實為寒心故啓之且軍卒教養於平安之日而用之於有事之時豈可侵勞而致其怨望哉都摠府摘奸時點考軍裝不用公道若少有不好處則即以有為無濫徵贖布侵督羈旅之人使不得堪處此甚夫便之



事也大抵若全無軍裝則以關施行猶為可也或有軍裝而以不好為  
關則其弊不貲臣聞都摠府於其司中若無所用之物則如彼為之云  
以此俗謂之都摠府山行也其為徵贖如此其酷故軍士若被捉則咸  
願寧為受杖於刑曹而不欲納贖軍卒之在關下者尚且如此况在外  
方其弊何可勝言生民之事至為可慮 上曰今年凶荒果非偶然見  
各道書狀則霜落甚早而若如江原黃海等道則八月下雪云農事之  
不實以此可知雖恒貢若可減者則皆已命減朝廷雖如是蠲減而守  
令若不奉行則民豈知自 上蠲減之意乎守令之憑公營私者果不  
無之故貢物如常而民不蒙實惠此在監司詳察而嚴明褒貶則庶無  
其弊矣都摠府摛奸事前亦有言其弊者矣如此等事去司糾察庶可  
改也 上顧謂領事沈貞曰近見觀象監單字雷動在收聲之後此乃  
非時之變而又於邊方有報彼人等畏衆欲作耗故舉兵入擊事兵使  
啓請此邊將所當為之事也但不可輕易為之我為堅壁而彼人來犯  
則來而擊之之意大臣之議至當也然人面獸心之徒以取利為心若  
不得於邊方則其於赴京使臣之行不無邀害之弊雖曰自古使臣無  
遇賊之時然亦不可不慮也沈貞曰近來災變疊見前日太白見于午



地此亦災變之大者也臣實惶恐又有邊報聲息不絕彼兵使所啓欲討賊之事則不可輕易為之也大抵斬賊事若有意要功而為之則不可重賞也近者南自中之事詳聞其由又考地圖而見之則彼人越江來到理山之境而被斬其為作賊之計分明且問賊首賚來人則以為力戰射獲意其必蒙厚賞而朝廷邈然不為論賞則甚為落心云如此則邊將士卒果豈有興起之心乎賞罰不可不分明邊氓被擄於彼人則雖兵使罪至於充軍而如此盡力斬賊者不為之賞則可謂罰重而賞輕如此事自上亦豈不計乎大抵文武並用乃國家長久之計而用武之術又不可踈虞而偏廢也我國東南接海西北依山三面受敵如此有事之時賞罰所當分明前者南方之人斬獲倭人大賞兵使而至有以水軍陞為堂上者今則斬獲野人而論賞甚少則彼豈有感動激勵之心乎臣聞賊首賚來者乃壯士也始其來也意其蒙賞而畢竟無賞則終必落莫而歸當初上來之時以其獻馘而來故各驛無不供饋及到京城則接於京邸私備而食雖至乏絕而無供饋者以此終必飢餓而還歸云然則邊方將士恐有解體之心也上曰若體探軍遇賊而斬獲則是乃要功之事也國家不欲各別論賞者恐其有喜功生



事者也今聞所啓則不無其功而不賞果有解體之心此在兵曹  
察其功之有無而為之也且誠為壯士而空來空還則其心豈不落莫  
沈貞曰南自中八歲被擄入歸胡地其後還來為其有父母也而父母  
俱沒今無所依據與胡人無異國家優待此人以為兼司僕而遣于邊  
方也今以軍官下去彼人越我境還往之時適與相逢彼賊七八人射中  
其所佩筒个顛仆而起因而追射斬首而來此豈無功之事耶臣詮聞  
其道兵使曹閏之言謂如此之人不為論賞則誰敢為國事盡力乎云  
國家則以喜功生事為慮故不賞也然有功者不賞亦非細事將帥與  
邊卒會合誠為不易若有解散之心則非一朝所能收合也臣又以常  
時所懷啓之常時兩司與侍從所上疏劄必有格非之事故啓之矣自  
上覽之若有誤事則改之無則加勉可也幸或有未便之意則當招城上  
所或副提學而引見解說至為便當近來則不如是而例以備忘記答之  
此必使下人欲備知情意而為之果似當矣然備忘記之事有祖宗  
朝所無之事也一自書下各司書吏謄書之際不得正書而多致訛誤  
至於文理不成播諸四方於人所見至為煩雜其於事體甚為不合古  
云天道不言而品物成人君不言其容穆穆如此之事偶一為之猶云



可也若至於每為之則人君之言傳播四方於聞見至為未安且其下  
教之辭或有與所啓之人似若辨明焉此亦有妨於言路幸招入而面  
教此自 上斟酌為之之事也 上曰允侍從臺諫之疏劄不可不答

而答之以言語則聽去者恐於傳語之際不無遺失之弊故欲其不忘  
書于紙而傳之也其紛紜謄書傳播於外間者皆予所不知之之事也  
劄中所言若不答則有似忽略故不得已答之耳後若有可言之事則  
招而面言之亦可也同知事洪彥弼曰時為吏判近日政事時見之人物乏

少雖欲推移注擬有若破東補西殊不似王政用人之事也新進之人  
若陞用則朝廷必以為猥濫也故今也文臣有闕而不得充差之處亦

多有之四學教誨之地而有闕者五員奉常寺祭享之所而又無主簿

承文院無校檢一員禮曹兵曹工曹等處闕員又多昨日政事刑曹佐

郎有闕刑曹乃事繁之處不可不差出故欲為注擬而無可當之人窠

闕如此其多而反覆計之終不得充差也前者四館別薦事啓請而大

臣議以為都目政之外又有別薦則有後 弊云故其時不得施行也

別薦雖非常法若乏人之時則 祖宗朝亦所為之事也臣又思之外

方教授官依大典文臣充定之邑則已矣其餘邑文臣亦多差之



其中雖有可用之人若不滿期則政曹不可任便改之故又不能隨其才器而用之也如失農各官教授不往其官而長在其家如此之人雖不滿期推移用之何如且文臣府使以下之人或稱病親或稱身病呈辭下去者頗多有之四品以上之人不可更變為之若六品縣監當適文臣雖未滿三四朔用之何如以養親為守令而近未赴任者有之養親私事也京官甚緊未赴者勿令遣之何如今司中詳察抄啓而文臣未闕處充差事下教則當捧承傳而用之矣沈貞曰別薦不可以恒式為之然而如此乏人之時則不須固執偶一為之又何妨焉近聞有及第者七八年權知而不得陞實云常時南行察訪別提則未滿五六年皆為主簿是文官反不如南行用人至為顛倒在前所未有之事也訓導教授之類雖用之必不合於六曹任事之地若以為無人而以不當之人填差充數則此亦不可之大者也此等事令該曹詳察為之似當上曰若以權知沉滯至於七八年反不如南行果為顛例未便之事也別薦雖不可依式為之幸有如此乏人之時則偶一為之亦可也此意當問于大臣而處之也近來文臣為守令者居多有老親而不得已為之者則可也其中若有不當為之者則吏曹詳察而用之當矣農時往



來有弊故守令之中雖或有推移可用之人不可逆也若非農時則吏  
 曹當觀其人物量宜用之則文臣有爾裕餘矣尚震曰外方守令文臣  
 居半至為未便門蔭之人豈無治民之才乎故前者門蔭之人吏曹考  
 講大典其於言語之際可知其人之大槩也如有知法章之人則各別  
 用之故朝士之中多有知法者矣今也南行僅得取才則苟免無過而  
 又安知法章之所在耶以是無能知國法之人也吏曹時時講其大典  
 觀人物而用之則人皆勉勵而為之矣 上曰南行只為取才而不知  
 法章則果不當也如為守令而不知法律則其何能為之如此事銓曹  
 所當察也○傳曰欲聚資窮文臣為講書製述拜表後擇月可也○  
 戊申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沈貞議四館別薦非 祖宗朝之法然若  
 乏人則偶一為之似當且外教授中如有可任教誨者則雖未箇滿推  
 移無妨右議政李荇議四館別薦不可事已於經筵啓之外教授中如  
 有可任教誨者則雖未箇滿移叙無妨 命依領左相議○己酉漢城  
 府左尹尹倬啓曰本府事務之地而臣兼為成均館同知事不能屢為  
 仕進兼帶未安敢辭傳曰前聞物論成均同知非人人所為又儒生等  
 曾為上疏前者以尹倬合師儒上疏師儒之任至重然則其適左尹可也○憲府



啓曰前者監察房文臣為有司檢舉房風矣近者文臣不為監察故房中無紀律上下之間多有紊亂之事請自今例以文臣擇差且聚試資窮文臣陞為堂上非 祖宗朝舊例幸不才之人若被擢則其於用人大有損害前者沈思順居首庭試陞堂上文臣試才亦不可不為也今不須各別為之也傳曰近者文臣不足故四館官貧已令別薦矣監察雖不能專以文臣為之交差至當且資窮文臣其命書啓者頃者武臣既已試才子意文武一體若兼試文臣則其於勸勵人才之方亦當故為之耳果以不才為之則用人亦必損害不須各別為之也○辛亥承又院啓曰聖節使柳溥時未來還不知在彼何為也呈文則已令不為但正朝使之行到中原在彼有所問在我不所言則隨意善辭何如且尹漑質正官亦為此以往此意亦當使之預知且聞中原有言終地之事云考見大明會典則前者我國亦貢紙地若中原問之則此事不可不預先知之所答之言使正朝使預知而去何如傳曰依啓○壬子正朝使朴光榮奉表如京師○傳曰近見平安兵使啓本則彼人等欲邀擊赴京使臣事進告云前者亦有如此進告者恐或有邀擊使臣而問于兵曹則以為自古無邀擊使臣之時一路賊變斷無疑慮云然彼人等既



已受害於江邊必欲爲報讎而屯聚也邊將在邊方凡防戍等事堅固  
措置故不得遂其所欲而欲於一路邀擊使臣之事不可謂無也若於  
使臣之行幸有如是之變則非徒事大之禮有所愆期其於聞見實爲  
非常且乎安道各官農事不實加之以旱霜使臣久留於彼處則弊亦  
多矣然日漸凍寒封草盡枯則養馬必難彼人亦豈輕易出入乎今此  
屯聚草野必有其術今正朝使行到義州等處遲留聞見細知聲息之  
有無然後入歸何如予甚留念其以此意招政府郎官問于三公以啓  
三公回啓曰正朝使到義州探問聲息斟酌發行事 上教至當傳曰  
真以此意言于正朝使○忠清道溫陽等九邑雷動○乙卯日暈○丙辰  
室諫啟曰德源府使林峻前爲南原府使時以年少有武才不合內地  
爭啓德源雖曰咸鏡道而乃初面也與邊方相距遼遠不須送此人  
也况近見西鄙不可謂無事也此人以爲備邊司郎官孰知邊方之事  
請留在于京用之於西方有事緩急之時何如此若如邊郡則固當送  
之也假令此人今雖赴德源終必不在其地若選用他處則此邑殘弊  
其於迎送不無其弊請勿送此人而用之於他處傳曰此人年少有武  
才故姑置京職用之於西方有事之日之事予非不計之也兩界內



地非如南方之內地德源雖初面有事之時則必以助防將入歸予意  
不須遮之也○日暈○丁巳 御朝講大司憲金克成司諫趙宗敬啓

林峻事依兄又啓曰頃見忠清道扶餘居儒生金軾上疏則疏內兩條

復慎氏於後宮  
反朴氏之乘車

至為駭愕宜當深治其罪竄逐遐裔而適以求言之初

故臣等未即啓請然其後聞傳政院之教則更無所啓之事也彼事最  
為大關但聞之則此人自學業以來一不得中科試本是不識無賴之  
人固置而勿問且求言之後以言受罪則恐有妨言路若不罪之則果  
如 上教如彼無知之人數多陳疏則至為過甚今聞物議則或者曰  
當即令詔獄拿來推之雖其終不可加以罪使之自知其罪或者曰  
當下諭于監司曰此人罪當罔赦然在求言之後故今姑不罪云而使  
其人知其罪過臣意以為若令詔獄拿推則外方無知之人必皆曰其  
也上疏而被捉上去云爾則恐有妨也若欲下諭于監司則為此事下  
諭亦恐有異於事體此事罪之固難棄之亦難今聞 上教不為邪議  
所撓人皆知之然此事大關至為駭愕臣等每欲啓之而不可只令城  
上所來啓近又不 御經筵故至今未啓也 上曰金軾上疏與頃者  
崔億齡之疏大槩略同朝廷上下皆非不知罪之也在求言之後罪之



亦難故只以予意諭于政院而其治罪事自有朝議故不分明教之爾  
若以為在求言之後而不罪之則窮村之人不知朝廷之意而恐有接迹  
為之者矣且此上疏監司開見與否未可知也如或開見而有如彼未  
便之言則諭以未便之意而只陳其民弊乃可也今者委令拿推則恐  
有不<sub>可</sub>也克成曰今年荒饑固非偶然今方秋成而市前一匹之木直  
不滿米斗至為驚駭民間雖遇豐稔為守令者若不字撫則不無其怨  
况如今年守令若不留心於字牧則民之生業實為艱難深可惜也此  
乃有司所當為之事然請自 上各別留念令該曹措置不為尋常例  
事而為之則生民庶蒙一分之賜矣宗敬曰近聞京畿守令等當初以  
加耕田為可稍食不給其灾而其後早霜皆為失豐無一處可食而霜  
後之灾雖或見之例為不用如此收稅則民生之怨可勝言耶 上曰  
今年旱乾太甚秋又早霜凶荒莫甚言念民生實為憐惻前以恤民之  
旨下諭于各道監司矣然視為尋常不務恤民甚為不當今更為下  
諭則為監司守令意亦有所用心也仍傳于政院曰更諭于各道及開  
城府○傳于政院曰近適有事故以不視事又廢其閱武之事春秋閱  
武亦不可不為前者兵曹督之曰箭中丘可行蹠獵云而其後不為



之今雖下雨豈久雨不晴乎其於來二十八日當以入審侍衛軍士依  
黃丘習陣例踏獵于中丘其以此意言于兵曹且踏獵時幸有飛雉則  
亦當捉之三牌鷹子雖不可盡數持去令兵曹斟酌領去○訓練院參  
軍李璣等上疏曰為國之道在文與武非文無以致理非武無以禦侮  
二者不可輕重於其間也是故我國家自 祖宗以來設文武兩科并  
取之一年兩都目次次遷轉與文臣相等至於別薦並擢不廢亦文武  
一體之義也今者奉 上旨別薦之日獨薦文臣而不薦武臣是豈文  
武并用不偏者乎况文臣則別遷之外如弘文館注書說書橫出之路  
亦多武臣屬於權知者百有餘人二十年來不能去官老於求僚終不  
遂報國之志臣等不勝失望然銓曹之意初以文臣多闕不得已啓請  
別薦故不及武士固也然前此未有為武臣請別薦者亦未有為武臣  
而別試者故別薦四館則必及訓練院別試文臣則必與武士者所以  
不廢 祖宗文武并用之法也今茲別薦不得與焉則後雖有別薦之  
日將恐永為恒式使不得均蒙 上恩而文武歧而為二也傳曰見此  
上疏則文武一體而訓練院不為別薦云在前別薦之持訓練院亦例  
為並薦矣今則初以文臣不足啓請故該曹不薦乎此必該曹不能詳



祭之事也。今此疏內所言至當。人君治道用人至大。况今西北有事。武士所當尤為勸勵也。若當薦而不薦。則該曹官負行公推之可也。且其所以不薦之由。問于該曹以啓。○知中樞府事李自堅。卒。史臣曰。為人廉簡。不治產業。年至七十六。可謂壽考令終也。○下書于八道監司。開城府留守曰。國依於民。民依於食。非民無以爲國。非食無以畜民。予自即位以來。休徵未應。災變疊作。歲頻告歉。民罔聊生。良用惻然。至於今年春夏蝗旱之餘。加以早霜。百穀不成。哀我黎元。非但艱食。開歲種子亦未見。儻夙夜憂惕。周知。攸濟前此憂民之書。屢下。而例視文具。率不奉行。荒村藪屋。豈知予意。卿其體念。徧諭村巷。申勅守令。使之盡心撫恤。○戊午。傳于政院曰。福城君嶺等事。朝廷既以大義計其保全之道。而放歸田里。固無可議之事。而頃者求言之後。崔億齡上疏。內有如彼不當之論。予既欲罪之。而臺諫侍從亦非不知加罪。但於求言之後。以言獲罪。則有妨言路。故不罪之也。此事上下皆知之。近又有金軾者。上疏如彼。此非無知妄作而然也。前日兩司劄子及崔億齡上疏。必皆聞見。知朝廷不即加罪。然後窺伺而上疏。此事朝廷上下全不動念之事。而所言如彼。臺諫則所當扶植。言路故不啓。以加罪。而頃於經筵。只陳



其未便之意而已朝廷初欲保全王子而國議已定彼人等意以為求  
言之後必不加罪憑藉而為之至為過甚今若專釋其罪則後必有妨  
今雖不可捉囚而推其言根令本道為公事竄逐遺裔則人心快矣而  
皆知予不搖動之意也崔億齡金軾今雖被罪此非如他事他人其敢  
曰求言後受罪而不言其所當言之事乎今若以為在求言之後而不  
加以罪則此後無知之人亦不知又陳何等疏乎此人等令本道推之  
竄逐懲後何如其即遣注書議于三公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沈貞議  
今此數事非草野之人所宜輕言兩生妄論國家大事宜抵法示後但  
今求言之後言而得罪恐有後弊惟堅定大義勿搖而已右議政李符  
議下教求言而罪其言者甚非國家美事但崔億齡金軾疏陳非所宜  
言若置而勿問則恐又有因而搖動國是者推鞠之後罪之與否在  
上裁斷爾 上落點于領左相之議○傳曰今年失農諸道皆然而京  
畿尤甚生民之苦至為可慮救荒之事頃於經筵臺諫亦言之京畿守  
令當於初秋加耕等田意謂必食而不給災傷其後早霜皆為失農而  
亦不給霜後之災仍此而收稅則民生豈無冤憫乎此意分揀為之事  
傳于戶曹○右副承旨沈彥慶以吏曹意啓曰當初別薦事以文官十



餘負有關故前於經筵啓請而大臣處收議時亦無訓練院并薦事且前者四館別薦時訓練院則或薦或不薦此乃關於息數之事故未敢擅便又啓曰如此則推考事何以爲之傳曰古者四館別薦時訓練院則或有不并薦之時其後以爲文武一體而不并薦實爲未便故後則例爲并薦矣今者吏曹來啓曰文官不足故四館則別薦而訓練院則一時息數之事故不薦云此則指古者不并薦訓練院之例而言之也吏曹新授官負必不知爲之此乃無情之事然亦行公推考且訓練院則其於都目政并爲別薦○午時太白見於未地○己未弘文館副提學俞汝霖等上劄曰日食天變之大者而其在純陽之月則古人深心之人君撫躬省愆恐懼于上以至嗇夫庶人代鼓用幣奔走于下交修救之之道以盡謹宐之實是故昏迷天象書有尸官之責胡憺莫懲詩著十月之刺可不戒哉伏聞近日將踏獵于東郊當肅殺之日行蒐獮之政一以薦禽于廟一以習整軍容固不可廢也然而日食之變適在十月之交雷電之作又在收聲之後此皆陽弱陰盛之驗也拱默深宮側身警省猶恐未盡其誠敬今日御戎衣舉軍儀馳騁郊坰之外明日欲修德行政使之當食不食不亦難乎况浹辰之間公卿耆舊相繼



而亡殄瘁之憂亦不容不已且聞金軌等以草野無識之人將國家已定之事妄伸邪喙眩惑宸聰鼓搖禍機罪當罔赦第緣在求言之後不可置之於律所賴 殿下植志堅定不為所怵社稷生民之福也然言之者不止聽之者無厭萬有奸佞之輩望影企起笙簧其舌則安知已定已堅之志不為邪議所移哉伏願 殿下停蒐獵之命以盡救災之道戒邪說之害益堅一心之德傳曰近來久廢閱武故欲以常時習陣軍士踏獵於東郊矣人君常居九重之內郊外閱武之事在所當為然日食之變在前十月初不可強為也予不忘閱武之事而侍從又以災變啓之果當其勿為踏獵且其下所言之事則大臣侍從臺諫皆已知之予亦但知其意而已○庚申院政啓曰明日乃空日啓覆何以為之傳曰明日乃空日則放覆固當為之然而來初一日月有食之當謹慎天戒其為齋死刑公事至為未安退行十後日○巳時太白見於午地○聖節使柳溥進賀使李函等先來通事權楨連等入來其書狀曰臣等入京進禮部先告郎中曰會典誤載本國事有兩件 宗系惡名是也前者毛尚書將所謂兩件事明白題准俺等未知來稟郎中答曰兩件事俱有先朝聖旨皆當改正勿疑也又告尚書其言亦如郎中所道



臣等再三告稟曰如此冒瀆固知有罪事關君父不能自止尚書答曰  
當盡改勿疑且曰聖節日迫本部多事俟十二三日當題奏其後臣等  
進禮部先謁于該司問題本教落郎中曰其題本已下爾等所謂兩件  
事已令盡改矣臣等因請降勅以諭本國答曰爾國王有奏則當有勅  
有洛則當有咨今唯以陪臣之呈而本部題蒙允准於爾等亦已多矣  
復何至於勅與咨乎又告尚書答曰爾等騰聖旨以去當待爾國謝恩  
使然後方移咨報也臣等再三稟之答曰當以聖旨為主當皆改正勿  
疑云傳于所院曰今見書狀宗系改正事以為得請此甚喜慶之事禮  
部之意當令我國入送謝恩使云雖不知定改與否而既奉聖旨則謝  
恩使尚可入遣乎此意即招政府堂上會議以啟禮部題略曰為陳情

案呈奉本寺送據朝鮮國王差來陪臣吏曹參判柳傳刑曹參判李

苗等主蒙國王差齊擊聖節進賀表文前到本國義州地方有陳慰使陪

臣李光回自京師聽知朝廷方重修大明會典又聽得本國宗室等事

未曾改正隨即具狀告送禮部未見發落傳等聽此前來如今又聞及

正之命猶未施行下勝驚痛照得先於洪武永樂年國祖康獻王并子

恭定王連焜本宗世系於李仁任不干專一具奏禮部尚書李吉剛

他改正欽此又於正德年國王為因會典內以國祖為李仁任之子又  
云弒王氏四王為此專差陪臣南袞等將被誣事情備由具奏當蒙禮  
部尚書毛澄等題稱節該會典一書所以詳載本朝官職制度俾文以  
諸司便於參考事關外國是非好似之間皆在兩略况太祖諱得國  
改號皆自太祖高皇帝之命聖恩所授決非偶然且其不係李任之後



已奉有太宗文皇帝詔旨謂今略相符而一統志又明著王璠昏迷太祖  
諱為報所推等事與今所奏大略相符臣等欲望皇上念其奸文守禮  
之仁覆冒海隅而辨誣之誠俯從所請降勅一道責付差求陪臣則如天  
不係李仁任之後我太宗文皇帝已有旨准他改正還寫勅與王知道  
欽尊蒙禮部就將勅書責付南表等齎還本國君臣咸戴皇恩上表陳  
謝殿後因循至今十有三年尚未改正近有陪臣李光略將緣由告于  
禮部亦未聞定奪為照本國世系及在彼惡名等事具在正德十三年  
奏本及陪臣南表等所上禮部書二通倘蒙查考灼然可知不容再陳  
竊念朝廷所以重修會典者以其一時所錄頗有舛誤必須改正纂方  
取信中國之事猶未免於舛誤外國之說傳訛必多况國祖之被誣一  
出於奸人尹彞李初之口荷蒙太祖高皇帝明正其罪其虛捏之言在  
今日所當先改又念禮部初奉聖旨相因會典之書廣布天下無從改  
正目今適遇重修之日實是小邦之幸機會若失改纂無期非徒小邦  
抱冤而未雪抑亦實典有乖於實錄溥等親以賤介瀆冒嚴威因知樂  
越緣係君父重事不能自抑如蒙查照本國正德年原來奏本以永樂  
年欽奉聖旨內事理趁此重修之日從實改正使本國之世系以明  
枉以伸不勝幸甚等因呈部送司案照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詳朝  
國陪臣柳溥等呈稱會典別載國土李諱宗系不同乞要明辨一節既  
該本部節奉太宗皇帝武宗皇帝明旨合無候命下之日本部將前後  
緣由臨細開錄送付史館以備採擇應否改正徑自施行緣係陳情辨  
認事理未暇履便謹題請旨嘉靖八年八月十八日題本月十九日本  
聖旨是朝鮮國陪臣阿呈本國宗系事情既有節奉祖宗朝明旨係部  
裏便通查備細開載送付史館採擇施行欽此本月二十日本部倘將  
前後緣由開具手本送付史館採擇施行欽此本月二十日本部倘將  
史館遵照採擇改纂外云 ○辛酉巳時太白見於午地 ○領議政鄭光  
弼左議政沈貞右議政李荇右贊成金克幅左叅贊趙元紀右叅贊韓  
效元啟曰今見書狀則會典改正事中朝似不阻當然不知其事改  
與不改而即時謝恩臣等之意以為未便也待其大明會典出來後知



其改正而為之亦未緩也此事當時雖似可成未知厥終之必必徑先  
入送其於事體不亦異乎况前日既為謝恩今雖遲緩安有不可之事  
乎又聞中朝之奇則朝廷似為擾亂閣老張璠等以大奸被論禮部尚  
書李時亦參於此黨云若然則奏請之事恐未必改之也姑待後日改  
正之實然後送之何如傳曰會典改正事既奉聖旨而時未知改正之  
實故謝恩之遣似為不當不可為也若會典畢刊則其所以改正與否  
可以知之而正朝使亦必聞見而來矣○御夕講講禮記檀弓篇侍講  
官沈彥光曰此云齊大飢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曰嗟來食  
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終不食而死焉其註  
曰今之君子之急於祿食也嗟來而不去不謝而食者多矣視餓者有  
愧也以此見之餓者之不食而遂至於死似為固執也然古人有廉恥  
之心蓋可想矣且此言路馬死埋之以帷夫馬之為物乃賤微之物死  
當棄之以聖人不忍之心必以此物服勞於我故其死也必埋之以帷  
此其惻怛之念發於中心之所致也微物尚且如此况於人之死乎人  
之服勞於我者死則尤當葬之以厚也此亦言國君吊其齊臣之喪夫  
齊臣非公卿大夫之類而君之所賤使者也雖微賤疏遠之臣其吊之



也如是則君臣之間尊敬忠厚之意相可見矣至於後世恩愛衰薄君臣之遇有同路人殊無一體之意又安有上下交孚更加眷顧之事耶今則必官爵尊重死可為停朝市者則自 上得而知其死亡矣若其微下者則雖死自 上不得而知之及其政事之時交代差出之際始得知其其死之代也以此見之其微下之臣雖服勞王家君不知其死邈然不加哀戚是誠大異於古之制矣士大夫之死雖不可一一致轉而有 上但知其死則斯可矣特進官申公濟曰近者京畿監司啟請給霜後災大抵京外失農莫甚於今年自春至夏旱災太甚然或有可食之地而及其早霜則無一處收穫之所民不得一粒之食民生至為艱苦在前則不給霜後之災今若依前不給則民皆流離而安業者鮮矣此朝廷之所共知請給之何如 上曰今年失農京畿果為尤甚凡如此事戶曹所當斟酌處置故下其啟本于戶曹至沈彥光曰失農中外皆然而京畿尤甚此朝廷所當矜恤之時也今也憂勤惕慮之事不異於古而民無一分之賜臣恐有憂勤之名而無憂勤之實也以古昔帝王之事觀之若有修省憂勤之實則必致憂勤之效也昔周武王伐商之後有綏萬邦屢豐年之頌唐太宗定隋之亂致斗米三錢外戶不閉之



效此皆有憂勤之實而終致其效也近來京畿飢饉百姓窮乏將至於盜賊興行而况又西鄙彼賊現形邊報不絕國家之隱憂莫大於此臣聞平安道賊變之事彼人若越江而來犯我境則所當接戰而猶可斬獲也若體探入逢彼人田獵者而殺之則至為非矣體探者則當潛伏於林間俟望彼賊而潛還可也豈可如此為之哉臣意邊將之欲喜功生事者故為挑戰而殺之也如此則彼人豈無憤怨之心哉臣恐因此而邊方有無窮之患不可不詳察而論其功賞也 上曰此言至當體探之人若以田獵之人以為作賊而斬獲則此甚不可之大者也予初見其啓本果恐有如此之弊也其後聞大臣之言彼賊犯入我境而被捉故其捉而斬之者亦不無其功云果如所啓而邊方若有要功生事之人則必有無窮之患也申公濟曰京畿所納恒貢油清等物在前失農時則作租備種子有例也然而不計有無金以此作租民怨亦多臣意廣興倉祿捧之米其裕餘之數可支一年之用其足不足今當磨鍊若裕餘則京畿黃海忠清道全失農處以其邑廣興倉所納之米計出而作租輸納于其邑之倉以冷明年之種子何如 上曰明年種子之事實難矣戶曹當各別量宜措置可也○壬戌 勅朝講 上曰謝恩使不入送事昨已議定然今更反



覆計之則謝恩使入送似為可也前者永樂六年及正德十三年則我國皆為奏請而有詔勅故謝恩使不得已入送也今則不為奏請故無勅諭之事必待會典畢刊後入送謝恩使可也然而會典若畢刊而宗系傳訛之事改正則亦當有謝恩使會與雖畢刊而不為頒降私自貿來又無詔勅之命則宗系雖改正以私知之事入送謝恩使似為未便禮部以為今當入遣謝恩使云而今不入送其於事體又何如耶改正之事當初已舉聖旨若於此時入送謝恩使則予意以為中朝亦不得已改之領事鄭光弼曰小臣之意以為徒以傳言之事入送謝恩使甚難不知朝廷定改之事徑先入送無乃不可乎且非以改正事宜言于史官也只以應付施行事移文于史館而已前亦如是者多矣今不可取信也若入送謝恩使則不得已改正事以人情見之則然矣然中朝豈以謝恩使入送輕易改之乎上曰禮部以為有奏則當有勅有咨則當有咨云而前則果因奏請而有勅諭之事故入送謝恩使也今則初不奏請其咨勅終必不來也鄭光弼曰詔勅雖不來若細知其一定改之則入送可也上曰明幸正朝使回還必詳聞而來矣然會典非頒賜之冊而乃私自貿來則其改之雖分明知之當其時又據何事而入送耶其處置恐必難矣鄭光弼曰



今不可搖動待明年正朝使出采後處之為當○巳時太白見於干地  
 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日暈○全羅道昌平縣良女於此德一產三  
 男○丁卯 御朝講執義具準曰頃者崔億齡金軾等上疏多有不當  
 言之事適以求言之初故朝廷不為啓請罪之然臣意竊以為未使大  
 抵人君有過誤之失或小人當國用事則雖在草野之人當抗章直論  
 不避死所如此則雖有過當之論不可以是而罪之崔億齡金軾之疏  
 所言皆大關 宗社之事而妄陳為疏謂之妖言可也謂之亂言可也  
 若不懲治妄言之罪非徒是非昏亂人心不定也後人亦無所懲戒亦  
 將紛紛有繼此而言之者多矣如此妄言之人雖治罪其於言路有何  
 妨乎 聖上即位以來從諫如流故雖有不當言之事者亦不治罪然  
 朝廷之間含默成習殊無讜論直言之士而如崔億齡儉邪之徒寔繁  
 有之此豈當今之美事如是不美之漸日以寢長有意於國事者孰不  
 為之寒心中願自 上堅定聖志毋為此言所惑焉 上曰崔億齡金  
 軾之疏其時朝廷上下皆欲罪之而以其求言之初不果也然而見其  
 金軾之疏則既聞司諫院上疏之奇又知朝廷不罪崔億齡然後上疏  
 此豈偶然為之重耶以此而罪之則有妨於言路不罪則憑藉求言而



後必有如是之人故將此意問于大臣則大臣亦以為有妨於言路不  
可罪之云然予意不罪此人則恐人心不定矣領事李符曰臺官之言  
非欲強罪而言之此乃幾微大事故欲 殿下知此意而啟之也臣之意  
亦以為此乃大事故初欲推之若置而不問則恐又有逢迎者矣此在  
殿下堅定聖志而已不在於強罪其人也史臣曰吳準無知阿附權奸  
欲治陳疏之人後雖求言誰肯言之哉此杜言路之一庸邪也李符在  
大臣之列所言又如此其為心可知矣知事李沈曰邊鄙之事國之大  
事也軍機重事所當秘密為之而以 祖宗朝事觀之若有邊方聲息  
之報則政院亦不得聞見其啓本而直啓即召大臣議于賓廳故其公  
事不為留滯今則不然幸有邊報則即下備邊司而備邊司又與兵曹  
會議或重大之事則備邊司兵曹亦不能處斷報于政府而為之其間  
已過累日而不即決定其於邊將企待之意不無遲緩之嘆矣若緊急  
之事則如是留滯甚為不當於事體也詮聞近來西鄙不靖彼賊多有  
侵凌之計迭出更入於邊境云如今之時若有大事則豈兵曹備邊司  
所能處置耶臣意以為幸有不虞之變則與大臣知邊事者即時相議  
以定何如大抵軍陣所任非輕故 祖宗之朝凡邊將所啟之事不為



漏洩其得聞所議之意者惟參謀大臣色承旨而已故秘密而不傳播於外節度使亦如此為之故凡下諭之奇雖評事不得與聞今則邊報入來該司未及知之而外人已先知之大異於祖宗朝所為之事此臣之所以未便也 上曰此言果當今亦有緊急之事則與大臣共議而為之然近來有邊事則備邊司請與兵曹議之此不當之事也今後兵曹先見其事而與備邊司同議為之 上曰頃者別薦之時文臣則別薦而武臣則不為別薦人無勸勵之心用武之事至為解緩必各別用之則其於勸勵庶乎其可矣李符曰今之用人專不擇其人之才否故雖有才智卓越之人沉於下流終不登庸至於年老而不售其才者多矣此豈國家用人之意耶大抵武夫則須及於膂力方強之時而用之則必知軍陣之事禦侮之方豈無他日干城之任者也大抵今之用人不過六寺七監之中而循資用之故至於四五品則年已老矣以已老之人將用之於何地耶猶其如是故人不盡力於才藝而無興起之心使國家有乏人之歎此豈細故哉 上曰近來習陣時見之則侍衛軍卒專不知形名之用軍律之解弛莫甚於此時不可不致意於斯也自古以來計其歷代之人則至於年老而才力可用者百無一人武夫



之事尤當於年少時用之李沆曰 祖宗朝人才之盛雖培養之所致  
如有才力卓越者則自內禁衛陞為堂上者亦多有之故人才激勵興  
起有蔚然之盛若皆以資級高下循序而用之則武臣所用之地不為  
多矣而至於四五品則年已過五六十矣猶其若茲故習陣之時可  
為將帥之任者有幾人哉頃者 幼防將抄遣之時可當之人甚少人才  
之多莫甚於此時須大興振作之方如有可用之才則不計資級之高  
下不次擢用則人皆勉勵而必有興起之心矣李昉曰人材不可不知  
而武班之人尤當先取其才而用之故 成宗朝三日觀射居首者或  
陞堂上或為加資其勸勵之方可謂至矣終日觀射則可以知人之才  
不才也如是而用之則所用無非實材而所任皆稱其職若不試其才則  
何以知其能否而用之乎 上曰觀射必數日然後人才之能否可知  
而用之矣然非只取其材當見其人物而用之李昉曰卓越之才不可  
以尋常用之必擢次而用之則其於勸勵不無便益矣正言金輿曰李  
昉所啓之言至為當矣然而近來無如 祖宗朝人材也若尋常之人不  
計資級而用之終必有猥濫之弊矣待武臣之事尤不可如是過越而  
為之也然不可一槩而論之其間或有為國忘身之人朝廷之所共知者



則下雖不啓自 上往往擢用以為勸勵之地則猶可也若一於觀射居首者例為堂上則此又不可之大者也朝廷官爵若猥濫則終至於輕賤而不重必慎重之又加愛惜之然後官爵重而武才興起矣李昉曰金匱之言是也臣之啓非每為擢次而用之幸有才力過越之人則或有時為之也然勸之方自 上必不以尋常處之然後人才有所興起矣金匱曰 成宗朝文武之士有蔚然之盛者才藝之事自 上愛好而培養之方廢獎之具并皆至矣故多士濟濟人皆有有用之才今則自上所為之事不出於規矩之內雖有卓越之人何從而見知乎凡文武之才皆不愛好故內自侍從外及儒生技藝之事皆不力焉殊無興起之心如此而欲如 祖宗朝人材之盛不亦難乎 上曰此言然矣近來所為皆規矩之事也若各別為之則必有議論而終不得施行故以例為之也 祖宗朝亦有各別為之時而今則以例事為之故文武之才不得興起矣金匱曰近來文武有名之士皆是 成宗朝培養之人非徒文武之士為然至於醫卜眾技之事無不提掖勸獎使至於成就之地如金順蒙以醫術精通為堂上之類皆 成宗朝培養人也非徒只此至於圖畫不緊之事亦有精妙出群之才矣其引導振作之方



豈偶然哉今之人才不興良由於自 上振作之未盡其道耳近於書  
筵見之世子學問高明大異於前日今方倍加輔導之時也例事進講  
雖不輟爲之必文字句讀之間商確是非從容問難則自然日就月  
將進於高明之域矣若徒聽之而不問其疑難則雖日進于言有何益  
哉一日之間三時久以他書進講則學問之功必未 專一也朝晝夜對  
雖以一書講論不輟則接賢士大夫時多而不為宴安之所移矣宦官  
之中又擇其最優者日侍於左右則其於輔養之方不爲無助矣 上  
曰世子今則方務學問之時夜對等事亦可爲也金璽曰近來有勢力  
之人皆不為監察監察之任以古言之可謂清職矣今以雜類充差而專  
不精擇故宰相子弟及南行中幸有 可用之人皆憚責辦宴會等事多  
般請囑例爲規避故監察之中紊亂失序多有乖戾之習大抵監察之  
任不可輕易爲之凡各司分臺之時臺官體貌皆在於監察若不賢監  
察則雖有現捉之事不能檢舉至於米糴各司則汎濫之弊何可勝紀  
非徒監察也凡朝官皆有苟安自便之計其為守令者若殘邑則先懷  
厭憚之心或托老親而免焉若好邑則爭先求之士習之不美乃至於  
此此皆吏曹不能揆差之過也則明可當之人則不差監察而率以不



當之人務令克差故不得為署經者亦多國家之事專不詳察甚不可也文武之士亦各用力為之可也而近來文士不能盡為文之武夫不能盡為武之道技藝之不精未有甚於此時此所當留念力察之事也上曰監察臺風所係宜當精擇不可忽也此吏曹所當詳察擇差也侍講官權輒曰近來災變甚多日食雖有常度古人云日者衆陽之宗春秋亦云日食之變妻妾乘其夫小人凌君子夷狄侵中國然後有此之應今日食之變雖不知某事之所召然而十月純陰之月而日者衆陽之宗故古人尤忌於十月之朔此災異中之所當驚駭者也非徒此也自今月以來陰霧四塞連日霖雨此皆陰盛陽微之兆而今又西鄙方有聲息不無夷狄侵凌之患當恐懼修省之時也上曰近來災變果如是太白兵象也而累見於午地此亦災變之大者也然不知有某事而有此變也○御晝講○御夜對侍講官金希說曰彭越當初為澤中群盜及為群長則嚴其軍令故令其下人曰後期者斬夫行軍行伍之間嚴明其誦令斬一人而千萬人皆懼故越之言如此以此見之軍法不得不嚴也頃者西方犯軍令之人皆不被罪是故軍律漸至於解弛今方邊境有事之時若不嚴其軍令則雖有倉卒之事而至於臨陣人



皆有窺避之計雖其主將亦莫有救之者矣如欲使下人從其主將之  
令則不得已嚴其軍令也參贊官沈彥慶曰此言至當所當嚴明者  
令也而近者邊方誤事之人當伏其罪而聖德至大故見其情而特寬  
之然在軍法則不可須使嚴明於平日然後可用於急遽之時今則軍  
令似為解弛邊方之事甚為虛疎也 上曰允陣中犯軍令者為將者  
當臨陣即決可也而今則不爾犯軍令者啓聞於朝廷而朝廷不可不  
取服而罪之故多數刑訊又不可使之殞命於杖下故終為分揀以宋  
仁剛沈思過害於事見之槩可知矣今之軍令果為解弛也彥慶曰  
近來災變太白書見流星夜出日食之變在於朔日霖雨之作有同夏  
月加之以冬虹散光冬霧四塞數月之內間見疊出至為驚愕致此之  
由雖不敢知古云夷狄侵中國此陰盛陽微之兆也近來西方有事車  
令不嚴自上更加留念焉希說曰太白冬霧災之尤大者也願自  
上勿以災變之作委諸他事之致而更加留念曰我之責躬之實有所  
未盡故致此災變也以此為心而恐懼修省則可以轉災而為祥矣昔  
宋景公一言而熒惑退舍以此見之人君之轉災為祥莫過於修德也  
近自五六年來雖曰凶荒民尚得食今年則閭閻之間不得謀其食近



見京畿災傷啓本則專無可食之地據此而八道皆可也願有上  
憂念民事不緊之役營費之事所當斟酌為之 上曰明年雨水適中  
亦未知也然種子無有出處云此尤憂念也雖欲務農若無種子則不  
得為耕種也古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邦本之事所當留念也○平安  
節度使曹閏孫以野人結幕屯聚于大小坡兒越邊及三歧洞等處又  
於大老土洞艾古介兩歧坪土界洞溫道洞葛峴瓦遷洞及水上水下  
等往來窺覘建州衛李莫只童億時及閭延巨應仇乃等作黨謀欲作  
賊于我地事馳啓○忠清道危山縣地震新昌縣雷溫陽郡有聲如雷  
或如地震人馬驚駭○戊辰傳于政院曰近見平安道啓本則邊將權  
釁之後彼賊屯聚往來於水上水下其為作賊之形已著然邊將預知  
其如此而堅壁固守故彼人必不能來侵然人面獸心之徒專以取利  
為心若不利於此則其中原使臣之行不無邀擊之弊幸若知其機要  
而乘間竊發則其為患可勝言哉使臣之所賣物貨甚多一若取利則  
將必有無窮之害矣赴京不可不為而處之為難比予常時憂念也在  
祖宗朝待彼人甚厚故邊方安靜近來亦以無聲息頃緣閭延武昌驅  
逐之後始有邊警之兆而邊將又幸失道彼人之屯聚如此至為可慮



後日赴京時護送人各別加定入送事言于兵曹○已已諫院啓監察  
分臺各司所任非輕所當精擇而差之監察權堯臣人物殘劣昏暗張漢  
輔手指不完皆不合請速改之近來監察當次人負雖或有之若有勢  
力之人則例為窺避而吏曹亦循私專不擇差亦甚不當請推吏曹官吏  
且闕內出入人負根隨自有定數而近來多數帶率闕庭紛擾不為嚴  
肅兵曹入直官吏請並推之從之○庚午 上親傳冬享大祭香祝○  
備邊司啓曰今見平安道兵使啓本則彼人來告作賊之意此言雖不  
可盡信邊方之事當為預備豈可以無事為緩也申玉衡林千孫以助  
防將刻日入送使之待變何如今當冰合之時慮有後悔故啓之傳曰  
可○平安道節度使曹閔孫馳啓曰野人聚兵作賊約束形狀更問于  
馬阿乙豆前日來告者答曰賊黨以著甲騎馬持長劍相戰追擊則必勝事  
常時計料而建州衛李莫只閭延巨應仇乃等今以水淺聚兵出來作賊  
若渡涉勢難則當待合冰各鎮烟臺軍行人等擄掠而還則朝鮮軍  
馬必將進擊然則設伏左右山谷挾擊事設計山羊會被斬賊人非我  
同里也乃乙外江銅坡等處居人所犯我則不知也前年滿浦生變事  
前期三月的實進告兩僉使不信我言領軍越江被害之後於我無光



雖有聲息不為煩數來告而今此賊黨聚兵作耗事再三丁寧聞知故不忍負國恩以老鈍之人馳告○辛未平安道觀察使李芑拜辭上引見于宣政殿 上曰近見邊報西方聲息非偶然也然防禦諸事既已措置故彼賊似不能來犯慮或於赴京使臣往來時欲為邀擊而窺伺也此甚可慮之事護送軍以驍勇人又加精擇定送可也且凡防備諸事專在兵使措置矣然監司亦可同議為之且生民休戚在於守令黜陟之事所當嚴明也西方乃邊境故守令皆以武士差遣其於刑獄之事不無濫傷之弊恤刑慎獄尤當先務也李芑曰近來胡虜之事果不侵息而平安道軍民至為殘弊士兵數少而若稍有聲息之時則不知賊變在於何日故不分當下番長留苦戍以此尤不得蘇復在今日先務者在於蘇復軍民也如此則雖或有事猶可為也彼賊若欲邀擊使臣之行則必入歸東八站留陣而窺覘然不得以留故不過二三日內擄掠矣使臣往來若遇彼賊則護送軍雖多本不為接戰之計故早入而宿晚發而行則不與相遇矣不然則果不無相逢之患矣守令用刑之事所當謹慎也 上曰軍民之困窮者必先使蘇復然後可以役使也若至於窮迫則不可使之也○司諫趙宗敬獻納朴守良正言金



豐等啓新除授人負署經之事於法過五十日而未署經則啓之例也  
部將金震警除授本職後被駁于憲府而停啓後院中再度越署經今  
乃出署經後更計之則過六十日而為署經也此乃違法之事取待罪  
傳曰此非無緣過限也被駁後始為之故乃至於此幸未及詳察其勿  
待罪○御夕講○憲府啓曰司諫院以部將金震警除授過限後署經  
為違法欲為待罪而通議于同僚正言金義貞知其當為待罪而以私  
故出歸不參大失臺諫之體監察權有慶有身咎故累次越署經過限  
而改下批又越署經請並速適從之○壬申憲府啓曰司諫院以部將  
金震警限外出署經於法有違諫官若為違法之事則當盡情辭免而  
但苟且待罪大失諫官之體請速令金震警亦限外出署經請并改從之○  
以梁淵為司諫院司諫人金希說為司憲府掌令尹豐亨為獻納元壽長為  
正言○癸酉親閱于慕華館○甲戌憲府啓司諫梁淵出身未久而  
一年之內自五品再轉陞三品非論其人物恐有將來躁進之弊請改正  
正言元壽長不合言官星州牧使李嗣宗前任守令居官不謹今不可  
更為臨民之官請并適之副司勇李長吉前者兩司以不齒仕版啓罷  
未久而今復叙用至為未便請改正 命適梁淵元壽長餘不見○乙



亥傳于政院曰領相

鄭光

病苦故食物及問病等事自內皆為之但以古

事觀之則大臣之病入君親臨問之乃禮也此禮在所當為然近以不

為之事今不可為也都承旨

柳伯德

其往問病柳潤德問病後來啓曰臣

到其家問于者病醫負朴世舉則曰出脉多而入脉少恐出上氣証及

臣入見則喘証或發熱氣不止証勢深重冠帶令子弟扶持而坐語臣

曰上恩至重固知所言○憲府啓李嗣宗李長吉事皆不允○以李

巖為司諫院司諫

特

沈彥光為弘文館副應教成倫為正言○丙子司

諫李巖啓曰臣前為輔德被駁見適今為司諫言官重地尤有物論不

可在職况以延恩殿冬享大祭栢子色惡奉常寺參奉被推臣為副正

與參奉同任一則被推一則言官甚為未安尤不可在職請適傳曰被

論而為臺諫者多矣色參奉雖被推副正則不干其勿辭李巖再辭不

允○憲府啓曰古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祭享緩慢之事則同任之

官皆當推之以治不敬之失

延恩殿冬享大祭以實崇色惡禮曹啓

推所掌之負副正參奉皆為同任而參奉則推之副正李巖則今為司諫

甚不可也請適之刑曹只推參奉不推同任之官此亦非矣府當詳察

而啓之且掌令金希說與兼持平張玉

起

異姓三寸叔姪之間也雖非法



當相避在所當避又啓李嗣宗李長吉等事命適李嶸金希說餘不  
允○丁丑憲府啓李嗣宗李長吉事諫院啓曰戶曹正郎金叔賢本殘  
劣之人不合於六曹重地李嗣宗本輕妄無剗劇之才而星州地大物  
衆不可臨民請並適之李長吉素有悖行故前者兩司以不齒任版啓  
罷未久今復叙用懲戒之意果安在耶請速改正健元陵參奉安從典  
前日惡獸驅逐先告事由祭時無緣闕直不及迎香夜半馳去雖爲祭  
祭不供職事殊無敬謹之心請罷職治罪其時獻官監察知其如此而  
匿不啓達至為非矣請治罪宣陵參奉趙淵常時不謹守陵所伐陵木  
造或娼兒之家至為驚愕請罷職治罪傳曰安從典趙淵等事果為驚  
愕罷職後推之其時獻官監察亦並推之諫不允○日暈兩弭○戊寅  
政院啓曰生員李宗翼持上疏累日來院故院中開見其疏多有不可  
言之事如柳子昇金宗直等事士林之禍至今慘酷而更發狂言又以  
趙光祖金湜之類一侍被罪者皆欲放還云云驚愕且曰嘗有半面之  
謁之語尤為不恭前日金軾上疏亦有妄論上教以為若如此之疏  
則其道監司當見而不為馳啓以是臣等以此疏入啓似難也然其時  
經筵大司憲金克成以為允疏劄若不馳啓恐於後日反有壅蔽之弊



故此疏雖有驚愕之言反覆計之不得不啓故致啓後有如此之疏而

非陳弊之事則不啓還給何如並取稟柳閣德許寬見此疏欲先啓不恭之罪而不啓其疏請承傳色

已發言端朴祐曰如此則後弊必多在帳古之傳曰李宗翼上疏知道

政院或啓或不啓則後弊果有之前日經筵大司憲有壅蔽之言是也

此疏留于政院○臺諫啓李嗣宗李長吉等事諫院啓金叔寶事皆不

允○兵曹判書李沈等啓曰南自中及李世福等以軍功給加事有教

此人等貧窮與否未可知也若資窮則其令代加乎抑以他物賞賜乎

取稟傳曰南自中前日大臣累啓有功矣資窮則陞堂上其餘李世福

等雖資窮不可盡陞堂上若已資窮其令代加○以沈義欽為司諫院

司諫李億孫為司憲府掌令金希說為弘文館應教○李宗翼上疏略

曰臣聞為學者當格物以致其知窮理以盡其性然後於君知當盡其忠

於父知當盡其孝不然則善惡混於內毀譽亂其外所見愈暗而禍亦

隨之大抵學之者不得其道則陷禍而不悟治之者不得其中則激論

而不已此後世之大患也昔王安石食鈞餌盡仁宗目之曰安石詐人

也安石不敢斥嘗曰漢文帝不足取也君父之際刻削如此人言安石

不叛臣不信也我世祖朝有一大臣薦金宗直世祖親見曰腐儒



不可用也宗直悻悻退而著義帝文以非之夫君臣之際風雲之會不可僥倖雖其相須而不得相遇者何可勝數而屈原枉死於汨羅賈誼痛哭於長沙不亦妄乎况自古中興之主必戡定禍亂蕩掃妖氛然後能紹復先王之業使時君一有違拂臣子遽擬古吟咏而詆之如鬼域之為則為一爾君者不亦難乎臣考之國朝寶鑑世祖九年宗直與李坡與十五學士之選然則干進當世周旋其間蓋已久矣夫既北面稱臣而更懷二心此戰國鄙陋之士所不為也先毀其考而更立人本朝此人情之所以不近而亂臣賊子之所以不止也其與不稱臣不受祿而忠肝拳膽爭明皎日者與夫顯執國事不撓絲毫者為有間矣成廟惜其文辭一授郡守再為監司二為刑曹判書牒許倥偬元不見治非腐儒而何世祖一舉眼之頃而洞人之心骨如此吁其亦可仰也夫至今有言宗直於士人之中則怫然或怒而且不悅焉人心蒙蔽已久斯文之禍何時而息乎甚者金駟孫以為天生夫子於衰周長養七十年顏淵安得壽天生佔畢齋全宗直齋號於東方長養已以余亦安得壽夫宗直何如人敢擬之夫子顏淵何人敢以之自擬乎駟孫為顏淵夫子下同宗直則天下執鞭者皆可為聖人之儔矣是不過釋徒之尊



其師以取空苦之名耳其孟浪無識如此雖微燕山其能免乎臣既以宗直為奸人則復以柳子光為優乎臣聞路馬不敢齒古之禮也入臣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子光臣事世祖者也身無存歿義無古今則子光雖以死報之可也惜乎其事則是而其心則不然也子光亦以奸邪人有憾於宗直陰懷誣鋤之志遽訐其事如獲大寶遂使世主大啓殺伐之端社稷幾搖臣以此知其事則是而心則不然也雖然殿下世祖之神孫也居世祖之位莅世祖之國則為殿安可終離子光而留宗直乎嗚呼既知宗直之全非又知子光之近是然後始可與論格物之學矣臣言見正於夫子當無愧於春秋缺鉞之筆矣斯論一出必且以臣為狂為惑矣然十年胸中徃來自信為如何哉臣以為方來之禍又有大於宗直者殿下欲聞之乎始殿下因大臣之譔始試金淨金湜趙光祖欣然有玉汝之望矣不相與鞫身盡瘁慄慄危懼以成殿下知人之明而願悻悻而驕知進而不知退排逐舊臣變亂舊章斥異己之士進附己之人回一世之視聽貽今日之衰弱嗚呼訕澗遂成風流此王安石王任王行與夫纒下之徒也而其實潛祖平宗直者也不有明見之主彼時之相當時勢幾乎殆



矣而其所以省刑不濫則又豈特地育而天涵哉後日乳臭之輩聞其名而不見其人得其餘而不得其味者必相與追崇曰顏淵孟軻之徒而不終其任以此歸咎於殿下歸罪於時相以受駟孫之大戮此臣之所大憂恐者也邪學之溺人心術易入而難悟也如此且光祖用心元不如是誤學俎豆其禍乃爾為人臣亦可鑑哉臣既以前數人為當罪而復以其時所被論者皆可用抑有說乎臣聞堯不以朝有四凶而不廢元凱之賢周不以家有三叔而不廢魯衛之親安可以數人之誣誤盡誣一世之人物哉吁既知彼人之當罪又知斯人之不可棄然後始可與論窮理之學矣臣言不用則已用之則雖橫行天下可也或者以為若寬斯輩則人心搖動舊習復作此言亦大有理然前日詩張已為不忠今欲操戈入室更蹈前轍乎臣詳覽時勢細推物情必無是理然不可使今日之朝廷歧而為二如蚌蟠之勢以貽百年之患須及殿下之明聖宰相之博大而善處之如何耳大抵人情尊此則抑彼彼強則此弱臣安得無偏無黨者與之論王道之蕩蕩也哉伏願殿下推格物窮理之學明善惡之大源嚴民庶以表率公平正大益開王者之道以革士心以和朝廷克享天心史臣曰疏中所言頗多狂妄然亦



有直斥之事不可以狂妄并棄其直言只以觸諱歸諸邪妄大乖當初  
求言之意恐妨後日之言路也○日暈○艮方有聲如雷○已卯領議  
政鄭光弼以病辭 命給由不允批荅○臺諫啟李嗣宗李長吉事諫  
院啓金叔寶事皆不允○下義禁府公事于政院曰安從地則依律私  
杖趙淵則以事干推閱後刑推○庚辰下遼東咨文于政院曰見此  
咨文則必使我國欲為如此而進賀也此乃在前所無之事故問之其  
咨文曰禮部儀制清吏司奉本奉嘉靖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司禮監太監  
戴永傳奉聖旨皇母章聖慈仁皇太后聖旦節賀表文今 頒出式樣  
開坐擬合通行遼東都司轉行所屬衛所一體欽遵施行表式伏以國  
祚鴻熙建大君之極宮闈燕喜慶壽母之儀海內臣民不勝歡抃伏惟  
童聖慈仁皇太后陛下真靜專一光大含弘弗替先皇之思篤生聖人  
之孝倫理明而綱常正恩愛篤而禮樂興是以長發濬哲之祥而永享  
尊榮之福也臣等職守藩維欣逢聖朝祝慈皇眉壽萬年願聖人子孫  
千億政院啓曰此咨文禮部移遼東曰遼東都司轉行所屬衛所我國  
屬於遼東故亦必移咨我國耳然此事已前所無巨等亦未知之今該  
曹相考以咨何如傳曰可○臺諫啟李嗣宗李長吉諫院啓金叔寶事



皆不允○辛巳政院啓曰領議政鄭光弼處不允抗答今當遣史官傳  
命當祇迎肅拜光弼之病今方極苦若勞動恐生他病待其差送之何  
如傳曰啓意當矣然而不允批答當於辭職時為之累日不答則其於  
事體不當政院以不為祇迎事先論後送之可也其批答曰代天理物  
欲臻盛世之治論道經邦必待良相之輔倚任如此其重去就未可以  
輕惟卿以渾厚之資懷經濟之略休休容衆素有長者之風審審立朝  
能持大臣之體 宗社恃以為柱石人民信之若著龜長慮遠謀足以  
定浮薄宿德重望足以鎮危疑斯命世之大材實利國之偉器尊爵重祿  
唯恐委任之非誠陳力致忠正宜交修之不暇况今軍國之多故亦惟災  
變之沓臻人心豈盡和乎固當察幾於內虜情難遠度也方切求策於  
邊茲用軫宵旰之憂庶將賴肱股之助今且偶爾微恙奈何欲為駕辭  
憂國在 宜先是鞠躬盡瘁之日攝身雖不可緩非引疾自退之時期  
與賢知而竭誠豈許老成之釋位毋執履謙之近節深體予懷冀勵許  
國之素心勉安乃職所辭宜不允故茲教示私文校理 閱齊仁製○禮曹判書尹  
殷輔參判蘇世讓等啓曰章聖慈仁皇太后聖朝云此必皇帝則稱聖  
節故變其文必以誌日為聖朝也咨文亦以依正朝冬至進賀之例進



表云此則皇后前亦依皇帝進賀之例正朝冬至聖朝亦當皆為之但云遼東所屬而不稱外國我國之屬於遼東未之知矣不稱外國則亦不知定為也此乃今年六月禮聖奉旨誠以我國亦依中原海內之例當進表則雖小小之事見我國之人必皆言之况如此大事其不言之乎聖節使柳溥赴京禮部必以此事言于聖節使也聖節使若聞見則先來通事之來亦當先通而專不言之但因遼東咨入送則未知其當也然而事大之事非該曹所能擅斷大臣處共議處之何如傳曰啓意知道其與大臣議之○臺諫啓李嗣宗李長吉憲府啓曰今年凶荒近古所無獨咸鏡道稍稔他道皆失農雖間有收穫之處亦皆不實守令又不恤民欲納公糴而灾傷不實略不分辦督徵無告之民一至於此民之愁怨可勝言哉冬初見其時直則絲布一匹之直不過米六七升民之生理實為艱難若至來春則民皆流離失所而其能安接者無幾矣須降其年分等第以救民生之急何如諫院啓金叔寶事傳曰救民之意至當問于該曹而處之餘不允○壬午臺諫啓李嗣宗李長吉事諫院啓金叔寶事不允○弘文館副提學俞汝霖等上劄曰伏以求言貴乎誠執德貴乎一求之不誠則下不以謙言而應之執之不固則



人或以邪議而試之屬者 殿下下求言之旨詔及草澤其遇災責愆屈已聽言無讓於古昔帝王矣吁山林之中朝著之間豈無一人持正論抱遠慮起而應明旨者而有如崔億齡金軾倡為妄論眩惑宸聰又有李宗翼繼進邪說搖動國是一以窺 殿下之心一以覷朝廷之意臣等恐 殿下徒有求言之名未有執德之實故如此邪妄之輩曲為詭說以試其術耳言有不中隨即論之似妨求言之路然事關國家安危所係則有不得不論以辨噫邪說之惑人久矣一試再試至於三四試而不明心以燭之堅志以定之則其終不為所眩者鮮矣將來之禍烏可勝言伏願 殿下誠以求之一以執之以修已臨人則將見嘉言罔攸伏而邪僻之議自不至矣伏願 殿下潛心焉傳曰劄意見之則當初崔億齡上疏而自上不即罪之故金軾繼此而上疏又不治罪故李宗翼亦如此上疏云然而宗翼之疏別無所為之事故予但知之而已上有堅定之志下無搖動則如此邪說自爾止矣○癸未臺諫啓李嗣宗李長吉事又啓曰以全城君夫人權氏上言其未納價布一萬二百三十二匹勿徵事已為判付矣若全城君夫人所為之事則猶可如是為之此則不然富商大賈假托夫人謀蠹國貨其所以設計之罪所當痛



治其時兩司論執曾蒙俞允未以而遽 命勿徵此非徒命令不一臺

諫公論亦不行矣請令該司畢徵其未納之布其上言曰戶曹因收督

納價布今方納之當初納穀時轉輸功多今無人力不得還輸將為棄

物矣時未納之布以已納穀價充數施行勿令屬公諫院啓金叔寶事

且今年凶荒近來所無八道之中京圻尤甚民無朝夕之資流離失所

者甚多若國家不為賑恤則民之生理實為艱難詮聞京畿守令專不

計生民之困窮假托種子口食而往年未納之穀並為督納民不安接

日就流離如此哀矜之事聞之於耳至為驚愕請下諭監司幸有如是

守令摘發治罪答曰全城君夫人則納布事當初朝廷論啓故畢徵事

傳教今因上言與大臣議之左相沈貞義初聞富高大賈憑怵王子君

窮所為督納未便大臣曰權氏所知則不必一一追徵故以勿徵事判

付也且先王王子之家囚奴督徵亦所未安雖知公事之已畢如是

耳大臣之議使臺諫見之餘不見○甲申 命停中宮殿誌月賀禮○

臺諫啓李嗣宗李長吉事又啓全城君夫人上言事大臣之議兩司皆

見之其議以為若實為全城家事則不必追徵云今此納穀乃富商大

賈專利假名之所為也大臣若知其實則其議豈如是乎兩司亦嘗有



所聞故前者累日論執而蒙允矣今乃遽命勿徵非但命令不一臺諫  
公論亦不得行請速畢徵傳曰全城君夫人徵布事依啓餘不允○乙  
酉聽朝啓○禮曹啓曰遼東咨今日議于議政府合坐則其咨文內不  
稱外國而大明會典亦云外國常時一年再度聖節進表若有皇太子  
則并千秋節三度進表以此見之則今聖朝進表不當為之事也况咨  
又不稱外國則其不進表分明矣傳曰知道○臺諫啓李嗣宗李長吉  
事諫院啓金叔寶事皆不允○日暈○丙戌臺諫啓李嗣宗李長吉事  
諫院啓金叔寶事皆不允○下義禁府公事于政院曰趙淵事干人等  
已受刑二次而又請加刑此人等幸以曖昧事欲為表明而有受刑之  
理或有其事則是而庇護官負不即承服之弊亦有之矣雖曖昧之事  
而亦數多加刑乎問于義禁府堂上以啓○以蘇世讓為全羅道觀察  
使沈彥光為弘文館典翰○慶尚道鎮海縣雷○丁亥義禁府啓曰趙  
淵事干非以曖昧之事表明則必欲庇護官負然未得詳知但其身不  
干之事如此隆冬三次受刑至為未安固當原恕之事而有司不可不  
請加刑也自上裁斷何如傳曰此事有司不能自斷其議于大臣○  
御及講○臺諫啓李嗣宗李長吉事諫院啓金叔寶事皆不允○戊子



命遣御史于八道

江原道權規京畿沈彦光忠清道任權全羅道許洽咸鏡道鄭世虎平安道朴紹黃海道吳淵慶尚道黃

括 ○左議政沈貞議盜園陵樹木律文非輕必須推閱定罪以徵後來

不可輕棄但先王陵寢守護人以非自己所犯累次刑訊若致殞命

心實未安右議政李荇議趙淵所犯果如諫院所啓不宜輕棄但事干

等乃是守護陵寢之人罪非關已已受刑訊今若加刑恐致殞命傳于

政院曰今見大臣之議則趙淵之事輕棄未便云刑推守護軍亦所未

安非自己之事數多加刑至為不可守護軍則其勿推之趙淵則加刑

推問事言于義禁府 ○進賀使李函聖節使柳溥還自京師 上引見

于宣政殿柳溥曰大明會典 宗系改正事臣入京即呈文于禮部已

奉聖旨矣以其卷帙數多時未畢印故臣未知其改與否也但其禮部

題本及聖旨皆已校舉而送付于史館今將改正矣 上曰謝恩使入

歸事議于大臣則大臣等皆以為雖已令史館改之其定改與否時未

的知且時無降勅徑送謝恩使亦為未便云故不入送耳但欲聞赴京

使臣之言而更議也然則謝恩使不送可乎柳溥曰臣於先來通事出

來時謝恩使入送當否未能指定而朝廷斟酌處置故只以入京時所

為之事書啓而已他餘事則臣等不能任意出入故不得聞知只問



于禮部則尚書郎中等言內題本已下且於聖旨已命改正云臣言之  
曰前在正德年間以此事蒙准許改而降勅諭之此乃一事也亦曾蒙  
准請依前降勅答曰若汝國王奏請則當降勅移咨則當回咨矣此乃  
陪臣呈文之事我之入奏亦已多矣降勅移咨則有不可為也但謝恩  
使入來則其時當移咨答之云臣又問之曰此會典冊在正朝時尚能  
畢印乎答曰其時亦未畢也臣又言曰今此事非陪臣擅自呈文也前  
者國王奏請而已許改正故因此而呈文此非陪臣私為之事也請降  
勅且雖不能降勅請移咨何如答曰汝言亦當然汝國王時無奏請今  
不可降勅移咨也且於聖旨既命改之今若謄書賫去則可也臣又曰  
我國宗系皇恩至大而我國重事莫大於此謄寫於一紙而達諸國  
王心甚未安請移咨何如答曰此非汝傳之以口其題本聖旨禮部謄  
寫給送則雖不移咨亦可知也其題本聖旨及送付史館文書皆謄書  
給之而且言曰謝恩使入來則當移咨回咨矣今則不可降勅又不可  
移咨云臣不能強請以采以此見之禮部尚書郎中之意皆以為謝恩  
使所當入來矣上曰降勅移咨之後遣謝恩使則可也今若先送謝  
恩使之後遂移咨則亦有異也大臣等不可入送之議亦以此也柳溥曰



臣亦嘗計之禮部郎中語諸臣曰此事雖令史館改正時未改正今若移咨則必須以改正文字書填於咨內矣今尚未改將以何文字書填乎以此不可移咨云果於臣之意亦如此矣改正文字時未見故不能移咨矣 上曰皇太后聖朝進表事遼東移咨而論之此事古所未有今若進表則當知聖朝之在某日然後可也序班所言則無論于朝鮮之言高遼東論遼之雖或論之不為進表事朝議已定矣然此事何如柳溥曰臣在北京時禮部所言一不及此事臣亦未知故不能探問及到遼東都指揮使司俾人送咨臣等見之則用皮紙作家而不為粘封蓋欲令臣等見之而不封手抑其習俗本不粘付乎未可知也臣等聞見其咨文則皇太后聖朝十二布政司當進表以賀事已於六月二十四日司禮監太監已奉聖旨云臣等亦思之此乃古所未有而新例之事至為重大故遣通事問之曰不知節日在某日而我國進表與否亦不細知請仔細聞見答曰我則只以十三布政司文書諭于汝國而已非必欲使汝國進表也凡一應奇別遼東例通于汝國故論之耳其進表與否在汝國斟酌處置之如何耳且問之曰節日不知在某日進表事則乃於六月二十四日奉聖旨矣然未知聖朝亦在何日乎則曰當相



考言之及相考說與臣等曰其日不為置簿未之詳知奉聖旨則在六月二十四日而節日在此日與不果未可知今者二大人往北京將還若還來則可知之矣幸若不知則當委俾人聞見而來云臣等更不問之而還來至嘉山臣見正朝使朴光榮言之曰節日未及探問而來進表與否當知而來事言之又臣在北京時以宗系事欲見題本草給人情請于禮部書吏其書吏傳書送之臣見之前在正德年間則宗系惡名兩事歧而書之分明載錄今則只言宗系改正而惡名則不及焉臣之意以為若曰宗系等事云爾則當改此二事而只言宗系慮恐只改宗系而惡名則不改即欲達于尚書而但先告白則似見其題本草若問于臣等曰外國之人何從而知之乎則必罪其書吏而事勢甚難若容默不言則幸有不改惡名之理此亦不可故臣更計之若曰此事前在正德年間毛尚書證題本則備載兩事分明入奏今此二事請亦依前例分明載錄云而告稟則尚書等必無疑心而此二事必皆省覺而改正以此告稟則答曰二事皆當改正勿疑云若以文字見之則似若只改宗系而不改惡名也又以此意問于序班則答曰往在洪武永樂正德年間以宗系惡名兩事請改正事汝國王奏請文書



尚有之矣今者汝等置文亦並載此兩事前後題本又如是即將緣由  
送付史館應付施行今雖不別言兩事自 祖宗朝并載兩事何有只改  
宗系而不改惡名之理乎必盡改之也然臣意以為序班則非士林之  
人其言亦難取信故累次告稟于禮部尚書郎中則曰兩事皆當改正  
勿疑云又於其後出來之日見送付文書則曰應付改正徑自施行臣  
意以為改正與否史館不為更稟而仍舊施行則不可也以此致疑翌  
日告于尚書則答曰此乃禮部題本例事當然也似若取稟而以聖旨  
為主今者我等如此題本聖旨甚好汝輩當謝云臣等即扣頭謝之臣  
等且言于尚書等曰今若回還達于 國王則所當的知改正與否而  
從實啓之明日當叢還若小有疑則不可達於 國王此事雖令史館  
改正時未知定改與否幸若定改則謝恩使所當入來請的知改正與  
否尚書答曰當為改正勿疑大抵當以聖旨為主而今聖旨既如彼史  
館亦豈不改正乎更無可疑云臣又言曰時未見改正不知終何若也  
以此反覆告稟尚書郎中之言甚分明又問于序班等處曰聖旨既如  
彼史館今當改正然必待史館定改然後謝恩使入來無乃可乎序班  
答曰既已命改當以聖旨為謝矣大凡以一家之事凡之若有喜事則



所當即謝今有聖旨之如彼不須更待畢改而遣使謝恩也以此見之  
則禮部尚書郎中及序班之意皆以為當送謝恩使也其入送與否在  
此處當斟酌處之故臣等於先來通事骨來書狀不能指的言之矣  
上曰中原朝廷似不得安靜云此事何如也柳溥曰中朝別無他事但  
御史陸縻上疏以為張璠桂萼黨類既多援引他人而仕進者多某也  
死黨某也趨附而禮部尚書亦與趨附之類云張璠桂萼罷歸田里之  
時皇帝下教曰張璠則定大倫之人所當復職遂命還任其後臣於朝  
賀時見之則張璠以復職還來以謝恩事赴闕云桂萼則放歸田里其  
黨類在朝之人亦命相考以奏陸縻以曾知此事不即陳奏今始上疏事  
推之而出為外任云又張璠桂萼之黨上疏而論陸縻之黨閤老楊一  
清之非而駁之一清年已九十歷事四朝元老之人也一清於被論之  
後避嫌而乃命在職矣又楊一清黨人上疏以為一清不辨是非矇矓  
行之若以為如五季馮道則可矣豈可謂之如秦時趙高指鹿為馬乎  
以其上疏內一清如秦時趙高指鹿為馬故如是論之也朝廷不和議  
論紛紛此非由他事只以立世廟事議論歧而為二故也○傳于政院  
謝恩使入送事前日朝廷大臣議以為聖節使回還後聞其言而議



定云予今聞聖節使所啓之言則禮部已爲汝國宗系及惡名兩事  
改正之事已奉聖旨勿疑云聖節使又以移咨降勅然後謝恩使入來  
事更請之則禮部答云謝恩使入送與否在于汝國云大抵謝恩使當入  
送而不入送則不可不當入送而入送則亦不可也即當命召大臣于  
闕庭而廣議其招政府郎官議于大臣且聖朝節進表事前者問于禮  
曹則禮曹云正朝聖節千秋三使我國例當入送矣聖朝使則前無入  
送之時而大明會典亦不載錄云然大明會典則乃舊時之冊而聖朝  
進賀事則乃新立之事也海內則進賀海外則不為進賀亦未之知也  
其進賀為不為并令議啓且聖朝節進賀事乃於今年六月奉聖旨其  
日乃是聖朝之日未可知也今來聖節使亦未及聞見其日而來故見  
正朝使於中路使之探問其日而來啓事亦言之云云矣聖朝日探問  
來啓事今欲論于正朝使而恐未及論也然亦下論何如并令議啓可  
也且先來通事賈來陸祭上疏則予曾見之矣其後若有如此上疏而  
聖節使行次騰寫以來則其速入內若騰書于聞見事件而入內則必  
遲緩矣○進賀使李函聖節使柳溥啓曰常時進賀表或有引進之時  
或有封進之時所謂引進者使臣親持進于皇帝前也所謂封進者直



進于禮部也其封進引進與否禮部當取稟于皇帝而為之也臣等出  
來之日告歸于禮部則郎官召通事而問之曰進賀表進獻時引進乎  
封進乎何以為之耶通事答曰禮部教云引進則引進封進則封進而  
今則禮部不言引進之事故方物及表某日直納于禮部其後事則未  
之知也云郎官曰此在此誤為之事也其郎退去云臣等未安於心而  
召序班問之則曰引進封進禮部取稟于皇帝而為之也今不為取稟  
而誤為故如此云云矣○臺諫啓李嗣宗李長吉事諫院啓金叔寶事  
皆不允憲府啓李宗翼上疏至為奸譎其引古而言今之事多有驚駭  
之論也當初因旱災而求言非一月也而宗翼果有所懷則在都下即  
時上疏可也遲回觀望不即上疏而崔億齡金軾等上疏而不為受罪  
然後如是疏論至為儉邪請下詔獄窮推罪之何如前者崔億齡金  
軾之疏皆有關之事而適以求言之初故若罪之則有妨於言路而不  
罪也此人則知億齡等不受罪而為此陰邪之論若不罪此人則無懲  
戒後人之地雖罪此人何妨於言路請速治罪答曰李宗翼在於都下  
知金軾崔億齡等不為被罪然後為此邪妄之說果為非矣然而上有  
堅定之心下不搖動則雖有此儉邪之論亦何有害事崔億齡金軾言



宗杜有關之事而不為治罪今罪宗翼不可故不允○己丑傳曰趙淵  
事干並放送可也○左議政沈貞右議政李符議臣等意 宗系改正  
事須待新撰會典頒降當更商議謝恩至於南容奏請 先王所無之  
事則前後聖旨並無許改之語今撰謝表措辭為難經行謝恩尤為不  
可且皇太后聖朝進賀事禮曹曾與臣等同議啓之觀禮部移咨遼東  
之意只為壽母加上尊號曉諭耳若為皇太后聖朝進賀則三皇后及  
中宮聖朝進賀事亦並移咨矣但論海內衛所非欲令我朝並遣賀使  
聖朝節日不須探問傳曰知道○臺諫啓李嗣宗李長吉事諫院啓金  
叔寶事皆不允憲府啓前者監察本房無紀律云故文臣擇差事已啓  
之矣新除授監察朴光佐以咨文點馬往平安道時未還來而安世彥  
則本是有病之人請迺獨指言諫院又啓近來士習卑下媒進成風有  
志之士方在舉業之中先懷媒爵之心此皆無廉恥之操故也前此學  
者冒得非應授資級則士林猶大詬之若除南行之職則鄙之如失行  
處于他日雖或登第擯之於清顯之地使不得苟容故士皆有自重  
之志而無他歧之念以是士習正而學術之人彬彬輩出矣近聞至於  
學宮之中有見擬於除目者覲然相賀略無愧恥士習之汚陋未有甚



於此時藝文館乃士林重選擇薦之際至為慎重檢閱崔景弘曾為參奉而今入重地士林益無激礪之所請適且檢閱金伯醇亦曾為參奉者也請並適之以礪士風荅府曰監察事依啓文院曰近來士習卑下果當激礪也史官秉史筆持萬世公論擇差之言亦至當也然金伯醇則其為史官已以金伯醇崔景弘人物若不至於不可則不必適也○庚寅臺諫啓李嗣宗李長吉事憲府啓檢閱金伯醇崔景弘事昨日同中亦議之矣近來士習日非學者咸以筮仕為心不顧廉恥士風之不美未有甚於此時也請速適差以正士習諫院啓金叔寶金伯醇崔景弘等事皆不允○禁府囚人趙淵獄中上疏其略曰宣陵比諸他陵最為親切臣於常時雖一枝之木不敢折而與人况大木乎以臣高曾祖父母墓傍之木猶不忍伐以為娼家構造之資况先王陵寢之木乎臣雖無狀是可忍也何事不可忍哉事干各以無知頑愚之徒亦知臣之無辜累次刑訊皆已發明臣之所不為昭然於聖鑑而今以加刑啓請臣欲終始發明則將為杖下之冤鬼若慮殞命而誣服則枉坐非罪而不得自明於聖明之下矣伏願殿下曲加洞察焉傳曰陵木所伐造成娼妓之家此事聞之則至為驚愕矣然而宣陵非如他陵之例



也乃涉江往來之處也雖造家豈能所伐一二條而為之耶此非隱微之事必有聞見之人而亦人臣所不忍為之事也今見上疏則其情與予商量之意亦不相遠也況此事元非死罪而數多加刑至為未便也當初啓請刑訊而依啓判下者彼雖微官若所自為之事則表明為難必不受刑故已為判下矣今既受刑表明如此其勿推放送○辛卯御朝講臺諫啓李嗣宗李長吉金叔寶金伯醇崔景弘李宗翼等事命適金叔寶崔景弘金伯醇餘不兄○臺諫啓李嗣宗李長吉事不兄○壬辰御夕講○臺諫啓李長吉李嗣宗事不兄○慶尚道安東府地震

丑

十一月癸巳朔 御宣政殿講儒生 上曰儒生講訖左右以一部大學可相論難沈貞曰今洪彥弼尹倬出坐論難何如 上曰可李衍謂尹倬曰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文王止於至善之意其詳啓之倬曰大學所以言文王事如是者為其止於至善也以朝王季日三之事見之文王之止於孝者可知而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則為人臣止於敬者亦可知矣文王之治本於明德而關雎麟趾之化洋溢於天下故人皆變惡為善如虞芮之君欲質厥成而入其境



則田者讓畔入其國則大夫士相讓焉兩君乃不爭田而退江漢之間  
習俗之汚卒然盡變男女以正婚姻以時閨門之化覃被四方可見文  
王明德新民之功極盡於至善之地也此皆本於文王緝熙敬止而今  
墮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之言皆緝熙敬止之所致也  
符曰絜矩之道豈獨人君之所為人臣亦當為之其為之亦何以耶彥  
弼曰尹倬理學精通臣則本不知理學大學三綱八條皆為明德新民  
之事而所謂絜矩者以吾心量度天下之心如矩之絜物也且真丙  
山大學衍義則歷代帝王之事無不備載有同龜鑑所當進講之書也  
丘濬大學衍義補則其議論有不純正處進講已以而卷帙甚多未易  
畢講此書自 上所當覽閱而不合於進講請以大學衍義進講何如  
沈貞曰彥弼之言乃弘文館之意衍義補則議論濶遠文章纖悉然使  
程朱見之則取擇之言必不多矣前日鄭光弼以此書換講於朝經筵  
者以其博古淵源於接待群臣以此講之可矣云而弘文館則以為支  
離也然而大則治天下之法少則細微之事無不畢具不可以此廢之  
也符曰大學衍義補夕講則不可而當於朝講為之夕講之時倍加張  
數而一遍進講可也 上曰已為進講不可中廢當倍加張數而一遍



進講耳若曰前則為南行者無妨於清顯之職以至於三公臺諫者多矣今者臺諫所啓雖為矯枉舉直之事然而用人之路甚有妨矣貞曰科舉乃取人選用之路也在昔有道德之士有功名之士有節義之士而消德之士三代以下未之聞焉今之科舉所取者皆記誦詞章之人何有貴重者乎雖不中科舉有才不見用者多矣 祖宗朝亦不計南行而用之多有當大任者不可區別也以孔子之聖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孔門弟子有從仕於季氏之門者此尤不可一槩論也近者金宏弼鄭汝昌皆為心學之人也汝昌則前為察奉而及為科舉亦為翰林若循此例其於舉用之路豈無妨害檢閱金伯醇崔景弘出身前為察奉故臺諫駁逆符曰此皆父兄之過也為父兄者以年少子弟不使勉於學問請為南行故年少之人冒進者多也 上曰臺諫以翰林等為非者非為人物而論啓也若以南行每不為清顯之職則果有妨矣此則以年少之人不為科舉之業求為南行一時士習漸至卑汚故欲矯時弊而啓之也貞曰韓昌黎三上書求用不得免後世之譏然此乃傳道之人故後人亦不能是非矣今以察奉之故不許清要則豈不有妨用人不可偏僻也彥弼曰草野遺逸若不得舉用則以宰相子弟薦用古有其語矣宰相子弟非徒



有家庭之訓其聞見所得必異於他人故如有解文之人而其人物可  
用者當用之 上曰若以此為例則於用人有妨不可為也○臺諫啓  
前事不允○甲午 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允○傳于臺諫曰大臣  
以為頃者臺諫以翰林金伯醇崔景弘等曾為南行論適此則時未署  
經故猶可適也其已為翰林從仕已久者不可一例適之云大臣之言  
是矣景弘伯醇久則本館必為更薦矣大臣以臺諫所啓有妨用人之  
路果以此為例則必有後弊此意其知之○乙未 聽啓覆○大司諫  
元繼蔡執義吳準等啓曰昨見傳教前者崔景弘金伯醇等事兩司論  
啓者大抵古則為儒者或累舉不中或久為舉業而抱屈之人則朝廷  
惜其人物以公論薦用如有才智之人則雖不區區求用皆當見用於  
世矣是故雖為南行而至於卿相者或有之及為出身則亦無妨於  
臺諫侍從矣今則人心不古士習日卑為舉業者年纔二十方在舉業  
之中而奔走於仕版士習日至卑陋故司中議啓之欲矯一時之弊耳  
必自上明示好惡然後為學者亦自重矣此臣等所啓之意也大臣以  
臺諫所啓妨於用人之路臣等在職未安敢辭傳曰景弘伯醇事臺諫  
啓之故不可區別而皆適之也此予誤為之事也故大臣論之非以臺



諫為非而啓之勿辭○弘文館啓曰前者因宰相所啓大學衍義補簡  
帙浩繁未易畢講進講時只讀一遍事教之前者經筵時則二度進講  
而自 上亦讀過而已其後大臣以為未便故請廢至今皆以為未安  
今又進講時只讀一遍則經筵重事忽略如此至為未安此冊簡帙雖  
多修齊治平之道咸備於此惟在入君心思窮得何關於速畢若欲速  
畢數御經筵甚可憐曰依前例進講○大司諫元繼蔡等再啓曰崔景弘  
金伯醇事臺諫非以南行不可用於清顯之職近來士習卑汚其於利  
途媒進如恐不及故欲矯一時之弊共議以啓若泛論南行不為清顯  
之事則必有妨於用人之路矣大臣請自 上優容之言以速聽臺諫  
之言為指也大臣之言有弊於言路自 上所當省察大抵一時救弊  
之事豈獨臺諫之憂傳曰景弘等事當初臺諫為救後弊而論啓然亦  
何有後弊○臺諫啓前事不允○丙申傳于政院曰潛邸時師傅宋演  
孫任孟瑛等身死時別致賻與否其考以啓○傳于政院曰在京若絳  
死刑之日則自 先王朝不為視事今後各道囚人行刑之日監司啓  
聞則亦依在京例不視事何如議于有司以啓○臺諫啓前事不允○  
三公啓曰今年凶荒近古所無侵虐新來為今巨弊兵曹則其所屬之



官若犯侵虐新來則陞降其祿以之褒貶故不至甚矣禮曹所屬之司亦多今後如有犯者亦用於褒貶史官取才時皆厭憚窺避此無也必以宴辨為難耳今禮曹詳察他各司亦自糾察其所屬之官使革此弊此事乃法司所當為然弊端至此故敢啓傳曰依啓○丁酉 御朝講侍講官沈彥明曰學問之功必優游涵泳於文字之間使無窮義理之趣默會於吾心之理然後天下之事融貫會通迎刃而解無阻礙難處之地矣然則勉強進修之功當從容自得不可拘迫急遽而求之也近者經筵進講時張數倍加而一篇進講事傳教此欲速畢之意也其於探求義理之方有所妨矣大異於經筵本意此云君子處物不失其方也凡天下之大事物之衆有善惡是非君子小人之類而其處物之方蓋亦難矣故為人君者必先明吾心之理洞徹無間然後天下之是非邪正皆有所歸著而不能疑惑於蠱空衡平之中矣根本乎吾心之明量度乎天下之事如為善者則因其善者而勸之使天下之人同歸於善如為惡者則因其惡而懲之使天下之人皆去於惡君子則顯揚朝廷小人則逆諸四夷其處物之方井然各歸其所而不失其當然之理則天下之人皆去惡為善咸趨於道德之一故人無異心家無殊俗



近見李宗翼上疏其議論皆前所未聞之事邪妄之說杳臻並至未有甚於此時是豈非道德不一而處物失其方所致耶如此之輩當竄逐遐域以明處物之宜也而適以求言之初故不果為也 上曰宗翼本

為學業之人而為此淫邪之論至為非矣非徒宗翼為然如是邪論相繼有之此無他專無學校之化也崇儒重道乃學校之根本若教化行則雖有悖論之人人皆知邪說之為非而自不為如此之言矣 祖宗

朝學校興行故雖有邪論必不如今時之多矣領事李符曰學校首善風化之地人若所當盡力也夫善惡是非如陰陽寒暑之相代恒存於天地之間豈有偏廢之理乎君子小人無世無之但在上之人堅定志

意明燭善惡是非之歸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而不為相害此處物不失其方也然辨君子小人實難君子而如小人者無有焉小人而如君子者蓋多有之若辨之誤則非徒貽患一時終必有無窮之禍矣頃

者彼流指金湜趙光祖也李宗翼上疏誤為之事朝廷上下孰不知之其辨之亦甚易也然而其中又有辨之難者此意亦不可不察也今年凶荒在昔所無縣布一匹不直半斗之米人之生理誠為艱難上下宜

當動念節用之時也而侵虐新來略無停止雖曰古風為弊不賢夫史



官清顯之職父兄皆所願為者也其所以窺免者必以宴辦為難也武班之人兵曹檢察用於褒貶故其宴飲之弊今則似歇史官則禮曹亦依兵曹例用於褒貶庶乎自戢故臣等議啓耳五部終奉亦為侵虐之事其弊尤甚其宴飲之時法司書吏不能捉者以其吏所居皆統五部故也 上曰監察翰林宴會事以為古風而如此不已此弊不可一朝卒變法司所當糾察正言李任曰前者凶荒未有如今年之甚畿甸之民皆為流散酒禁乃尋常例為之事故民不舉行糜財大甚今後婚姻祭享老病親服藥外請一切痛禁以杜糜財之弊 上曰酒禁之時見捉者皆迷劣貧民實有會飲之處則無一人見捉者然則徒有弊於貧民而有勢者則專無自戢之心此甚未便○憲府啓曰大臣所啓監察史官五部參奉一應軍士之類侵虐新求之弊各陵用禁肉之事及禁亂吏有勢則不執無勢則執之貽弊窮民皆臣等失職所致決不可在職請適臣等之職傳曰如此時弊法司但知之而已勿辭再辭不允○諫院啓李長吉事不允○傳于政院曰凡朝臣身死者不可一一致賻但有名士大夫之死則予當知之今後如有名之人身死者令吏曹書啓○戊申臺諫啓前事不允○已亥刑曹啓曰外方斷死刑之日今若移文



外方面監司啓聞則必有其弊且在前不為之事今不可為也傳曰  
知道○臺諫啓前事憲府啓今年凶荒近古所無人民流離填于溝壑  
者不可勝數為民父母豈可忍視而不救反重其稅乎前者欲活萬一請  
降等第此不得已之計也近日年分等第時一依本道啓本不降一等  
民何得蒙實惠請依前所啓更議降等長吉事不允年分等第事當  
與該曹及大臣更議○大司憲金克成累以病辭 命迺○庚子傳于  
政廳曰金護思前者已為大司憲今以單望擬啓○掌令李億孫啓曰金  
謹思今為大司憲前日以泥生之地相訟事被論而其時臺官數員今在  
本職本府非他如司勢不相容請帝傳曰可○江原道御史直提學權軹復  
命啓曰臣到平海城門牢閉而不納臣良久不得入常時城門夜則閉晝則  
開御史所當即入搜捕而此官則閉門不納至為不當故啓之○臺諫啓  
李長吉事不允憲府啓曰幼學金富國潛奸士族處女陽平副守女子他事干則  
皆已承服私婢聖代以處女孽三寸叔母私婢四月允今以金富國婢子  
皆隱諱不服然事干既已歸一金富國及其處女所當憑推義安監并女  
甥生亦當推之有府不可推請令詔獄推之傳曰金富國義安監并以  
詔獄推之今聞江原道御史之言平海郡守崔秀珍閉門不納云其即



罷黜詔獄推之○以命汝霖為刑曹參判徐社為司憲府大司憲柳溥為弘文館副提學史臣曰溥自少雖出入臺省固滯不通且無才望王堂長官朝廷重選多有不合之論○辛丑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允○傳于政院曰陽平副守女子丁伊自縊致死云人命至重其致死之時救與不救詳問以啓事言于禁府○壬寅 御朝講 上曰陽平副守女子以宗親處女失行如此甚為駭愕而自縊致死云其畏罪而致死未之知也方推鞠時遽爾致死甚為荒唐禁府所當詳推知事洪淑曰臣昨日仕于禁府推之則其父陽平副守率歸豐壤而處女自縊致死云恐其迫令致死也故陽平副守啓請並推矣 上曰事干皆已承服而不推處女故欲推而移于禁府矣失行事狀明白其自縊之事所當詳推○傳于政院曰近有邊事故居貶及罷職人負外無故作散武班人等付于軍職事言于兵曹而李長吉獨不可棄故并命用至今者臺諫以長吉事累月論執予意長吉常時不用而用之於有事之時於用人不當改如此留難臺諫以予為留難也何為而可其議于三公○戶曹啓曰年分守策事前因臺諫之啓乃 命吏議故今日同議于三公愈意以為今年凶荒非不知也然奉道監司以其所見既為



等第今不可斟酌且災傷御史摘奸時下下處或改為下中尤不可也今年災農京畿尤甚以京畿下下處比於外方下中則外方稍優矣今若不得已改等第則當更問于監司矣且大典年分等第因監司啓本而政府六曹同議云今雖更議與前無異故改啓傳曰知道○臺諫啓李長吉事傳曰見議得後答之○癸卯下義禁府金富國公事于政院曰富國輸入人家墻言曰何不出給再妻云強暴莫甚其不為強奸者乎嚴明取服速示刑典可也且其處女歸豐壤自縊云故今京畿監司檢屍啓聞然監司定差使負檢屍則事必稽緩其遣義禁府漢城府卽官一同檢驗其父陽平副守其同生甥清安監等其和奸強奸節次處女生時必聞而知矣此則可推以此意言于禁府○御夕講○傳于政院曰於經筵判于金謹思啓曰今年凶荒甚於往年可以差出賑恤使而時遣從事官摘奸措置云以成宗朝賑恤使見之則凶荒之歲至為騷擾終及有弊前者亦有羣議矣然此皆救民之事至為重大賑恤使差出便否議于三公以啓○領議政鄭光弼右議政李荇議李長吉雖不得為顯職豈不可用於西班軍職左議政沈貞曰前於經筵為導鄙有專而啓之其後臺諫至有疏劄謂啓今復議啓心實未安

前者左相



以長吉可用事啓之臺諫論啓  
曰咫尺天威挾私中救云  
傳曰知道○臺諫啓李長吉事傳曰以

今下議得示之○甲辰停冬至望闕禮以權停例行本朝賀豐○下平安道節度使曹閏孫書狀于政院曰頃者平安道捕賊事邊將則以為犯邊被斬云而今見此書狀則進賀使李益謂申玉衡曰犯邊見斬之賊或云越江追捕事涉不實故閏孫以山待罪何以為之其問于兵曹以啓兵曹回啓曰閏孫但聞玉衡之言而待罪別無追斬事迹今者李益已來當問言根而監司處下諭問其真偽然後答之何如傳曰若問於監司而答之則事必稍緩任方面者不可以此推之其勿待罪事下諭兵使而招李益問其言根可也○二公議啓曰忠清右道及京畿各官失農尤甚差出賑恤使至當但前亦有弊云今若差出則必須設局而諸具亦多况賑恤之事專委戶曹而賑恤節目業已商定今又差出賑恤使則職掌將至携貳令戶曹判書稱賑恤使從事官二員有望啓差使之更加措置則無弊事而有救民之實圻甸及京中則令監司及漢城府賑恤而若有未穩之事則與該曹共議措置何如傳曰議意甚當○臺諫啓李長吉事曰累日論執猶牢拒留難反收議於大臣欲以此鉗臺諫之口大臣務循上意以為豈不可為西班末職乎么麼一



軍職進退略無所關而問及大臣斥一諂邪至於如此古云去小人如  
轉石請亟命不齒仕版以快公論傳曰進退人物與大臣議者乃美  
事也非所以鉗臺諫之口也且臺諫以為自上獨斷而留難故欲見朝廷  
大臣之意也大臣及子意不過如此豈所以鉗臺諫之口耶長吉進退  
有何損益於上而務循上意乎仍傳于政院曰臺諫以為鉗臺諫之口  
自上聞之甚為未安且務循上意之言大臣聞之則亦何安心此等語乃  
城上所語勢然耶抑變於文字而然耶且臺諫之意皆如此乎其問城  
上所語政院回啓曰此語城上所書於草紙而啓之矣城上所等啓  
曰雖常時所啓之言皆是司中同議之言也今日適以賀禮來會而同  
議書草而啓之傳曰知道又傳于政院曰左相以為前者以長吉事進  
啓而臺諫至今非之心實未安今又兩司之意如此領相右相亦不自  
安以一長吉事致政丞不自安甚為不當其依啓改差○乙巳日暈兩  
珥戴○海豐君李並承命來啓曰去十月二十七日臣到平壤與申  
玉衡同宿臣謂玉衡曰見李珣於安州聞助防將分防之事李珣則外  
叱恠林千孫則高山里君則即申玉衡乃方山也玉衡曰方山乃防禦緊關  
之地奈何臣笑而答曰外叱恠及高山里則果為緊關方山豈謂緊關



乎臣又以三川街山羊會斬賊事言以曰三川街本我國之地不能守而棄之然則來犯我境者可以追捕山羊會來犯者二人而其二未及捕獲云前者以越江追捕事罪許混然今乘者皮船而來犯云非許混例也今則來犯可以追捕也云而已更無他語傳曰知道○傳于政院曰今見丁伊檢屍公事則其自縊致死明白而事干皆以自縊云陽平副守義安監等若無可問之事宗室之人不可累日拘囚其速決放送了伊屍體以檢驗事叢塚速決後可以還葬此意言于禁府○夜月與土星相犯○丙午 御夕講禮記侍講官金希說臨文曰此書云庶人縣封不封不樹大抵冠昏喪祭尊卑貴賤皆有隆殺等級此所謂封者丘壠也樹者謂所植之木也天子樹之以松諸侯以栢大夫以栗士以槐庶人則不樹其喪葬等級如是其截然矣我國家他事則已獨喪葬之事庶人賤隸富商大賈之徒有財力者則其標石等物無異於士大夫之墳以古禮法見之至為僭濫申明禁斷何如○諫院啟曰憲府多事之地剖斷皆待長官而前大司憲金克成累日病適新大司憲徐社又以病以未出長官又曠幾至一朔事多積滯請適傳曰適之○平安道順安江西雷震○丁未憲府啟大司憲柳潤德前年為堂上而今陞二



品太速未便請改正從之史臣曰猶德果無物望且甚庸劣非但不合  
憲長其於都承旨亦不知其可當而悠悠馴致曾無他議在喉舌敷奏  
復逆之任果輕於憲長乎時議所在未可知也○以金克幅為議政府  
左贊成金克成為右贊成俞汝霖為禮曹判書曹繼商為工曹判書徐  
祉為刑曹參判尹殷輔為司憲府大司憲史臣曰克成汝霖非但無赫  
赫之譽克成則以朴耕告變之事不容於士論昔為承旨至被駁論自  
十餘年來物望頗重皆以公輔期之○戊申 御夕講○平安道龍崗  
江西雷震○己酉 御夕講特進官申公濟戶曹判書曰賑恤國之大事臣  
以戶曹兼之如此重任恐不得堪當各別差出何如上曰頃者議于  
大臣賑恤使差出反為有弊云故以戶曹兼之耳且 成宗朝賑恤使  
有弊云兼任可也公濟曰臣亦聞三公之議若賑恤使別為差出則不  
知國穀之大槩恐有濫用之弊而經費之事虛疎也若以戶曹兼之則  
其經費賑恤兩事皆當斟酌故云耳然方外之穀亦不為周足云以此  
賑一年恐不贍也況來年豐稔亦未可期盡用於今年而來年若不豐  
稔則勢甚難矣大抵賑救飢民不容已也然國用不足則不能盡救臣  
意勿用民力使自生理為便種子作租事京中各司所納如供上祭享



緊用之物則不可除也其以廣興倉及豐儲倉所納之穀合計則京畿則其數一萬二三千餘石而黃海道則全失農故僅一萬餘石斟酌磨鍊則大槩如此 上曰來年雨水適中與否未可知也種子事如此則雖雨水適中無以耕種此所當憂慮○庚戌日暈兩珥○遣史官及中使取成均館四學儒生到記以來○傳于政院曰近日於經筵聞之館及四學儒生等不尚居館自上未能盡鼓舞振作之方云然儒生不可拘迫致之學校之弊上下所當憂慮規矩之事固無不盡必以規矩外之事勸獎然後自然興感而樂赴於學宮矣在 祖宗朝或以圓點取人若大舉時則固不可如此有時為之則可也今取館四學到記而來欲以此依科舉取人然科舉大事其議于大臣等以啟且以圓點幾點以上許赴事並議之○諫院啟曰六曹乃重地也郎官所當擇差以武班人授是職者養望于此而欲為他日用也工曹正郎金淑無踐歷而遽用於此六曹之體輕矣請適不允○鄭光弼議庭武取人有 成宗朝舊例然臣意不欲以庭試取人也沈貞議臣前日已啟之必須以時考其到記而庭試庶幾有振作之效但如科舉取士則似乎不當幸令直赴何如取幾點以上則在 上酌定李符議臣意不可以庭試取人自



上論賞格何如○辛亥 聽啓覆○下三公議于政院曰大臣之議或  
以為直赴為當或以為論賞為當然豈可以此能為振作乎以 祖宗  
朝事見之鼓舞振作不以規矩而各別為之也如此則儒生等皆興起  
赴學故與大臣議之耳大臣之意以取人不可草草為之故如此議之  
耳○諫院啓金淑事不允○壬子 御朝講獻納尹豐亨啓金淑事不  
允執義吳準曰見平安道兵使曹閔孫書狀其越江追斬之言若李益  
不說于申玉衡則玉衡何以虛傳于閔孫而李益若說于玉衡則及其  
下問時宜盡啓達而不爾李益玉衡等宜歸一推問辨其虛實然後閔  
孫之心亦安矣知事尹殷輔曰越江追捕事涉不實之言玉衡聞於李  
益閔孫聞於玉衡云而至於下問時李益啓曰彼賊得罪我國雖或越  
江追捕可也而不及他語云若然則越江追捕之言玉衡何以說于閔  
孫乎且閔孫為書狀待罪時必反覆詳問于玉衡天豈以雙聞之說至  
於待罪乎臣意玉衡在京時聞山羊會斬賊事犯邊見斬而及其地  
有異所聞涉於不實故難於自言假托李益之言而說之也此則未可  
知也閔孫若以越江追捕之賊以為犯邊見斬而啓聞則一以欺罔朝廷  
一以要功開釁所關非輕置而不問固不可也領事沈貞曰其書狀臣



未之見也以其私語之事推之恐或不可也然所關至重須分明推之而終歸於虛言則閔孫之心亦安矣若實為越江追捕則其罪非輕上曰問于李遂則其言與王衡之言有異此實有關所當推之沈貞白令其道監司推之則彼焉能盡諱上曰王衡李遂一時推閱何如沈貞曰非徒只推其言根事之虛實亦可詳推啟輔曰此事所關至重前者碧潼甲士金善孫以乍候軍士入去逢彼人趙要宋古者年二十歲以漁獵事出來而捕斬其時其族類等每欲作賊報復而不強盛故不得為也近來每見啓本則以為趙姓之虜欲為作賊必此人族類也大抵邊方但當固守而已若彼賊犯于我國禁地而見斬則已欲為要功而越江追斬則此大開邊釁也前者金善孫反以弓矢論賞而不治其罪故邊將軍卒不知其追捕之非也今若推之須以出入臺諫知邊事者差送然後可以詳推且閔孫以方面重任之入方處是非之間豈得安心必是非歸一然後閔孫之心安矣而邊方將卒亦知追捕之為非矣上曰此邊方重事若遣京官推之則彼處之人亦知朝廷重大此事之意矣且常時斷死刑之日京中則不為視事而外方則雖墮下三覆而不知斷刑在於某日皆是一國而京外有異故外方斷死刑之



日令監司啓聞事問于刑曹刑曹以在前所無啓之今欲更議于大臣  
沈貞曰自上軫念要囚之意至矣然斷刑之日不為視事在京則自  
前有之在外方則不可為也外方罪囚啓下三覆後又何能啓聞斷刑  
之日乎此在祖宗朝亦不為之依故事為當矣吳準曰今年凶荒近  
古所無民之困窮明春則必甚矣今者以戶曹判書兼稱賑恤使之職  
而又差出從事官其恤民之意至矣然前者賑恤之事守令等專不用  
意雖有飢死者恐被罪責匿而不恤昔者宋之富弼在青州時賑恤出  
於至誠故其所活幾至五十餘萬人今者自上軫念下民之意雖  
薦下不奉行民不蒙實惠則賑恤之事徒為文具而無救民之意矣臣  
意守令能為賑恤與否監司用於褒貶則庶幾有用心者矣上曰賑  
恤事乃為飢民設也若泛然為之則名雖美而反無其實矣賑恤大事也  
果可用於褒貶也如有不能者監司即時啓聞罷黜則守令等亦必用  
心矣沈貞曰賑恤使各別差出反有弊故以戶曹判書兼稱事前日議  
啓矣大抵監司持黜陟之權守令之能是否可以糾檢矣若別為節目則弊  
必多矣且聞京城近處之民賣柴為食故猶可以支持歲前矣忠清  
道則其民今亦困窮云賑恤之事誠不可緩其道觀察使今月乃箇滿



也以大臣擇送而救民之事使之糾檢可也以古見之救荒之事各令  
土主為之不可別為節目豐亨曰使命之行在凶年尤為有弊監司受  
一道方面之任若擇監司則民得蘇復矣若別遣賑恤使則其弊不貲  
矣殷輔曰 祖宗朝以大臣叅遣而使之賑救然若有飢餓垂死之民  
則其守令及勸農等皆治罪故幸有垂死之民則恐賑恤使見之納之  
溝瀆而掩之非徒不能賑救而反為致死者甚多以此時人語曰非賑  
恤使乃埋葬使也賑恤之事名存實無甚為未便今於各道監司處當  
以勉諭守令使之惠救而若不能糾檢則卿亦不饒事下書諭之可也  
侍講官權輒曰臣以御史往江原道其道之民告臣曰諸君翁主家舍  
造成材木卜定于本道原州等處本無材木故其卜定各官皆伐取於  
平昌旌善寧越之地伐取下山功勞倍重今者各官輸其材於江邊者  
居多其後聞之則材木移定于忠清道而此道材木尚無置處之令若  
終不用則已若於明年令納則雖一年陳朽不得納矣然則虛棄前功  
至為寬憫云其意以為國家若不棄而用之則欲計於今年恒貢即時  
納官也 上曰材木初定于江原道而其後又移定于忠清道此必其  
時為公事不能一定之故也問于有司則可知○傳于政院曰經筵直



提學權輒啓曰江原道已伐之木民之用力多矣不可虛棄其已伐之木當輸入用之而減年例恒貢之數何如且大司憲尹殷輔以為曹閔孫書狀內越江追捕之語甲玉衡李函所言各異遣官推閱可也云其以諳練秩高知邊事者差敬差官推之可也且左議政沈貞以為閔孫書狀時未見之云常時凡事變書狀及啓本則大臣不可不知今後如此事皆令大臣知之○憲府啓曰密陽府使權晟性素迂闊無治劇之才本府地廣民衆事務浩繁必不堪任請適且今年飢歉前古所無京外人民方阻飢困流亡相繼故為設賑恤使責令救恤而三官營繕尚未停役貧殘軍人無以備糧飢困冤呼之聲所不忍聞 上教以為非各別抄役乃立番軍士然此亦是飢困之民不救朝夕之急各其衛所入直且猶不堪况赴役所小或遲緩鞭撻隨之徵闕亦苛其設賑恤使之意安在 今者又有冬雷地震之變此天之所以示警上下所當恐懼修省請 亟 命停役以示謹灾恤民之意諫院啓金淑事營繕事依啓餘不允○癸丑三公啓曰以平安道兵使曹閔孫事推考敬差官今當入送矣閔孫既受軍機重任所當慎重今遣敬差官推之則恐不當也此乃明友間相語之事若必推之則並鞠其軍卒矣然則軍情必至擾動



今送敬差官未知於事何如傳曰李菡之言與王衡各異實為越江追捕則所關重大不可不推而大臣亦云當推故敬差官已為差下矣今政丞之啓似乎取稟而不明言可否如此重事不可取稟其敬差官入送便否更議以啓且若送敬差官推之則李遂在京而王衡在彼不可憑閱今若拿來王衡而與李遂面對憑閱則必有是非而越江追捕之事自然解釋矣予意姑勿往推先推王衡等何如此意并議啓○臺諫啓前事不允○甲寅領相鄭光弼議此事虛實不可知遽遣推官則軍情必至搖動所關似大故昨日啓之矣先問申王衡李菡 上教至當左相沈貞議詳觀曹閏孫書狀賊虜捕斬地界形迹明白况今許多助防將軍官等皆有口耳終難盡掩閏孫聞王衡之言必加驚察若彼欺罔則豈敢更奏若不信此而遣官推覈則殊無委闡之意而逮鞠成奉邊情亦或搖動臣意今下書慰安為當若王衡所傳李遂之言與李遂所啓有異是則似可憑閱然斬虜節次二人俱非見知者只以傳聞相語而偶爾致誤亦不可以的證彼事不須一一究竟而終必歸正况書狀內王衡等云則不獨王衡言之辭連人其可盡拿憑閱耶臣意王衡亦不可推也右相李荇啓曰臣與李遂四十而王衡則乃婚姻家議之



未安故不為議啓 上從領相議仍傳于政院曰玉衡推考傳旨姑勿

為之而其以拿來玉衡事速奉承傳可也且閩孫以言根出處推閱事

已報于監司云監司今必推其邊將矣其即下諭監司曰拿來玉衡與

李益一時憑閱後當送敬差官推之閩孫所報之事姑勿推考云可也

今更召李益教之曰若拿問玉衡則必曰李益言之也今也隱諱至於

訊問後直招則亦為不當以此言之詳問以啓函乃二品人也亦豈隱

而不直啓之乎○李益承召啓之其辭如初傳于政院曰李益雖反覆

問之尚如此言之益時無所推之事矣今當以推玉衡事奉承傳于禁

府曰玉衡以李益所不言之事傳說閩孫致令邊情搖動辭緣推考可

也○臺諫啓前事不允○李益更啓曰臣病卧累日不省人事下問之

意不得詳聽不知何以啓達也今更思之臣自平壤將發時臣語玉衡曰

邊方之人輕敵要功越入彼地其山行探蓼彼人等數多捕斬以致開

釁至為不可今山羊會之事未知何以為之也云臣意玉衡必以此言

疑指李敬智理山郡守其時之事故說于閩孫也傳曰今啓之意與

前似異然越江追捕之語不為現出拿推玉衡則自然知其虛實矣○

忠清道公州地震聲如微雷屋宇搖動○乙卯戶曹啓曰今年凶荒請



不給職田傳曰依啓○世子師傳啓曰近日天氣甚寒摧廢朝經筵而以朝講冊相間進講於晝夕講何如且朝講冊可待四五日畢講前則畢講後孰讀時一日重講十餘張更為討論然後進講他書今則世子學問高明此後亦當更復循環進講則不須如此為之世子自內親覽熟讀而若有疑處擇溫日或晝講或夜講質問其疑何如傳曰知道○臺諫啓前事憲府啓大典私賤條云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妻父母夫妻妾及同生和會分執外用官署文記而繼母文記則用官署與否別無舉論故聽訟官吏所見不同或以為繼母義同親母其傳係自文不許攻破或以為繼母非天性之親其成置文記必用官署且云嫡有子女養父母奴婢十分之一三歲前七分之一而繼後子則不舉論凡為人後者與親子無異故至為本生父母降服若嫡有女又有繼後子又有三歲前養子女則嫡女與繼後子當一樣平分三歲前養子女則七分之一嫡無子女止有繼後三歲前養子女則繼後子依嫡子女而三歲前養子女七分之一似合情法而或謂繼後子三歲前養子女當一體平分或謂養子女則應給七分之一議論不一用法各異請並議立定規立法事 命議大臣餘不允○丙子弘文館副提學柳溥等上疏曰經



曰制治于未亂保邦於未危傳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蓋圖之於未亂之前則易為功救之於已然之後則難為力世之人主不圖遠慮其未亂未危也自謂必無亂必無危泰然自肆帖然無虞一朝禍起蕭牆變生肘腋於是乎悔既往圖將來始欲治其已亂保其已危是猶支大廈於既傾過橫流於已潰此古今人國之所以常亂亡也我國家昇平百年聖繼神承以至於今日休泰運方亨舊命惟新然而二十四年之間政有醇疵俗有美惡始終先後有大相戾君德之昏明而治之隆替隨之何謂君德正心修身存此德也齊家治國推此德也惺惺於屋漏德之明也沒沒於方寸德之昏也君人者孰不欲昭明其德如舜之明於庶物而所以蔽其明者非一欲明於宮闈而婦寺蔽之欲明於政事而儉邪蔽之苟非明明之主鮮不為所蔽蔽則昏昏則不君不君則殆矣在廟朝任士洪枯姻婭之勢肆諂邪之態覲售其姦以蔽成廟之明德賴成廟明德克明燭照奸狀不以姻婭有所假借治士洪如律永不齒錄鬼域不死遇燕山彈冠而起以邪濟昏大售其未售之奸陰讒士類薙獮殆盡其禍慘矣自古妾婦之黷貨儉邪之要君者必利其君德之昏何者昏則可以固吾寵肆吾志明則照吾奸而禍吾身矣明主有



見於此在官闈則嚴內外出入之防接臣隣則察是非邪正之分不  
偏聽以生奸不獨任以成亂茲豈非明德既明之效哉李長吉一諂邪  
老漢耳西班小職尚不可授而乾斷猶遲去邪亦疑必問廟堂以為進  
退長吉年老無技其老而不衰者乃諂邪舊習耳此習尚存終必蔽明  
德深矣伏以 殿下滌去已私克昭天理一心之德明於內而著於外毋使  
尺霧寸雲為青天白日之累國勢之盛衰而祚之長短係焉何謂國勢  
不盛則衰不治則亂亂生於治衰生於盛國有將衰之勢亦有將亂之  
勢勢有可救之勢亦有不可救之勢惟幸人君審其勢而救之援衰而  
反盛由亂而歸治耳唐之亡不在於朱溫之政扈而在於藩鎮專制之  
初宋之亡不在於胡元之充斥而在於熙豐紛紜之日使當時有中主  
具臣明於盛衰治亂之幾預為救之之方知病之所在治之以藥石則  
方鎮之強豈至於亡唐熙豐之政豈至於亡宋哉今國家無長治以安  
之勢有上陵下替之漸中興之盛反成中衰精神命脉索然消耗貪黷  
成風上下雷同守令務封已邊臣喜開釁朝廷無道揆察案無法守駸  
駸然日趨於委靡無復有興起之氣譬如大木遠條枝葉尚茂蠹生心  
腹根幹將顛矣謀國無人作含有譏當苟雖昏傍觀甚明深智遠識憫



時傷俗常恐危亡之禍近在朝夕夜或未寐者多矣伏願 殿下審察  
時勢率勵鄉士求治於將亂求盛於將衰歸之盤石之安以衍宗社之  
福養士氣將以養國脉也節義之所由生廉恥之所由立我 成廟培  
養有道振作有方人才之盛蔚有可觀然其所養之氣節一傷於戊午  
再傷於甲子士懲其軌寢成頽靡以今長日軟懦之習父兄師友之教  
率皆趨利避害之計其於古人危言危行將不暇為而亦不屑為正直  
一脉隨世隨喪日甚一日如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  
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至其孫或則遂為唐衡之胥曹操之臣蓋剛大  
方直之氣折於凶虐之餘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今日之養士乃所以  
受其報於他日而其挫而不振未有甚於斯時居官者無恪謹之心言  
事者無激昂之節在平時尚未盡節當患難安敢效死抗直敢言者世  
以為必蹈危機脂韋苟容者世以為大享爵祿百僚朋儕之中私相密語  
曰其也論某事某也彈某人必取禍敗未幾果如其言若是則誰敢言  
其所難言而 殿下亦安得聞直言乎惟其頽靡之如是故俗尚又  
從而丕美不貴文藻不喜學問儒宮寥落朋儕怠散群趨倖門罔或知  
愧或搖邪喙陰試 上心甚至斥正為邪指白為黑此豈但婁人之誤



入於邪運哉亦委靡之漸有以醞釀也伏願 殿下振作士氣激頑世  
懶扶植一世之風化以基異日之節義舉荒政所以賑窮民國依於民  
民依於食故孔子答問政先足食孟子每論政必先養民謂有民斯有  
國矣民非食不生活故周官有荒政漢世有常平皆所以賑民也民勤  
於食百事皆廢此荒政之一也今歲荒饑生民大饑救荒之政只循文  
具營繕之煩一如稔歲屬隨指裂膚之日有輸材運石之苦呼邪載路  
餓草驚歌畿甸之民益不聊生望落蕭然烟火將空豈不寒心嘗聞五  
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廷途不除此周禮  
膳夫所謂大荒則不舉者也比諸父母焉其子不哺而死為父母可以  
忍視而不救乎緩刑舍禁弛役薄征收哀多婚皆古之荒政而未如今  
日之政有一於此乎惠恤飢民一以至誠以哀矜惻怛之心行蠲貸賑  
恤之政則庶幾民受其惠矣文移反覆三令五申祇為虛文而已宋真  
宗以歲歉民饑遣侍御史乘傳安撫其與苟且虛文付之有司以應故  
事者里多伏願 殿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存誠實之心停不急之務使  
四方赤子獲蒙實惠焉 上嘉納之○臺諫啓前事不見○丁巳領議  
政鄭光弼啓曰臣患病時給暇且賜醫藥臣蒙 上恩得不死罔知所



言然飲食不得如意運動須人勢未得速差請適臣職傳曰朝有老成人至為羨矣以古事見之至於經筵有扶持出入者押班時則不須行也光弼三啓不允○臺諫啓前事不允○試成均館四學儒生于仁政殿庭○戊午下庭試入格儒生等試卷于政院曰居首者直赴會試其次三人以書冊賞賜○諫院啓金淑暉不允○司諫院大司諫元繼蔡等上疏曰自古人主負皇天祖宗之重係四海億兆之戴莫不欲濟世雍熙致民無虞而保治者常少敗祚者常多何也蓋繼體昏暗之君當昇平隆洽之餘狃於安逸政多姑息土崩瓦解之患伏於冥冥而終不覺悟其或中材之主雖有願治之心國之良佐學非誠實汶汶於出治之源察察於事為之末繁文細節未必不與而宏綱大紀反為渙散法令陵夷寢成卑汚矣况難持者志易肆者慾怠孽一萌漸不如曩日之稍勤而國勢岌岌暗移於頽靡之域雖有明智之士進先見之言不唯不動於耳反施詭詭之色直至危亡之日始知悔矣許觀千古渾然一軌可不鑑省臣等伏見 殿下乘中興之運勵宵旰之憂二十四年于茲而和氣不協乖沴屢告穀比不稔而民生困風俗澆漓而疵政多人情之偷庶事之弛亦莫甚於今之時衰替之漸昭然已兆則變移之責其不



在於 殿下之一念乎臣等伏聞帝王之德莫貴於擇善而固執而明  
義理之辨燭邪正之分心有所主宰志有所定向則應庶物不流於雜  
處萬事不出於苟而非僻之干不得以撓之 殿下即位之初修德以  
誠植志亦固近年以來寢不克終施措之事類涉因循建業之政亦多  
苟且少光明正大之體有優游淺近之失炳幾之士竊或撫心而耿耿  
矣夫因其外可究其內觀其影足知其形未審 殿下其於深宮屋漏  
之幽處已應物之際能謹乎不覩不聞而畏之如十手十目之嚴乎自  
古亂亡之禍常原於家道之不正而恩義每紊於閨門之邃情私易生  
於牀第之密苟或邪揉之念一黷於獨知之所則欲蓋而端緒自露欲  
掩而蹤迹自彰然謂外人莫之知者惑也本源一蔽百施具訛 殿下  
宮政欲其嚴也而僥倖之恩或假於姻婭之細聽諫欲其誠也而厭聞  
之意已見於微厲之教使進言之士不敢盡其<sub>幸</sub>因緣之徒益肆<sub>幸</sub>希<sub>幸</sub>  
之習噫人事有乖於下則天變輒動於上天人相與之理固不誣矣故一  
念之善降之以福一念之惡降之以罰念慮之叢其報應之捷猶尚如  
是况作於言動事為之著乎近者閉塞成冬雷乃發聲大曜照空妖星  
射芒地震之變繼而沓臻天地之怒極矣 殿下反躬引咎當自刻責



應之以實而三宮督役急於星火飢餓凍卒抱告無所有該曹日短之  
啓然後姑緩其工此可謂警天戒恤民窮而停之者乎水旱之災雖聖  
人不能使必無於世而惟在能敬而弭之耳六責桑林致雨霽霽者魏  
巍乎不可尚已至於李宋庸主亦能謹災欲築臺自焚或冠帶露立其  
意迫矣今年旱暵曠古所無一國臣僚孰不危懼惶惶焉莫究其由或  
請咨訪群臣或言當釋無辜而拱默九重聽若尋常竟不垂清問之賜  
而顧將赦宥之典勉舉於焦爛之餘一雨未幾遽復正殿苟示十責不  
克自修今日有陰陽失序之異生民饑饉之災固其所也凶歉之迫環  
諸路皆然而王畿尤酷離去井疆就食他鄉者相望于道老病濱死坐  
待其哺者轉于溝壑村巷蕭然煙火將絕濟恤之政當如救焚拯溺而  
不可緩也 殿下怵惕于中不敢違寧其憂歲之書薄稅之詔日下列  
郡而為字牧者唯務肥己不顧民瘠徒存末節謀宦僞責使 殿下不  
忍人之心不過為文具之歸矣凡田賦高下隨世豐稔少或差誤害及  
於民剥下封上在樂歲猶不可忍為况凶年乎王者之富藏於民何必  
箕歛取盈使民赤手而後足於國也且天道下際而光明地道卑而上  
行故歲功成君之於臣情志交孚上下無間故理道立古之明王引接



賢士大夫從容吁咈講劇治道開心見誠歡欣和悅者豈苟焉而已哉  
成廟常於清燕之暇召對者舊之臣侍從之屬或論經理或究治道言  
切理恢者必賞導以嘉之識寡辭拙者亦容恕以勸之下無不言上無  
不聞一堂詒然魚水相歡陶鑄一世之治至今聞者莫不想仰 殿下  
御經筵非不勤也而講磨之義常少故侍讀之官執經俯伏句讀唯謹  
掩卷少選屏營趨出接群下非不誠也而召對之時常罕故詢訪之際  
迫於敬謹待循常禮不敢展布上下相阻情意不孚如此欲臻治化之  
隆大猷之盛不亦難哉嗚呼 成廟 殿下之所當法 殿下青宮之  
所視效也學問之益德業之成正在今日而僚屬之官進見有時講讀  
之間禮頗近嚴豈非源流之有自而將就之功恐由此虧矣 殿下何  
不法 祖宗以貽燕翼乎教化者源於上而流於下故能禁之於未然  
今者遺其本而維其末故或未能齊之於已然邇來下至卿士爭事驕  
奢崇棟傑構眩耀人目而營室濫矣傾資蕩產務侈粧奩而婚禮僭矣  
衣服之細飲食之微必曰宮掖轉相倣效日就菲靡大臣或以為言  
殿下申明法律之末而王子第宅連坊跨里競尚宏麗迎迓之資亦非  
舊制是猶曲其表而求影之直不可得矣嗟乎民俗之弊如此而已為



士者不尚志氣為儒者不務學問口絕忠孝之論心懷輕肥之謀依阿苟  
容者指以為練熟鯁直忠諒者名之曰愚妄恥赴學宮束書不觀一屈  
試席遽思自徂群居講習之廢而學術不明學術不明而人失常心各  
私其學偏執已見甚至於變亂黑白顛倒曲直陰試邪說謀搖國論者  
亦或有之豈非浮躁之習壞人心術矯枉之過反流於偷靡也歟民風  
士習一至於此極而大臣不以爲憂小臣恬以爲常無有一人長慮却  
顧而救之者此亦豈彌令之末所能為也而鼓舞振作之方轉移變化  
之機在 殿下運用之妙而已邇者更不恪謹民蔑國法錄囚請讞者  
罔知其已解曲守享需者盜竊而無忌其謂國有紀綱乎言之及此不覺  
寒心書曰皇建其有極傳曰 正君而國定矣人君以一身表儀於上  
而用敷錫于下民則臣民自然觀感會其有極此君德之正而萬化之  
所由行也伏願 殿下克去己私昭公平正大之德終始于學勤緝熙  
敬止之功檢身以儉恤民以誠丕變俗陋培植士氣陶一身之化致位  
育之隆以基萬世之休豈不幸哉○以李沈為兵曹判書曹繼商為工  
曹判書尹殷輔為司憲府大司憲李思鈞為忠清道觀察使柳世麟為  
弘文館校理金致雲為修撰金馮韓岬為副修撰○下司諫院疏于政



院曰倖僥之恩或假於姻婭之言予所未知之事也其曰一兩未幾遽復正殿此言至當大臣累請復殿故勉從耳雖復正殿予尚未安且於經筵只俯伏以退云常時六曹政府則罕入經筵雖欲謀議國事無有言者若於朝講三公數入則必有益於議事矣東宮與僚屬講讀之間嚴禮之事予未及知之也當言于侍講院○己未傳于政院曰諫院上疏之意與昨日所答之意有異他餘條件則以昨日傳教之意答之而其假借倖僥之條則當答之曰前日以洪敏疇事議于吏曹而物論非之之事則予已知之他餘事則予未知之云可也○三公啟曰大典私賤條內繼母白文用官署與否事及無子女養父母收婢以分數分給事使之議立定規然如此之事各年受教必多而近來行用法例亦多有以令該司相考報府然後為公事何如傳曰如啟○庚申憲府改曰掌今尚震所啟有問安從典正事與否之語其所辭避不得不爾請依辭免適之傳曰適之○辛酉諫院啟金淑事不允○弘文館副提學柳溥等上劄曰伏見掌今尚震居風憲之地曲庇安從典私囑監察林伯孫以沮其課狀使不得推覈及伯孫坐不教從典事按問罷黜之際震不自引嫌初若不知其事者而覲然參治使伯孫及獻官安智至於見罷物議騰播終不得掩匿後然為且避嫌而其避嫌之辭猶不悉露其情震之無狀



則甚矣其時同僚非不悉知其事而目以為不與於已竟無是非之議自  
震之避嫌群情洞知其非而憲府之啓略無非震之意苟為矇矓之說在  
諫列者旁觀而已噤無一言任言責者偷靡如此公論何從而出人心之頹  
懶公論之壅閉與此一事可以類推頃年以來言事之官偷靡成習遇事  
不敢言皆以為吾雖不言他人必有言之者異以其責歸於人而不歸於  
己少有公議皆以適免為得計弊習至此可謂寒心伏願 殿下培養直  
氣矯正士習使公論大行而臺諫盡其職紀綱整釐而是非得其明下劄  
于政院曰尚震勿課安從坤事前於辭免時予暨知之然其情則未詳知  
也果如劄子所言則尚震之事至為非矣臺諫等就職難矣其并適之  
○壬申以南世準為司憲府大司憲南孝義為司諫院大司諫趙宗敬為  
執義沈彥光為司諫金鐸金希說為掌令沈光彥為弘文館應教李億  
孫為副應教李濼為獻納黃憲柳世麟為持平閔齊仁為副校理蔡無  
斃金豐為正言

十二月癸亥朔日暈冠○大司憲南世準辭職 命勿辭仍傳曰大抵  
臺諫盡端於聞見至為驚愕弘文館豈偶然計而論之其劄子之意甚當  
常時監察差往各陵九獻官執事所誤及陵所不當之事自當來告而



而近來未見如此之前者有云陵所近處生牛打殺供饋祭官者有  
之此亦監察不能檢舉之故也近日尚震來辭曰自少與安從典相交  
故其無事與否使人探問臣意欲勿告而問之也云尚震以臺官如此  
為之至為非矣他臺諫等只啓適為震而不論其是非此弘文館所請  
駭愕也欲為庇護同僚不為是非弘文館之意以為新臺諫自當出而  
糾正故論之耳予意亦以為新臺諫出而糾正然後庶乎紀綱有所振  
矣大抵如此之時憲府長官尤不可搖動勿辭世準聞命而退○甲  
子日暈○三公啓曰繕工監主簿李復以溫嬪上言刑推事啓下其推  
捉房子之事果不詳察而為之至為非矣如此冬月刑訊朝官是乃大  
事似乎未便此不得已先推事干為當故敢啓傳曰見其溫嬪上言則  
當初內官報于繕工監曰婢命長去丁亥年九月日以房子已捧甘結  
入宮云而官負專不受理其後溫嬪又使別監持公文進去其為官負  
者固當見其公文知其是非若為虛事自然為公事可也且其別監誤  
為之事則未之知也當依法移報刑曹而論罪可也而乃發私怒至為  
非矣其別監雖是各司奴子而非如他處之人其敢如是乎若隱微之  
事則可推其事干也此則其公文分明而其招以為監婢命長無入宮



之事云其奸詐現著大抵近來紀綱解弛故如守令等有所犯必先推其事干故其下人如吏輩欲庇其官負依憑風俗所關而不為承服以此無罪之人數多受刑以陵參奉趙淵事所伐陵木造見之其事干終

不承服故還推趙淵今者繕工監官負推考事予亦非不欲先推事干而但無罪事干不可受刑此又元非死罪彼必不受刑故而承服矣只取服定罪而已他無更為之事故如是為公事矣○全維道昌平縣良

女務叱德一產三兒依其橫看題給米豆○乙丑日暈○憲府啓曰尚震曲庇從堽請囑監察事物論騰播已久而前臺諫等不即論啓治罪及震辭免後請流亦不欲分別是非尚震所誤事全不指斥只以不緊

廢事之語矇矓啓帝大毀臺風請並罷職尚震則以臺官曲庇從堽私囑下官使之勿課及其獻官監察等絨問時不引嫌恬然參治物論騰播知終難掩直辭避嫌毀滅臺風莫此為甚府時方推考自有其律請先罷職宗簿寺僉正梁淵前任掌令時曲庇從典私囑監察與

尚震無異府亦推考請先罷職繕工監主簿李復不推事干而遽加刑訊至為未便士大夫刑訊事甚重大臣等之啓豈偶然啓之乎不問于事只以溫嬪上言辭緣刑推尤為未便况上言內云使送別監以木杖打下

只以溫嬪上言辭緣刑推尤為未便况上言內云使送別監以木杖打下



則自有傷處審檢則可知矣須先問事干審檢傷處閱實後刑推未為  
晚也公文雖在命長族親及慈壽宮使令猶可以持去繕工監而考准  
溫嬪直送別監十各司漸亦不羨請先推事干及別監後定李復之罪  
甚當傳曰前臺諫等曲庇尚震事予亦以為不當也凡祭享所誤之事監  
察當糾檢而尚震反以分課事私囑監察至為不當若其物論騰播則  
為其同僚者當推察尚震所誤之事論啓可也而不爾前臺諫等至為  
非矣然與尚震梁淵一様指之則過矣若欲示責則推考可也尚震梁淵  
則先罷而推之可也李復刑推事非以公事外事別為啓下也若有事  
干可推之事則事干推闕事有司自當啓請而只以刑推李復事為公  
事啓請故依先也且其事干皆其率下如書吏董也彼必死護官負  
不肯承服則如此凍天無罪之人亦不當刑訊且李復元非死罪必不受  
刑而承服故啓下矣李復之招則監婢命長入屬房子之事專無置簿  
處云而考於政院則丁亥年九月二十九日以房子入屬事奉甘結云  
以此見之李復之言至為不直故昨日大臣之啓亦以此意答之其執  
杖使令及持公文進去別監並推之可也○丙寅日暈兩珥○丁卯諫  
院啓曰大司憲南世準非徒望輕又於出身前為參奉近日士之以南



行出身而為史官者尚被論見迹况此風憲長官乎此乃一時矯正士  
習之事雖不可為恒例然未經一朔旋即為之未便請適之尚震梁淵  
等事已命先罷而推之前臺諫等又命推之故臣等則不復啓之但震  
等不受林佰孫課狀而還出給其時同坐官負豈有不知之理及佰孫  
罷職後震謂同僚及諫院官負曰佰孫之罷實由於我於心未安云而  
其時同僚及諫院官負不即分辨是非其異於震者無幾請並推之且  
言事之官被論見迹則例當左降而銓曹不願是非不有公論皆擬本  
品大失政體下諱推之而其時兩司官負等請並改正且其時監察上  
官等止抑佰孫使不得告課以佰孫不從或有叢怒者云請並推之李  
復事不先推事干而只以溫嬪上言不信大臣之言而朝官遽加刑訊  
此非美政然其事干等已命推之故只達其意而已傳曰南世準被論  
勢不可行也其迹之尚震事憲府則只以私囑監察事啓之今則又以  
監察課狀公然不受還給事啓之以此見之則前臺諫等至為誤矣前  
臺官則已命推之前諫官亦並推之銓曹事當初前臺諫事自上亦未  
知其如此也奉傳旨時只以適差為言故銓曹必以為例事而注擬也  
不須推也兩司官負等改正事依啓為之監察上官至於叢怒云亦當



依啓推之李復事今見所啓則以為不信大臣之言而朝官遽加刑訊云以此啓議見之則似乎有可請推事干而自上別命刑訊李復也然當初亦欲推事干而但其所請事干者不過其率下如書吏輩也常時以官負誤為之事推其下人則欲以維持風俗庇護官負而不即承服於至於刑訊其無罪之人至為未便有司之意亦必如是故不為請推事干而只以李復刑推事啓請矣其後大臣之啓若如臺諫所啓以檢審傷處推問執杖人之事分明啓之則予亦當省覺而命推其未盡之處也大臣以事干推問事泛然啓之而且其李復刑訊公事既已啓下故以不推事干而刑訊李復事答之今則其事干等已命推之矣欲使知此意故終始言之耳○戊辰憲府啓請罷前臺官事諫院啓請推銓曹事皆不允○以趙邦彥為司憲府大司憲金滙為司諫院獻納○己巳諫院啓士之出身前為南行者近有物論此雖不可為恒例然有物論曾未一朔旋即為之故南世準為大司憲而論適今聞新大司憲趙邦彥亦出身前為教授云彼必自當處置矣然敢啓此意 命適邦彥史臣曰如世準則暗淺如邦彥則麤鄙固不合守官之長被論見適果無足恠但年少新進則以此駁論足以矯一時鄙汚之習至於宰相



則只論人物之當否如此小疵不必覈論而連以此駁之似為過激物  
 論多以為非又曰邦彥為人庸邪無識為沈貞鷹犬前為全羅道監司  
 時惡羅州牧使朴祥剛正陰欲斥之而難其名專諸沈貞則貞曰祥也  
 剛正之士不宜加以偽罪不如殿最時用之遂從其指其為庸邪皆類  
 此還京時行至公州自誇其顯少無忌憚對監司金璇引滿健倒而相  
 與論談無非嗤鄙之狀可嘆用人之謬至此也○庚午以俞汝霖為禮  
 曹判書朴壕為司憲府大司憲○辛未禮曹啟曰平安道新島采居唐  
 人事初與大臣同議之事今此書狀內辭緣亦請與大臣同議而回啟  
 正朝使朴光榮書狀曰臣到遼東以新島事依事目開說則三大人若皆  
 不知先問島之遠近因答曰必是逃役之人潛聚而居兩國可以驅出  
 云臣答曰驅出之祭不無違逆處置似難請下鈞旨施行掌印大人曰  
 不可以口說為公事爾等書如是事情而來臣更以私呈文未便之意  
 答說則三大人相議曰然則國王移咨于我等則當以驅逐之意回咨  
 也不須奏聞云臣觀其辭色則頗以奏達朝廷為懼大人等所言似為當  
 理故臣不傳曰依啟○壬申臺諫啟前事不允○癸酉憲府啟梁淵推  
 案以推閱事干判付然無他事干故只於林佰孫處緘問則其咨通以為  
 尚震外他無請囑臺諫云其言雖如此出於物論意亦有之雖問於佰  
 孫豈能直言其事乎請依前公事收職階進改判付咨曰梁淵非如他  
 官已經臺諫侍從之人若少有所犯則豈如此發明乎朝官當以其罪罪



之林佰孫豈於初問而直說乎今當以其某人請屬事更為窮推梁淵  
事現出然後推之可也○甲戌憲府啓前事答曰梁淵公事還入可也○  
乙亥憲府啓前事不見○黃海道安岳文化雷動○丙子憲府啓前事  
不見○丁丑憲府啓前事不見○戊寅憲府啓前臺官尹殷輔吳準李  
億孫全緣宋麟壽等以尚震一時同僚尚震誤為之事其緘答則以為  
不及知之云然尚震引嫌後情狀已著而在護同僚不辨是非矇矓啓達  
以啓後日矇矓之漸至為非矣請皆罷職當初曾以罷職論啓而時方  
推考故停之今乃並命棄之至為未使故敢更啓之諫院啓前牛峯縣  
令吳滉罷職上來時持鷹子止宿積城積城縣監崔璫乘夜遣人劫奪  
此是朋伴間戲事而吳滉乃懷陰憤嗾捕盜部將羅萬世曰明火強盜  
劫奪吾行卜物及鷹子使之誣啓至於殺馬追捕致令一邑騷動如此  
凶歲百姓不得安居至有逃散者滉以不實之事懷憤陰嗾使至於此  
請痛治崔璫之事雖失之戲然亦失官人之體請并推之傳曰尹殷輔  
李億孫為臺官日淺而泛然皆罷則騷擾不可故只罷尚震梁淵矣今  
又盡罷臺官子意以為過矣吳滉事非徒一邑騷擾朝廷亦為騷擾事  
涉坎罔其以此意奉傳旨別令禁府推之崔璫事鷹子非如財貨朋伴



間若對面相囑而不許則如是奪取猶或可也但夜間遣人劫奪此非朝官所為之事罷職後推考可也且常時捕盜之事須詳審其幾微而為之可也若以為明火強盜則其搜捕之事非偶然為之而將至於相殺此事至為不當此雖見欺於吳淠而使中外騷擾捕盜將與部將并令推之以杜後弊可也○己卯政院以忠清道燕岐居儒生李宗白上疏帖冊及聞見日記入啓傳曰作冊上疏雖似違格乃百姓陳弊之事取實之言間或有之如兵營雜物濫徵之非公州清州守令作弊之事不可皆以為虛言其以此日記冊下于憲府條陳之弊雖未盡取實如有推閱之事時加糾察使守令莫測其其百姓乃為陳訴于上則大有戒懼之意其疏冊政院作條件書啓令下該司可也其疏冊及日記亦不聯續不可解見○憲府啓前臺官事且四寅劍造作時必預為山

若之意而辭甚荒批亦不聯續不可解見

○憲府啓前臺官事且四寅劍造作時必預為山

必裹衫匠而後乃可為也一朔山役民弊不貲者匠一人一日之役雖不甚害搜括之弊亦豈少哉如此凶歲雖汲汲之事尚可停罷而以不

急之事至於如此請停其役 命停四寅劍事餘不允○庚辰下禁

府李益刑推公事曰李益聞幕外偶語之言而不直啓達所當刑推但二

品之人不可遽加刑訊今以不直啓達辭緣更推而若或不服則可為



刑推其以此意判付禁府啓目李誦去云以為赴京還來時到東八話

功亦不公云至平褒與四寸監司李世談話間開說而已前日下問時

只問申王倫處傳說與否故李世處傳說事不即啓達云至為不直刑

惟得情何如○申王倫裕云去十月二十日到平壤見監司李世則語

我曰山羊會賊人無弓矢乘者皮船來不可謂賊虜也吾嘗聞彼人等

以漁獵事往來前江而前者斬獲恐是此類將欲審其虛實而推覈公

等到江邊更細聞見通我云我問曰令公赴任未久何以得聞此奇乎

我曰李誦語曰山羊會事甚不實論功亦失若有所賞加終必敗露云○

我聞而言于曹問孫此辭緣請問于李誦云故禁府問于李誦云

壬午日暈○下漢城府公事曰西部居忠順衛柳訂子女二八飢餓病

至飢死漢城府遣醫女看審則今年凶歉近古所無賑恤節目俾極磨

家無一物請推考當部官負云

鍊矣今觀此公事至為駭愕雖外方不可使民如此况都下乎西部參

奉李續宗常時不謹措置下禁府推之○以金克愷為刑曹參判沈光

彥為司憲府掌令金希說為弘文館應教○癸未憲府啓曰李誦在宰  
相之列山羊會斬賊不實事李世處已盡傳說而再度下問時上教  
丁寧而不直啓達至為無狀請依律定罪禁府以杖一百諫院啓曰李  
誦之事所係至重不可容赦不得已以全科罪之大抵君父有問臣子  
義當直輸其情而其初自上下問時誦不直啓達其後再問時又變  
其辭其為詐罔極矣至於禁府憑推又欲掩其言根詐稱開幕外偶語此  
言尤為不直誦豈自作其言乎必有所聞處請更窮推彼定罪且西部



士族家飢餓人物致死至為駭愕京師乃輦穀之下猶有如此之事况  
外方窮僻之處乎該掌之司不能預先措置致此寒心之事大失荒政  
戶曹礪城府請皆推之當部官負請亦罷職自古人君遇荒歲食不重  
肉不舉樂所以示恤民之誠也頃聞礪城尉宋寅家大張聲樂至備油  
密果宴飲無忌自內加之以宣醞以助其汰侈其待宗支則厚矣  
此豈凶歲所忍為之事自上益修節儉以率下人且礪城尉外祖母身  
死在殯纔過一朔雖云服盡自少鞠育祖母之喪在殯而設宴張樂於  
家非徒情所不忍亦非美風年少駙馬豈知事體其父宋之翰請推之  
傳曰李遂事此迷劣不能料事故也罷職足矣若以全科罪之則無乃過  
乎人物飢餓事至為駭愕漢城府以該部官吏慢不措置請令攸司推  
考云予以為若令攸司推之則似乎尋常特下禁府推之以示駭愕之  
意也推問後罷職未晚而今請先罷所當當矣李績宗其罷之若漢城  
府則業已隨所聞請罪部負而並與推之則是非不明未可推也戶曹  
則依啓推之礪城尉事出閣後乃會宗室駙馬諸族饋餉例也且雖凶  
年於闕庭往來賓客接待時皆令用酒而時方盛寒又以切親故以酒  
物之甚豈助其汰侈乎如此凶歲會妓工設宴不可事會已言之今日



大張聲樂云此予所不知之事予當下問大抵駢馬出閣後會族供饋  
不于於其父若以一家之失而推之則可也以不干事欲推其父無乃  
不可乎○甲申臺諫啓前事答曰礪城尉若外祖母喪在殯時不禁用  
樂之事則宋之翰其推之可也餘不允○傳曰延祥詩居首說書金遂  
性其賜別造弓一張○乙酉月暈戴○丁亥傳曰守令乃親民之官如  
此凶歲尤不可不擇送許多郡邑雖不可盡以至善之人差之然如下  
等罷職之邑須極盡擇差事其言于吏曹且前於經筵聞之四館權知  
等科舉頻數故多數積滯累年不得遷轉反不如門蔭之職云此言果  
當自上用之於他處事不知之矣然以某條用於可用處事如此都目  
時吏曹知而為之可也且門蔭之職其出身之路亦多如察訪別坐察  
府都事之職勤勞無比而亦無窠闕不得遷轉殊無勸勵之意其別為  
叙用事言于吏曹且錄事在前吏曹以為先叙用者及去官者經典  
多數書啓而兩都目只一人去官此非勸勵之道也兩都目一人去官  
之事豈無法例又無承傳之事但吏曹商量為之事前已言之耳如此  
勸勵之事吏曹自當斟酌為之而新除吏曹官貧恐未及知之故如是  
言之其以此意傳于吏曹○臺諫啓李遂憲府答今年凶歉近古所無



中外之民闔門嗷嗷或有轉死溝壑者切迫之災莫此為甚上下違違罔自暇日而近日承旨等在近密之地不體上意乃於同副承旨朴祐家稱罰禮宴飲無忌至為誤矣故府方推之然請先罷職瀛城尉家與宴駙馬等府亦時方推考而王子君宗親等請令宗簿寺推之此以柳汀妻子飢餓事該部官負李縝宗已今推之矣然一曰之中只推一人至為未便西部主夫金安道叅奉李蔘請依李縝宗例下禁府推之諫院啓漢城府官吏請推事傳曰金安道等事問于漢城府後答之餘不允○戊子義禁府照李縝宗以公罪杖七十八啓傳曰此雖公罪自戶曹賑救節目磨鍊時官吏之不能奉行罷職事已為事目今此照律並入其事目可也而小爾此意言于禁府可也○憲府啓曰今年凶歉近古所無一禁持執酒時承旨等在近密之地不體上意會妓工張樂宴飲縱恣無忌政院重地也豈得一日安坐乎臣等乃更詳聞故政事未畢之前先來啓之請勿留難李縝宗賑救節目該掌與否自府察之則別無專奏之事金安道李蔘請依李縝宗例下禁府推之傳曰承旨事予意以為設會飲酒而已以今啓辭觀之則會妓工張樂宴飲云持執酒一禁之時雖只設會飲酒亦非也况如此乎今若留難則廢事非便



故並依啓罷之且金安道李夢事予意以為一司之事必有所掌故獨推李績宗也今自憲府審問則李績宗別無專掌之事云金安道李夢亦依績宗例先罷下禁府推之○傳曰承旨等皆已罷職政廳無承旨不可為政兵曹參知柳潤德參議金安鼎今到政廳以柳潤德往吏曹政廳以金安鼎往兵曹政廳為政事其命招言之○臺諫啓前憲府又啓承旨宴飲時注書閔世良亦與焉請并罷之傳曰閔世良依允漢城王子君等推事不允臺諫再啓亦不允○以柳潤德為承政院都承旨任樞為左承旨金安鼎為右承旨許渭為左副承旨沈思順為右副承旨權執為同副承旨沈彥光為弘文館直提學鄭彥浩為司諫院司諫金公藝為典翰金希說為應教○己丑臺諫啓前事不允○庚寅臺諫啓前事不允○辛卯傳曰承政院弘文館都揆府兵曹入直堂上郎官各賜弓一丁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六十六



文淵閣書目

...

...

...

...

...

...

...

...

...

...

...

...



(B)  
732.55  
4724  
[v.11]  
no.33  
0194235

昭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1]

no.33